

巴罗哈 著

冒险家萨拉卡因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冒险家萨拉卡因

〔西班牙〕 巴罗哈 著

蔡华文 闵 明 译

申宝楼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资源知识
船 岸
PDG

Pío Baroja

ZALACAIN EL AVENTURERO

本书根据 Biblioteca Nueva, Madrid, 1946 年版译出

冒险家萨拉卡因

〔西班牙〕巴罗哈 著

蔡华文 闵明译

申宝楼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40,0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8,000 册

书号：10188·530 定价：0.77 元

数字资源
PDG

前 言

皮奥·巴罗哈(1872--1956)是二十世纪西班牙的著名作家、“九八年一代”^①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出身于西班牙吉普斯夸省圣塞瓦斯提安的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巴斯克人，矿山工程师，爱好文学，并且具有左倾自由主义思想，曾为一家地方报纸写诗撰文。母亲是意大利人。哥哥里卡多·巴罗哈是一位杰出的画家。皮奥·巴罗哈幼年时，因为父亲职业的关系，曾随家庭多次迁徙。一八八六年全家第二次在马德里定居，巴罗哈在这里读完了中学，接着考入大学攻读医科，一八九四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皮奥·巴罗哈大学毕业后，志愿去吉普斯夸省的塞斯托纳当乡村医生。农村极端贫困落后的状况和农民的悲惨处境，使巴罗哈感到极为震惊，激起了他对民众的深切同情。两年后，巴罗哈由于身患风湿病，加之精神抑郁，他又回到了马德里，弃医从商，与哥哥里卡多一起经营姨母开办的一家面包房，但因生意亏本，不久便关门停业，使他在现实生活的道路上又一次遭到挫折。

不过，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体察了马德里的市民生活，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物，为他以后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生活基础。正是从这时候起，巴罗哈开始为一些革命性的报刊如《国家报》、《萌芽》、《青年艺术》撰稿著文，并于一九〇〇年发表了他的头两部小说《暗淡的人生》和《阿伊斯戈里之家》，从此开始了他那不知疲倦的文学创作生涯。

皮奥·巴罗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就其作品数量而言，世界文坛上只有本国的加尔多斯和法国的巴尔扎克能与之相比。他一生共创作了近百卷各种体裁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六十六卷，中篇小说五卷，短篇小说四卷，散文九卷，传记三卷，剧本两卷，诗歌一卷，回忆录八卷，其中以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鲁迅先生曾说过：“巴罗哈是一个好手”^②，是一位“具有哲人底风格的最为独创底的作家”^③。他的不少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有的被改编成话剧或电影剧本搬上了舞

① “一八九八年一代”的简称，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主要代表作家有阿索林、拉米罗·德·马埃斯图、皮奥·巴罗哈、乌拉穆诺，此外，还有巴列-因克兰和安东尼奥·马查多等。“九八年一代”的作家对现代西班牙文学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后因思想上和文学上的观点发生分歧而分手。

鲁迅：《致徐懋庸》载《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五四九页。

鲁迅：《〈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后附记》载《鲁迅译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九六页。

台和银幕。

巴罗哈的小说大多数都采用三部曲的形式(《一个活动家的回忆录》采用多卷集的结构，由二十二卷组成)，而各部作品的情节又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巴罗哈作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作者一生创作的三部曲共九部即：《巴斯克土地》、《奇异的生活》、《为生活而斗争》、《昔日》、《家族》、《都市》、《我们时代的末日》、《阴暗的大森林》、《沉沦的青年一代》。此外他还写了《大海》四部曲。

《巴斯克土地》三部曲由《阿伊斯戈里之家》(1900)、《拉布拉斯的长子继承权》(1908)和《冒险家萨拉卡因》(1909)组成，在故事情节上它们既有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既可以合起来看，也可以单独欣赏。其中以第三部《冒险家萨拉卡因》写得最为成功。《冒险家萨拉卡因》以西班牙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卡洛斯战争为背景，描写主人公萨拉卡因短暂的一生和他的冒险经历。作品中的马丁·萨拉卡因出身贫寒从小就大胆、调皮而闻名，小时候因不甘受富家子弟卡洛斯·奥安多的欺侮，有一次曾把他痛打了一顿，从此两人结下了怨仇。卡洛斯的妹妹卡塔利娜为人正直善良，十分钦佩萨拉卡因的刚强性格和勇敢精神，并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卡洛斯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恼怒。一天晚上，当萨拉卡因与他妹妹约会时，他向萨拉卡因开枪射击，但只打伤了他的一只胳膊，结果反倒提高了萨拉卡因的声望，并激起了卡塔利娜对

他更强烈的爱情。后来卡洛斯又生一计，以甜言蜜语勾引萨拉卡因的妹妹，企图用使她失去贞操的卑鄙手段来达到向萨拉卡因进行报复的目的。由于萨拉卡因及时采取措施，卡洛斯的阴谋又未能得逞，这使他更加怀恨在心。后来战争开始了，卡洛斯当上了保皇党的军官，并把他妹妹幽禁在一座修道院里；与此同时，萨拉卡因则利用卡洛斯战争发生的机会，进行贩卖马匹、走私军火和传递银行期票等冒险活动。在他得悉卡塔利娜的下落后，萨拉卡因施巧计把她带出了修道院，并在他妹妹家里与她举行了婚礼。不久，保皇党人在战争中被击败，纷纷逃往法国境内，萨拉卡因夫妇又与卡洛斯在法国边境上窄路相逢。卡洛斯一见胞妹便秽言辱骂，萨拉卡因气愤异常，要卡洛斯立即向她赔礼道歉。正当两人发生剧烈争吵的时候，卡洛斯的同伙卡乔突然举枪开火，萨拉卡因应声倒地，在痛不欲生的卡塔利娜的怀抱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冒险家萨拉卡因》这部小说是巴罗哈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之一。一九二八年当小说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的时候，作者曾欣然应邀在影片中客串担任过角色。巴罗哈之所以对这种个人冒险经历的题材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倾注了如此巨大的激情，是与他生活中的坎坷、事业上的挫折和他所处的动荡时代分不开的。当时，西班牙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倾轧纷争，劳动民众的自发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残酷的镇压，这一切在作者思想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和

失望，抒发他对生活的追求和希望，同时，也为了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他们为摆脱困境、寻找生路而经历的艰辛斗争，巴罗哈写出了大量的以个人冒险经历为题材的小说。

在《冒险家萨拉卡因》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罗哈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一八六八年，西班牙封建专制主义的波旁王朝在人民革命运动的冲击下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阿马德奥政权也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危机而垮台，一八七三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宣告成立。随着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急剧地倒向了反革命阵营，并在反对民主力量的斗争中为自己寻找领袖，作为反动势力头面人物的堂卡洛斯·马利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理想的代表。卡洛斯本人则利用这一时机，发动了第二次卡洛斯战争，企图在西班牙复辟遭到人民唾弃的反动的君主专制政权。战争爆发后，在封建主义和教会统治势力顽固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纳瓦拉地区，卡洛斯主义取得了进展，而西班牙共和国则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巴罗哈在作品中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爱憎和政治倾向，认为那些狂热的卡洛斯分子只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冒险家而豁出自己的性命”，而卡洛斯本人则是个“没有任何特性的庸俗之徒”，“人们无法想象他是多么昏聩无能”。另一方面，作者对共和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派别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写道：“当各省正在组织和准备一场

残酷血腥的战争时，政治家和演说家们却在马德里兴高采烈地卖弄咬文嚼字的本事。”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卡洛斯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时机，从而使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得以延续了整整三年之久。

在这部作品中，读者还可以看到，巴罗哈对以主人公萨拉卡因为典型的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通过萨拉卡因之口，表达了他对当时西班牙社会制度的不满：“……城市是穷人们造起来而供豪强们掠夺的。”“难道一定要永生永世当奴隶、种土豆和喂猪不成？”但由于受历史条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作者不能而且也不可能正确反映劳动人民追求自由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作者只能自然主义地描写他们自发的、孤立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又往往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所以，一些评论家认为巴罗哈是一个具有悲观主义、怀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作家，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是毫无道理的。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同情人民疾苦、对人压迫人的社会现实深表不满并加以无情揭露的文学巨匠。

《冒险家萨拉卡因》如同巴罗哈的其他作品一样，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就是故事情节比较集中，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尤其是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不是借助于空洞的辞藻，而是通过人物的谈吐和行为来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冒险家萨拉卡因》这部小说中，无论是马丁·萨拉卡因的勇敢、机智和卡塔利娜的美丽、善

良 还是卡洛斯·奥安多的阴险、暴戾和特利亚戈里的孤僻、老练，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巴罗哈笔下的众多人物之所以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是与他的创作观分不开的。他认为小说是作家“观察生活的结果”^①；作家必须先有生活，然后才有作品^②。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甚至在今天也仍然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辉。

作为一个优秀的文体家，巴罗哈在驾驭语言上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勇于创新，摈弃了陈旧的表达方式和一切无用的辞藻，从而开创了西班牙文学史上语言活泼、结构自由的一代文学新风。在《冒险家萨拉卡因》这部作品中，巴罗哈几乎从不使用结构复杂的长句，语言上很少露有雕琢的痕迹，有时短短几句话就能够形象生动地勾画出人物的外貌，他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罗哈作品文体的精髓和他的写作技巧的最大特点，即语言的质朴、句子结构的简练、词汇的丰富和由于打破了传统的语法规则而具有的生动的表现力。一九三四年，巴罗哈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的院士，就是对他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的充分肯定。与巴罗哈同时代的西班牙著名作家阿索林曾评论说：今天西班牙没有一个能比巴罗哈的文章更简练的作家^③。另一位西班牙

^② 迭斯-埃查里·罗加·佛朗克萨：《西班牙-西班牙美洲文学通史》西班牙阿吉拉尔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版，第一三六八页。

^③ 欧亨尼奥·G·德·诺拉：《现代西班牙小说（1898—1972）》，西班牙格雷多斯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版，第一一五页。

牙作家、文艺评论家冈萨雷斯·托伦特·巴列斯特尔则认为，他是当代唯一的这样一位作家：具有诙谐风趣、引人入胜的文笔，最适于进行小说创作。美国杰出的作家海明威也对巴罗哈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曾这样说过：唯一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他自己，而应该是巴罗哈。

纵览皮奥·巴罗哈浩如烟海的著作 我们认为 对于上述评价，巴罗哈是受之无愧的。

译 者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北京

见《现代西班牙小说(1898—1972)》，第一一七页。

② 参见拉萨罗·E·拉索为皮奥·巴罗哈的《桑蒂·安迪亚历险记》所写的《前言》古巴飓风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十一页。

目 次

前 言	I
引 子	十九世纪末叶的乌尔维亚城.....	1
第一部 萨拉卡因的童年		
第 一 章	马丁·萨拉卡因是怎样生活和受教育的.....	9
第 二 章	谈谈玩世不恭的老头儿米格尔·德·特利亚戈里.....	13
第 三 章	阿尔卡莱客栈的聚会.....	22
第 四 章	关于奥安多这家贵族.....	28
第 五 章	马丁·洛佩斯·德·萨拉卡因是怎样死于公元一四一二年的.....	34
第 六 章	一些江湖艺人是怎样来到乌尔维亚的以及此后发生的事情.....	39
第 七 章	特利亚戈里是如何照拂自己人的.....	49
第 八 章	马丁·萨拉卡因和卡洛斯·奥安多之间的仇恨是怎样加深的.....	55

第九章	卡洛斯怎样企图对马丁·萨拉卡因 进行报复.....	63
-----	------------------------------	----

第二部 冒险与远游

第一章	最后一次卡洛斯战争的序幕.....	71
第二章	马丁、包蒂斯塔和卡皮斯顿是怎样 在山上过夜的.....	78
第三章	神父的游击队里的几个强硬分子.....	92
第四章	何塞·克拉卡斯奇的几乎令人难以 置信的故事.....	103
第五章	神父的游击队如何在安多阿因附近 拦截一辆驿站马车.....	112
第六章	布里奥内斯小姐是如何照料马丁· 萨拉卡因的.....	120
第七章	马丁·萨拉卡因如何寻求新的冒 险.....	128
第八章	阿梅斯格塔的费尔南多的几件趣 闻；抵达埃斯特利亚.....	138
第九章	夜间，马丁和外国人怎样漫步在埃 斯特利亚街头以及他们的谈话内 容.....	148
第十章	在埃斯特利亚的第二天是怎样度过 的.....	157
第十一章	事情如何变得复杂起来，以至马丁	

	在到达埃斯特利亚后的第三天竟 进了牢房·····	166
第十二章	事态在急剧发展·····	174
第十三章	马丁等人是怎样到达洛格罗尼奥的 以及他们在途中的遭遇·····	194
第十四章	萨拉卡因和包蒂斯塔·乌尔维德仅 仅两人如何攻下了被卡洛斯军队 占领的拉瓜尔迪亚城·····	203

第三部 最后的冒险

第一章	燕尔新婚乐融融·····	215
第二章	卡洛斯阵营开始分崩离析·····	218
第三章	马丁开始为荣誉而奋斗·····	223
第四章	阿克拉雷山附近的战役·····	229
第五章	历史的重演·····	234
第六章	萨罗基地里的三朵玫瑰花·····	239

引 子

十九世纪末叶的乌尔维亚城

一道高高的深褐色的石头城墙环绕在乌尔维亚的周围。城墙沿公路向前伸展，从北面紧紧地围着城区，当它延伸到河岸附近时，拐弯与教堂相接，把教堂圈进了城里，教堂半圆形的后殿则隔在城外，随后，城墙爬过一段高地，从南边将城区围了起来。

护城沟里至今还残留着长满杂草和水烛的水坑，城墙上还有钉满铁链的暗门，屋顶已经倒塌的望楼，覆盖着青苔的狭窄的台阶。城墙周围防御工事前面的斜坡上，长着一簇簇高大而富有浪漫色彩的树木和灌木丛，绿色的草地上开满了星星点点的小花。离城墙不远，有道陡峭的山冈，小城就坐落在它的脚下；山冈的顶上，矗立着一座灰色的城堡，隐没在参天的榆树林中。

从公路上望去，乌尔维亚象是一片老朽不堪、歪歪斜斜、破破烂烂的屋群，这些住房都有一条木质结构的门廊和从黑色的城墙上伸出来的了望台。

乌尔维亚有新旧两个街区。旧区，就象巴斯克语里用换称法所称呼的那样，也叫做街道，主要由两条狭窄而弯曲的、地势倾斜的胡同组成，它们在广场上交汇在一起。

从大路上望去，旧街区勾勒出一条由七歪八扭、肮脏不堪的屋顶组成的折线，这条线从城堡那边慢慢往下倾斜，一直延伸到河边。

城内高出于石头城墙腰部的房屋，初看上去，它们的布局使人感到拥挤难受。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正好完全相反，因为在那些房屋屋基和坚固的城墙之间还留有大块空地，到处是一个个美丽的果园。这些果园不但能防风，而且景色十分秀丽，里面可以栽种柑橘和柠檬一类的热带果树。

城墙内侧朝向果园的这一边，有一条用大块石板砌成的宽达一米的路，它类似一条有铁栏杆的人行道。

在这些年久的、被雨水浸蚀了的石板缝里，长着毒芹和天仙子；每到春天，紧靠着城墙生长的蒲公英和毒鱼草的黄花，黄菖蒲那艳丽的粉红色的花和毛地黄的紫红色的花便竞相怒放。其他许多与荨麻和虞美人交相混杂的野草也沿着城墙滋蔓，以它们的绿叶和朵朵朴素的小花点缀着城墙上的雉堞、枪眼和突廊。

冬天，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穿着便服和便鞋在屋檐下漫步；到了三四月份时，他们就观赏果园里美丽的梨树和桃树吐翠开花的景色。

对于城里是否来了四轮马车或双轮马车，新区的人家是不是出了什么新奇的事情，他们也都不无敌意地透过城墙上的枪眼偷偷地观察着，因为城里的居民对于城外的近邻们总是怀有一种模糊的莫名其妙的反感。

老区的石头城墙的腰部，有些地方开了尖拱形的城门；另外一些地方则是随便凿就的洞眼，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缺口在不断扩大。

有些城门，在原先的尖形窟窿下面，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又修了半圆形的拱门。

门框侧柱的石门墩里，嵌上了铁链，那是供暗门用的。吊桥已经为填平护城沟的土堆所代替。

从不同的地方观看乌尔维亚，可以得出不同的印象。如果从大路上远远望去，特别是在苍茫的暮霭里，它就象一座封建主的城堡：那暗淡的轮廓隐没在大树丛中，那坚实的城墙一直延伸到旧区的边上，城墙边流淌着汨汨的河水，城堡露着一副威严而好战的架势；相反，如果晴日里从桥上看去，乌尔维亚却没有一丝昏暗的痕迹；而倒象佛罗伦萨的缩影，一条水流急切、河底布满石子的小河从它的中间穿过 河水清清 水声潺潺。

沿着小河两岸是两排颇为古老的房屋，它们都带有门廊和浅黑色的望台，望台上挂着晾晒的衣服，一串串的蒜头和辣椒。这些门廊的一头，都安有提水的滑轮和水

意大利中部城市，旅游胜地。

桶。顺着河岸往前走，在房屋的尽头，可以看到几座果园，从浅绿色的围墙后面伸出好多株细长而高雅的柏树，给这个僻静的地方更增添了一层佛罗伦萨式的风光。

乌尔维亚城的范围不大；除了两条较长的街道外，只有一些潮湿而狭窄的胡同和一个广场。广场只不过是个光线暗淡的交叉路口，它的一边是教堂的一堵墙壁，几扇栅栏已被围墙堵死，另一边为带有悬空式阳台的市政府大楼，大门顶端嵌着乌尔维亚城的城徽，还有一边是一座占地面积挺大的房子，屋子的底层是阿斯皮利亚加开办的百货商店。

包罗万象的阿斯皮利亚加百货商店可能使村民们感到犹如见到了潘多拉的盒子^①，觉得它是一个尚未探索过的、充满了奇观的世界。在阿斯皮利亚加百货店门口的黑色墙壁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那儿挂着打回力球用的球拍、驮鞍、笼头和安达卢西亚式的马鞍，在作橱窗用的窗户里，陈列着装有带色的糖果的小瓶，配有红软木浮子和钓竿的结构复杂的渔具，系在一根长柄上的鱼网，白铁皮的镜框，石膏或黄铜做的圣像，以及被苍蝇叮脏了的旧画片。

潘多拉(Pandora)，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后，主神宙斯图谋报复，命火神赫菲斯托斯用粘土做成美女潘多拉，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米修斯为妻。潘多拉貌美性诈，私自打开宙斯让她带给厄庇米修斯的一只盒子，于是里面所装的疾病、疯狂、罪恶、嫉妒等祸患一齐飞出，只有希望留在盒底。此处作者借用来形容百货商店里新奇的货物琳琅满目。

百货商店里面有服装、毯子、毛织品、火腿、冒牌的瓶装查尔特勒酒^①，精致的瓷器……其品种之多可以使大不列颠博物馆相形见绌。

体格粗壮、相貌威严的阿斯皮利亚加身穿蓝衬衣，头戴贝雷帽，以一副教士的气派经常在商店门口踱来踱去。乌尔维亚的两条主要街道既狭窄又弯曲，而且地势呈斜坡状。这两条街上的大多数居民都以务农、编织麻鞋或制作马车为业。早晨，农民们牵着一对对牲口去地里耕作。每天天刚亮，居民们一醒来就会听见牛的哞哞叫声，接着，麻鞋匠们把板凳搬到便道上，木匠们在孩子、母鸡和狗儿的陪伴下在大街上开始干活。

在这两条主要大街上，一些人家的门口嵌着家徽；另外一些人家的墙上刻着拉丁文写的格言，而大多数居民的门口则是刻着房屋建造的日期和修建房子的夫妇的姓名……

今天，乌尔维亚城几乎完全由新区组成，这里街道整洁，景色迷人，但是显得有点浮华。每到夏天，无数辆汽车在公路上穿行，几乎所有的车子都要在已改成乌尔维亚大旅社的奥安多旧宅里停留片刻。一些被这儿优美如画的风景所吸引的小姐，当她们腰肥体胖的爸爸在旅社里书写明信片的时候，她们就沿着安蒂瓜城门的台阶——一个狭窄而阴暗的城墙通道——拾级而上，然后顺着—

^① 法国查尔特勒修会修士所酿制的一种甜酒。

个“之”字形的斜坡往下走到公路上，去游览城里的两条主要街道，拍摄她们觉得富有浪漫色彩的一些角落和一堆堆麻鞋匠干活的照片，鞋匠们露着嘲讽的微笑任凭她们拍摄。

四十年前，乌尔维亚还过着平静而简朴的生活；每个星期天都做大弥撒，傍晚时做晚祷；然后，鼓手们来到属于城堡的草地上——乌尔维亚城早已把它兼并了，人们在哨音和鼓声的伴奏下欢乐地跳起舞蹈，一直跳到奉告祈祷的钟声敲响，方在喧闹声中散去。随后，农民们还要去酒店里小坐一会才返回自己的家里。

第 一 部

萨拉卡因的童年

第 章

马丁·萨拉卡因是怎样
生活和受教育的

一条沿着斜坡向下、通往城里的大路，越过墓地，穿过法兰西城门。在这条路的上坡那一段，两旁有好几个石制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尽头是一座山庙；路的下坡那一段入城后就变成了街道。路的左侧靠近城墙的地方，多年前曾经有一座半坍塌的旧农舍，它那用土块压成的屋顶上满是石块，由于潮湿和空气的作用，墙壁上的沙石都已经剥落了。在这座陈旧而简陋的屋子的正面，有一个洞眼，那是过去镶嵌家徽的地方，在它的下面可以看到，更确切地说可以猜得出用几个拉丁文字母写成的一句话：*Post funera virtus vivit.*^①

乌尔维亚的马丁·萨拉卡因，即后来应被称作冒险家的萨拉卡因，就诞生在这座农舍里，并在这儿度过了他童年的最初岁月。在这座农舍里，他梦想过自己的头几次冒险行动，并且磨破了他最初的几条裤子。

萨拉卡因一家住在离乌尔维亚城仅几步远的地方；但是无论马丁，还是他家里的人都不是城里人，因为离他家还有几米远才属于城区的范围。

马丁的父亲是个农民，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人，他是在一次天花流行中死去的。马丁的母亲也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妇女，她在村民中那种常见的心理上的愚昧无知中生活了一辈子；从单身到结婚，又从结婚到寡居，她都毫无反应地经受了。她的丈夫亡故后，就剩下她和两个孩子在一起，一个叫马丁，另一个小女儿叫伊格娜西娅。

萨拉卡因一家住的那间屋子是属于奥安多家的，奥安多家是乌尔维亚城最古老、最显贵和最富有的家族。

马丁的母亲几乎是靠奥安多家的怜悯过日子的。

在这种贫穷和困苦的条件下，如果由于遗传和环境的影响，马丁象他的父母那样优柔寡断、拘谨和胆怯，这倒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却是个果断、鲁莽和大胆的孩子。

那时候，男孩子们不象现在这样爱上学，马丁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坐到课堂里他那张凳子上去。他只知道学校是一个阴暗无光、墙上挂着几张浅色教学挂图的地方，这丝毫也不能使他提起精神来跨进学校的大门。由于他住在城外，身上总是穿着破衣烂衫，街上的孩子们都不把他当作自己人看待，这也是使他不愿意去那个简陋

拉丁文，意即：“人虽死 美德犹存。”

的学校的原因。

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有些仇恨他们。所以，当城外农村里的一些孩子进城与城里的孩子们用石块交战的时候，马丁在战斗中是表现得最凶猛的一个；他是那帮野蛮的乌合之众的头儿，他们听他指挥，甚至还受他的控制。

他的大胆和鲁莽使他在孩子们中间赢得了威望。城里没有哪个角落马丁不熟悉。对他来说，乌尔维亚是个汇集了天下美女、集中了各种趣事和奇观的地方。

谁也不关心他。他不和其他的孩子一道去上学，而是到处打听新闻。这种无人过问的处境，迫使他自发地形成了自己的观念，练就了自己大胆而谨慎的性格。

当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在念书的时候，他却在围着城墙转悠，既不怕塌落下来的石块，也不怕绊脚的黑莓。

他知道哪些地方有野鸽，并想方设法掏它们的窝；他偷摘人家的水果，还采集桑葚和野草莓。

马丁八岁的时候，就有着一个成年人才配得上有的坏名声了。有一天放学的时候，那个把屋子施舍给马丁母亲住的富家子弟卡洛斯·奥安多，用手指着马丁喊道：

“这家伙 这家伙是个贼。”

“你说我？”马丁大声嚷道。

“你，就是说你。有一天我看见你在偷我家的梨。你们全家都是贼。”

马丁虽然不能否认这确凿无误的指责，但他认为不能允许对萨拉卡因一家进行这种侮辱，于是就向年轻的

奥安多扑过去，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奥安多也回敬了他一拳，两个人便扭打起来，双方都跌倒在地上，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了又摔倒了。但是，马丁的身体更加结实，他总是把对方撩倒在地上。一个麻鞋匠不得不对他们的厮打进行干预，在手推脚踢之下才把两个对手分开。马丁作为胜利者而松开了手，而年轻的奥安多则被打得鼻青脸肿，一败涂地走回家去了。

马丁的母亲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曾想逼着她的儿子到奥安多家去向卡洛斯赔礼道歉，但是马丁回答说，宁可把他杀了，他也不去。做母亲的只好替他向这个豪门大族一再道歉，并且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从那时候起，母亲把他看成象个被打入地狱的罪人一样。

“这样的孩子是从哪儿出来的啊！”她说道。她一想到他，就有一种既疼爱又难过的复杂感情，就象孵化鸭蛋的母鸡看见自己孵出来的孩子们毫无畏惧地跳到水中，并勇敢地向前游去时所产生的感情一样，既惊奇，又绝望。

第二章

谈谈玩世不恭的老头儿
米格尔·德·特利亚戈里

有几次，当马丁的母亲吩咐儿子去阿尔卡莱酒店打葡萄酒或苹果酒的时候，总是对他这样说：

“你要是碰上特利亚戈里这个老头儿，不要跟他说话。如果他对你说些什么，你就回答他说，什么也不知道。”

特利亚戈里是马丁的舅老爷，他祖母的弟弟。此人长得瘦骨嶙峋，有一只大鹰钩鼻子，一头灰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他嘴上总是叼着一个陶瓷烟斗，是阿尔卡莱酒店的常客，酒店是他的活动中心。他在那里慷慨陈词，跟人们争论问题，使农民们总是忘不了隐藏在心中的对地主的仇恨。

特利亚戈里老头靠他自己积攒起来的一小笔钱财为生，他在城里有财有势的人中间名声不好。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巧取豪夺的人，他生性开朗乐观，喜欢喝酒，爱

交朋友，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凶暴得能开枪杀人，甚至会放火烧掉整个城镇。

马丁的母亲预感到，凭他儿子的这种性格，他终究会成为特利亚戈里的朋友。她认为这个人是一个阴险的家伙。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在老头儿得悉他的外孙把年轻的奥安多揍了一顿的同一天，便把马丁庇护了起来，并开始教他如何生活。

就在上面提到过的马丁获得了特利亚戈里友谊的同一天，他也博得了马尔格斯的好感。马尔格斯^①是特利亚戈里的一条狗，长得又小又丑，主人的思想、偏见和狡诈对它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它就象主人的为人一样：偷窃、狡诈、游荡、老练、玩世不恭、孤僻和桀骜不驯。而且，它跟特利亚戈里一样仇恨富人。这对一条狗来说是很少见的。如果马尔格斯有时候到教堂里去的话，那是为了瞧瞧孩子们坐的板凳下面有没有丢下块硬面包，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它没有那种神秘的想法。尽管它有“马尔格斯”这个显贵的称号，但它对僧侣和贵族却一概没有好感。特利亚戈里总是叫它马尔格斯奇，这样叫，在巴斯克语里好象显得更加亲热些。

特利亚戈里有个小果园，这在聪明人看来，是分文不值的。它坐落在与他住房方向相反的另一端。他要到果园去时，得沿着整个城墙的骑楼走一圈。有人曾经多次

西班牙文“*marqués*”的音译意为“侯爵”。

打算买他的园子，但他说这是祖传的家产，而且说园子里的无花果树结的果子非常鲜美，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肯卖掉这块土地。

大家都认为，他留着那个小果园是为了有权从城墙上走到别的地方去偷窃。这种看法一点也不违背事实。

特利亚戈里是属于加尔查戈里这一家族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纨绔子弟家族，而他的家族的绰号和他自己的名字两者之间的韵脚，则成了教堂女仆的父亲，那个对特利亚戈里怀有仇恨的滑稽老头儿的一首歌谣的主题，这首歌谣连孩子们都会唱，并且深深地刺痛着特利亚戈里。歌词大意是这样：

Tellagorri
Galchagorri
Ongui etorri
Onerá
Ostutzale
Erantzale
Nescatzale
Zu cerá.

（特利亚戈里 加尔查戈里 欢迎你来到这里。爱偷，
贪酒 好色 就是你。）

特利亚戈里一听见这首歌就要皱起眉头，露出严厉的表情。

特利亚戈里是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他的这种巴斯克人的个人主义，加上特利亚戈里家族所特有的个人主义，就变得更加严重和根深蒂固了。

“各人藏好各人的东西，什么能偷，您就偷什么。”他常常这样说道。

这是他最能公诸于世的一种理论；至于那些最不可告人的，他就闭口不谈了。

在生活上，特利亚戈里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他自己缝衣服，自己刮脸、理发，自己做凉鞋；他不需要任何人，不论是女人还是男人，至少他是这样断言的。

特利亚戈里决定承担起保护马丁的责任以后，就把自己所有的学问都传授给他，告诉他怎样不让鸡乱扑乱叫就把它掐死的方法；给他示范如何摘果园里的无花果和李子才不会冒被人发现的风险，教他从生长蘑菇地方的野草的颜色来辨别蘑菇有毒还是无毒。

采蘑菇和拣蜗牛是特利亚戈里的一项收入；不过，大宗的收入还是来自其他方面。

在城堡的一段围墙跟前，有一个土筑的平台，那个地方无论上去还是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可是，特利亚戈里却找到了一条通向那个角落的小径。他在这块隐蔽而向阳的地方，真的开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烟草种植园，烟叶晒干后就卖给阿尔卡莱酒店的老板。

到老头儿烟草地的那条路，起点在奥安多家的一座庄园里，然后穿过城堡的护城沟。打开沟里一扇被虫子蛀穿了^的破旧大门，登上几级长满苔藓的台阶，就到了特利亚戈里的那个角落了。

这条路攀着粗大的树根而上，形成了一条各级距离长短不等的台阶，完全隐没在树木的枝叶形成的隧道里。

夏天，树叶把这条路遮得严严实实的。在炎热的八月里，人们可以躺在那儿的树荫下，让鸟儿的啁啾声和槭树的沙沙声催眠入睡。

对马丁来说，护城沟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地方，沟壁长满了红色、黄色和绿色的苔藓，石头缝里生长着泽漆、天仙子和接骨木，善于变换颜色的大蜥蜴在享受着日光的照晒。墙洞里有猫头鹰和鸱鸒做的窝。

特利亚戈里向马丁详细地解释着所有这一切。

特利亚戈里是个博学多知的人，谁也没有象他那样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谁也没有象这个玩世不恭的老头儿那样熟悉伊巴亚河流域的地理，河两岸的花草及河里的动物。

他在罗马桥的桥洞里藏着他的索具和鱼网，留在禁渔期使用；他会用敲击法捕鱼，这种办法是敲打河底下的一些石板，随后把它们掀起来，这样就捉到了石板下面昏昏沉沉、一动也不动的鲑鳟鱼了。

他会用枪打鱼；在陷入地下、有着半洞水的阿马维图列塔地洞里，安上捕捉水獭的套索，在蓄积着河水的奥辛

贝尔特斯黑里撒下鱼网，但他从来不使用炸药，因为特利亚戈里热爱大自然，不愿意糟蹋它，虽然他这种想法并不那么明确。

这个老头儿也喜欢跟别人开玩笑：他说，没有什么东西能象一张刊登着好消息的报纸那样使水獭感到高兴，他断定，如果在河边放一张报纸，这些动物就会爬上岸来阅读它；他还讲一些有关鲑鱼和其他鱼类的非凡才智的故事。对特利亚戈里来说，狗所以不讲话，那是因为它们不愿意讲，他认为狗与人具有同样的智力。他喜欢狗到了如此地步，竟说出这样不中听的话来：

“我向一条卷毛狗打招呼时，要比问候神父先生怀有更高的敬意。”这句话在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开始认为：特利亚戈里和伏尔泰是现代出现不敬神明这种事情的祸根。

当这一老一小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们就带着马尔格斯奇上山打猎。猎枪是阿尔卡莱酒店借给特利亚戈里的。特利亚戈里开始无缘无故地骂起狗来了。在这件事上，他总是不得不讲卡斯蒂利亚语^②。

“坏蛋！玩赖！”他骂道，“老蠢猪！胆小鬼！”

对这种辱骂，马尔格斯奇只报以轻声的吠叫，犹如充满怨言的抗议。它的尾巴象钟摆一样不停地摇摆，弯弯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
即西班牙语。

曲曲地向前走着，并且用鼻子东嗅西闻。突然，看见草动了，它就象离弦的箭一样扑了上去。

看到这样的场面，马丁感到非常高兴。特利亚戈里不论干什么他都带在身边，只有到酒店去的时候例外，因为人们不喜欢马丁到那儿去。每到黄昏，当特利亚戈里去阿尔卡莱府第高谈阔论时，他常对他这样说：

“喂，到我的果园里去，把园子角落里的梨摘几个带回家去。明天你把门上的钥匙给我。”

他把一截至少有半吨重的铁块交给了他。

马丁沿着城墙的骑楼溜达着。这样他就知道张三家种洋葱，李四家种扁豆了。从城墙的高处察看别人的果园和房屋，观赏他人的劳动成果，使马丁对哲理和偷盗慢慢地发生了某种兴趣。

年轻的萨拉卡因在本质上是个知恩报德、性情温和的人，所以他对他的老师傅十分热情和尊敬。虽然特利亚戈里装出毫不觉察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不过，作为互惠的交往，凡是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或者对他的教育有帮助的事，只要能做得到，他都去做。

特利亚戈里有什么角落不熟悉啊！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浪荡汉，他喜爱观赏大自然的风光。他们这一老一少登上城堡的高处，躺在长满野草和黑莓的地上，欣赏着无边无际的景色。尤其在春季的下午，那确实是一幅奇景。清澈明净的伊巴亚河穿过绿油油的田庄和一排排高

大的白杨树流出山谷，接着，河身逐渐变得宽阔，越过一块块石头后又慢慢变得狭窄了；当河水从水磨房的拦水坝上倾泻下来的时候，形成了一座非常壮观的瀑布。险峻的群山挡住了视野，果园里长着一片片树木和小块的果树林。

阳光洒在城堡里枝叶繁茂的大榆树上，染红了树叶，给它们涂上了一层古铜色的色彩。

从高处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下走，便来到一条紧挨着盛满清澈河水的伊巴亚河边向前延伸的大路。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几个垂钓的渔夫坐在河边消磨午后的时光，洗衣妇们把光着的小腿浸在河水里，一边抖动衣服，一边唱着歌儿。

特利亚戈里老远就认出了钓鱼的人们：“那儿是张三和李四。”他说道，“很可能他们什么也没有钓到。”他没有往他们那里走去；他知道有一个散发着洋槐和山楂花馨香的僻静去处，在那下面，河面上笼罩着树荫，鱼儿都往那里聚集。

特利亚戈里让马丁经受刻苦的磨练，叫他走路、跑步、爬树象白鼬一样钻洞。他以自己的方式用特利亚戈里家传的教育法来教马丁，这种方法严厉得近乎野蛮。

当别的孩子在学习教义和启蒙读本的时候，他却在观赏大自然的景色，或是钻进埃罗伊特萨山洞（洞里有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里息满了用皮质膜翅膀的爪子倒挂在墙上的大蝙蝠）；或是去奥辛贝尔特斯潭里洗澡（尽管

大家都认为这个积水潭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或是去打猎,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游玩。

当人们牵着公共马车站的马去洗澡的时候,特利亚戈里就让他的外孙骑着马下河。

“再往前一些 靠近堤坝一些 马丁!”他说道。

于是马丁就笑嘻嘻地一直把马牵到堤坝跟前。

有几个夜里,特利亚戈里把萨拉卡因带到了墓地那

儿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他对马丁说道。

“好吧。”

半个小时以后 他回到那儿时 问道:

“你害怕了吗?马丁。”

“害怕?怕什么?”

“好 就应该这样。”特利亚戈里说;“要坚强 要永远坚强。”

第三章

阿尔卡莱客栈的聚会

阿尔卡莱客栈坐落在由卡斯蒂略大街拐向奥克拉胡同的街角上。出了这条胡同就是安蒂瓜城门。阿尔卡莱客栈是一座大房子，石头砌成的墙壁一直垒到二楼，其余部分是用砖块砌成的、相互交叉着的、被朝气浸蚀得发黑的横梁露在外面。这里既是客店，又是享有俱乐部美称的酒店，因为一到晚上，街道的居民和一些农民便聚集在那儿谈论、聊天，到了星期天就喝得酩酊大醉。黑乎乎的门洞里面，有一张柜台和一个摆满甜酒与烧酒的柜子。屋子的一边是小酒店，摆着几张松木长桌，这些长桌可以竖起来贴墙放着，房屋的里面是厨房。阿尔卡莱是个身材粗壮、手脚勤快的人，曾于过收割庄稼的活儿，当过马贩子，走过私。他与所有的人都有些瓜葛，他经管公共马车，贩卖马匹，坑骗别人，节日里还要充当厨师。他总是

乌尔维亚城的旧街区的代称。

手脚不停，一面说话，一面叫喊，呵叱他的妻子、兄弟、佣人和穷汉们，总之，他是从来闲不住的。

参加阿尔卡莱酒店夜间聚谈的主角是特利亚戈里和皮奇阿。皮奇阿称得上是特利亚戈里的名副其实的伙伴，他给特利亚戈里起着陪衬的作用。特利亚戈里骨瘦如柴，皮奇阿腰圆体胖；特利亚戈里身着深色衣服，而皮奇阿也许是为了更加显出他的体形，穿一身浅色服装；特利亚戈里被人们看做是个穷光蛋，而皮奇阿则是个富翁；特利亚戈里是个自由派，皮奇阿是卡洛斯主义者；特利亚戈里从未踏进过教堂的大门，而皮奇阿则经常呆在教堂里。但是，尽管他们之间有着这么多的差异，特利亚戈里和皮奇阿在一杯美酒面前，仍然感到他们俩象一对孪生兄弟一样。

阿尔卡莱酒店的这两个演说家在讲卡斯蒂利亚语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总要把字母“f”和字母“p”混淆起来。要想让他们把这两个字母的音发准，那是无法做到的。

“你感觉到新来的大夫怎么样？”皮奇阿问特利亚戈里。

“呸！”另一个答道：“他缺少的是实践。”

“不过这是个聪明人，有点家产，他家里有架康（钢）琴呢。”¹¹

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两个人把这些字的音发好。

特利亚戈里对教堂的事情不太感兴趣，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大概就是印（兴）趣不大。当他多喝了一两杯酒时，首先挨他骂的就是神父们。按理，皮奇阿应该感到气愤，可他非但不象蜡烛商和宗教徒那样发火，反而怂恿他的朋友对教区的副本堂神父、修士和男女圣器看管人骂出更难听的话来。

但是，特利亚戈里对阿尔贝亚副本堂神父倒是怀着敬意的，而其他教士则把他看成是自由派和疯子。这位副本堂神父有他自己领薪俸的习惯，他总是把薪水换成银币放在桌子上，堆成不大的一堆，因为薪水不多，钱币都是杜罗和比塞塔^①。接着，不管谁去找他要点钱，他首先都要狠狠地训斥一顿，责备他的恶习，有时还要骂上几句，然后便酌量给一点钱，直到月中那堆钱给完为止；于是，他就把玉米或者菜豆拿出来给人家，不过嘴里总要嘟嘟囔囔地骂上几句。

特利亚戈里说：

“这样的人才是神父呢，他不象这里的神父，他们只是一个心眼盘算着自己过好日子和多得些巧小费。”

特利亚戈里讲卡斯蒂利亚语的时候是那样笨嘴拙舌，但在用巴斯克语高谈阔论的时候，却既流畅又利落，而且满是诙谐的语句。尽管这样，他却喜欢讲卡斯蒂利亚语，因为他觉得这样显得更文雅些。

任何事情一到了那个玩世不恭的老头儿嘴里，就变

^① 杜罗和比塞塔均为西班牙货币单位，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得妙趣横生了。当某个漂亮的少女从酒店前面走过的时候，特利亚戈里就发出奸诈的鼾声，把所有的人都逗得发笑。

要是别人也这样做的话，那一定显得既庸俗又粗野，但他却不然。特利亚戈里具有一种天生的优雅和温柔的气质，使他没有一丝粗野无礼的气味。

他也是个口齿伶俐的人，但当他喝醉了酒的时候，唱的歌就非常难听，根本不成调子，不过他能给歌词加进很多不干不净的含意。

他特别喜爱的两支歌是用巴斯克语和卡斯蒂利亚语混在一起唱的，直译出来并没有多大意思，可是在他的嘴里却有无穷的含义。

有一首歌，大概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歌词是这样的：

Ba dala sargentua
Ba dala quefia,
Erreguiñen bizcarretic
Artzen ditu cafia.

（不论是军曹，还是长官，喝的咖啡都是由女王会帐。）

这在特利亚戈里的嘴里，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

些无赖。

老头另外有一支歌是专门在气氛隆重的时候才唱的 歌词是：

Manuelacho, escasayozu
Barcasiyua Andresí.

(马诺利塔，你求安德烈斯原谅你吧。)

唱到这里 特利亚戈里就滑稽地弯腰一躬 并带着浓重的鼻音继续唱道：

Beti orrela ibilli gabe
majo sharraren iguesí.

(不要总是这样躲开一个如此英俊的小老头儿。)

接着，好象是在陈述上面那些话的严重后果似的，他继续唱道：

Napoleonon pauso gaiztoac
ondó dituzu icasi.

(拿破仑的不良行为 你倒学得不赖。)

马诺利塔学过拿破仑的什么不良行为，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马诺利塔对奥斯特利茨 的这位英雄是否存在，可能连一丁点儿概念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这首歌在特利亚戈里嘴里唱得异常风趣。

当特利亚戈里情绪有点激动或者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有另一支用两种语言混唱的歌曲，在歌中庆祝贝尔加拉的和解^②，歌词的结尾部分是这样的：

¡Viva Espartero! ¡Viva erreguiña!
¡Ojalá de repente ilcobalizaque
Bere ama ciquiña!

（万岁 埃斯帕尔特罗！万岁，女王！愿她那下贱的妈妈立刻完蛋！）

这里“下贱的”一词指的是伊萨贝尔二世的母亲 它表明人们对玛丽娅·克里斯蒂娜的仇恨情绪甚至已经蔓延到西班牙最偏远的角落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科镇的旧称。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拿破仑在这里大败俄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军队。

^② 指西班牙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中支持女王伊萨贝尔二世（1830—1904）的埃斯帕尔特罗将军与卡洛斯部队的总司令罗马托在贝尔加拉签订的和约，和约签订后，第一次卡洛斯战争即宣告结束。

第 四 章

关于奥安多这家贵族

在城墙外面的公路边上新区的入口处，有一座乌尔维亚最古老、最显贵的宅第 这就是奥安多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奥安多家族曾是全城唯一的贵族。很久以前，他们家是一户大庄园主，并且是神父薪俸基金会的创设人 后来 由于家运不济 加上内战 收入逐渐减少，他们本来所享有的独一无二的优越地位就被其他新来的豪门取而代之了。

奥安多家在公路边上，但与公路还隔着相当宽的一段距离，中间开辟了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里栽着六棵挺拔的椴树，宛如哨兵一样守卫在那儿。在这些椴树的粗大躯干之间，长着几株老蔷薇。一到春天，它们就编成缀满鲜花的花环。

另一株藤蔓盘绕、开着茶褐色鲜花的攀缘蔷薇，沿着房屋的正墙爬了上去，象葡萄藤一样铺展开来，给这座破旧的房屋增添了一种雅致和凌空飘浮的意境。此外，花园

与果园相联的一侧，还有一片紫丁香和接骨木的小灌木林。在四、五月里，这些灌木开满了鲜花，并且把它们那些馨香扑鼻的聚伞圆锥花序、洁白的花冠和蓝灿灿的总状花序彼此交织在一起。

在那幢向阳房子正中的大阳台上，镶嵌着用红砂石琢成的奠基人的家徽，家徽上面镌刻着两只张牙舞爪的狼，嘴里叼着几只被咬断的手，背景是一棵橡树。在纹章学的语言里，狼象征同敌人斗争的残酷，橡树表示值得尊崇的资历。

从奥安多的家徽来看，他们属于一个历史悠久、对敌斗争凶残的家族。如果某些古老的传说值得相信的话，那么，家徽上表明的情況那就完全是事实。

这座贵族宅第的后身是一片凹地，并有一条镶满玻璃的长廊，墙壁用砖块砌成，配着黑色的框架；长廊的对面，耸立着一座两千英尺高的小山，据本省地图标明，山麓上有几户农家，光秃秃的山顶上寸草不生，仅仅在某些地段间或长着几棵小橡树和矮圣栎树。

花园的一侧与一座景色秀丽的果园相连，它坐落在一个向阳的斜坡上。

奥安多一家有母亲堂娜阿格达，她的两个孩子卡洛斯和卡特丽娜。

堂娜阿格达是个身体虚弱、狂热、多病，没有什么主见的女人，在家务上总是受某个老佣人支配，而在精神上则为忏悔神父所左右。

那时候，忏悔神父是一个名叫费利克斯的年轻人，他表面上显得平静可爱，但在他那天使般温顺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朦胧的驾驭别人的野心。

堂娜阿格达的长子卡洛斯·奥安多是个粗野、沉默寡言、胆小和性情暴烈的孩子。仇恨和嫉妒已成了他身上的真正病患。

他从小就憎恨马丁·萨拉卡因；从那一次放学回家被马丁狠狠地揍了一顿以后，卡洛斯的这种仇恨就变成了狂怒。当他看见马丁骑着马往河里走的时候，他巴不得他摔下来淹死。

他对马丁恨之入骨。

卡塔利娜不象她哥哥卡洛斯那样沉默寡言和粗野，而是一个活泼愉快、面带笑容、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她去上学的时候，那红润的小脸蛋，灰色的衣服和金黄色头发上的红色小贝雷帽，引得城里所有的妇女都要把她抚摸一番；别的小姑娘也总喜欢和她走在一起，她们说，尽管她的社会地位优越，却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势。

卡塔利娜的女朋友中，有一个就是马丁的妹妹伊格娜西塔。

卡塔利娜和马丁两人曾多次碰在一起，并且还说过几句话；他从城墙顶上看见她在自己家里的阳台上一本正经地坐着，或是玩耍，或是学编织。她总是听到人们谈

伊格娜西娅的昵称。

论马丁干的一些蠢事。

“这个魔鬼已经在城墙那儿了。”堂娜阿格达说道，“他在虚度最美好的时光。多淘气的孩子！他多缺德！”

卡塔利娜已经知道人们说‘这个魔鬼’或者‘这个怪物’的时候就是指马丁。

有一次，卡洛斯曾对他的妹妹说：

“你别跟这个小偷说话。”

但是，无论马丁把树上的水果摘下来吃了，还是他沿着城墙溜达，卡塔利娜都不觉得是什么罪过。她只觉得他这样做有点古怪，因为她从小就有一种安分守己和文静的天性，她感到马丁这么疯疯癫癫是不好的。

奥安多家有一座紧挨着河边的花园，园里长着高大的木兰和椴树，四周由黑莓构成的绿篱围着。

卡塔利娜和女佣人常常去那里摘花，好几次马丁都跟在她们后面，然后站在篱笆的门口。

“你要是想进来 就进来吧。”卡塔利娜对他说道。

“好！”

于是马丁走进花园，对她们讲起他闲逛的情况和他要干的那些荒唐事情，并把特利亚戈里的一些见解说给她们听。在他看来，这些见解乃是做人的信条。

“你还是上学去的好！”卡塔利娜对他说道。

“我去上学？”马丁惊讶地说道，“我要到美洲去 或者去打仗。”

卡塔利娜和女佣人沿着一条长满玫瑰花的小径一边

往里面走，一边扎着一束束鲜花。马丁眼睛盯着她们，又看看远方的水坝，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坝上的水流宛如珍珠一样闪闪发光，然后又碎成雪白的泡沫。

“如果我有条船的话 我就去那里了。”马丁说。

卡塔利娜反驳道：

“难道你就尽想干些蠢事不成？为什么你不能象别的孩子那样呢？”

“我要收拾他们所有的人。”马丁回答说 好象这就是他的理由。

.....

春天，沿着河边那条路漫步确是一件快事。山毛榉的新叶开始吐绿，蕨类植物向空中伸出了螺旋形的幼茎，果园里的苹果树和梨树的树冠上开满了雪白的花朵，树丛里红翼鹑和夜莺的歌唱声清晰可闻。天空显出湛蓝，显出一种柔和而又浅淡的蓝色，只有几朵轮廓粗糙的、象大理石似的白云浮现在苍穹里。

在春夏季节，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卡塔利娜和城里的一些女孩子，就在某位善良妇女的陪伴下一起到墓地里去。她们每人携带一小篮鲜花，用干草扎把小笤帚，把自己家里死者墓碑上的泥土扫干净，并在十字架上饰满玫瑰花和百合花。当大家一起往回走的时候，她们看着天上的星星怎样开始闪烁，听着青蛙在寂静的黄昏奏出那神秘的笛音.....

五月里，有好多次当特利亚戈里和马丁沿着河边从

教堂的后面走过的时候，都听到姑娘们的歌声，她们合唱的是《圣母马利亚的鲜花》这首歌：

Emenchen gauzcatzu, ama

（我们在这儿呀 圣母。）

他们谛听片刻，马丁就辨别出是奥安多家的姑娘卡特利娜的歌喉了。

“这是奥安多家的卡特利娜的嗓音，”马丁说道。

“如果你不是个傻瓜的话 将来你就和她结婚吧。”特利亚戈里说。

马丁噗哧一声笑了。

第 五 章

马丁·洛佩斯·德·萨拉卡因是怎样
死于公元一四一二年的

居民中有一位老先生经常沿着城墙的人行道散步，他名叫堂费尔明·索拉贝里。他曾多年担任乌尔维亚市政府秘书的职务，直到他的女儿与一个颇有家产的农民结婚后才辞职。

堂费尔明·索拉贝里先生高高的个子，腰身粗胖而显得笨重，眼皮和脸上都露出水肿的样子。他头上经常戴着一顶小帽，后面挂着两根丝带，身上着一件蓝色的披肩，脚上穿一双便鞋。他的特点是漫不经心，对什么都心不在焉，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情况也完全一样：

“有一次在奥尼亚特……（对索拉贝里先生来说，奥尼亚特就是现代的雅典。在西班牙有二、三十个现代的雅典。）有一次，在奥尼亚特我曾有幸目睹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有副本堂神父先生，一位小学教员，还有……”索拉贝里先生似乎胆战心惊地用他那双

视力模糊的大眼向四周扫视 说道：“我说到哪儿了？……
啊……我把要讲的事给忘了。”

索拉贝里先生总是好忘事。这位前任秘书几乎每天都要和特利亚戈里碰到一起，见面后他们互相问好，并谈上几句有关天气和果树生长情况的话。看到特利亚戈里身边跟着马丁，索拉贝里先生感到惊奇，并用他那浑身臃肿、皮肉松弛的大象般的神态盯着那个孩子。

他本来想问他几个问题，但好几天过去了都没有问，因为索拉贝里先生干什么事情都是行动迟缓的。最后，他终于威严而又慢条斯理地问道：

“这孩子是谁家的呀？特利亚戈里朋友。”

“这孩子吗 他是我亲戚。”

“也姓特利亚戈里吗？”

“不 他叫马丁·萨拉卡因。”

“啊！啊！马丁·洛佩斯·德·萨拉卡因。”

“不 不是洛佩斯。”特利亚戈里说道。

“我知道我说的什么。这个孩子实际上叫马丁·洛佩斯·德·萨拉卡因，想必是住在法兰西城门附近的那座农舍里的。”

“对 先生 他是住在那儿的。”

“因为我知道他的历史 过去他叫洛佩斯·德·萨拉卡因，将来他还叫洛佩斯·德·萨拉卡因 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请您到我家去，我把在市政府档案里抄录的有关这件事的一份材料念给您听听。”

特利亚戈里说他将一定前往。他想，也许这位前任秘书所说的话有些重要，因此，第二天他就同马丁真的来到了他的家里。

索拉贝里先生早已把这件事忘掉了，但他很快就回忆起是怎么一回事。他让女儿给特利亚戈里拿来一杯葡萄酒，自己走进了书房，不一会儿手里就拿了几页旧纸出来了。他戴上眼镜，清了清嗓子，翻了一下作的记录，说道：

“啊 在这儿。这，”他补充说，“这是抄录的编年史家伊尼戈·桑切斯·德·埃斯佩莱塔关于乌尔维亚的奥安多家族和萨拉卡因家族如何在宗族斗争中第一次流血的记述。它表明这些争斗是十四世纪末或十五世纪初在我们这个城里开始的。”

“那么离现在很久吗？”特利亚戈里问道。

“将近五百年了。”

“那时候就已经有萨拉卡因这一家族了吗？”

“不仅有，而且还是贵族呢。”

“你听着，你听着，”特利亚戈里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心不在焉的马丁。

“你们想听我念一念编年史家说的话吗？”

“是的，是的。”

“好吧，他是这样写的：《标题：马丁·洛佩斯·德·萨拉卡因是怎样死于公元一四一二年的》。”

索拉贝里念完标题后，咳嗽了一声，吐了口痰，开始

用十分庄重的语调念起了如下的叙述：

“纳瓦拉王国的奥安多家族与博尔特地方的萨拉卡因家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深仇宿怨。据说，这种仇恨起因于互相嫉妒，而彼此之间的嫉妒就是产生这种深仇宿怨的主要原因。他们都施展了不少伤害对方的法术。在索莫平原上的一次殴斗中，萨拉卡因这一家族的人将圣佩德罗先生活活烧死，由于这位圣佩德罗先生没有子嗣，他们就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马丁·洛佩斯·德·萨拉卡因，这是个十分喜欢东游西逛的人。

“马丁·洛佩斯一到乌尔维亚城，就遭到了奥安多家族的莫森·德·圣佩德罗的挑战，此人是另一位圣佩德罗先生的侄子，曾搞过不少害人的妖术，干过很多拦路抢劫和偷盗的勾当。

“马丁·洛佩斯向他应战，说道：‘正如您知道的那样，在使刀弄枪上，我是这一带公认的最无畏、最勇敢的人。看来为了替我岳丈报仇，奥安多家的人把您这位纳瓦拉武艺最高强的人请来了，他是在索莫平原一场光明磊落的械斗中死去的，因为他要杀我，我就要杀他。’

“‘所以，如果您想同我较量的话，我们就一对一地来吧，直到我们中间的一个被打死，或者双方幸运地同归于尽为止。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并且在此恭候。’

“莫森·德·圣佩德罗回答说，他也同样感到高兴，并约定在圣安娜草地上见面。勇敢的骑士马丁·洛佩斯

跨着马按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但是在他与莫森·德·圣佩德罗交手之前，一支利箭射伤了他的一只眼睛；他从马上跌下来，在草原上死去了。他们砍断了他的双腿。这是莫森·圣佩德罗·德·奥安多的亲戚和朋友贝尔切·德·米科拉尔德设下的圈套，是他拉满弓射出了利箭。马丁·洛佩斯家的人看到他已经死了，而且与奥安多家的人比起来也寡不敌众，他们十分惧怕，就都纷纷逃跑了。

“马丁·洛佩斯的妻子得知发生的事情后，她悲痛欲绝地跑到了圣安娜草地；当看见自己丈夫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躯体时，她跪在地上，把他抱在怀里放声痛哭，并且诅咒这场殴斗和倒霉的命运。这件事发生在公元一四一二年。”

索拉贝里先生念完材料后，透过眼镜注视着他的两位听众。马丁什么也没有听明白；特利亚戈里说道：

“是的，奥安多家的这帮人全是些（虚）伪的家伙。教堂里去得勤快，但接着就奸险地杀人。”

索拉贝里对他的朋友特利亚戈里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劝导，叫他永远也不要做出冒险鲁莽的判断。为此，他讲了一段发生在奥尼亚特的故事。但是，当他具体讲到与故事有关的人物时，他把情节忘掉了。他为此感到遗憾，的确感到遗憾，因为据他说，他担保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很值得一说。

第 六 章

一些江湖艺人是怎样来到乌尔维亚的 以及此后发生的事情

五月的一天，傍晚时分，通衢大道上出现了三辆由满身都是烂疮和肿瘤的瘦马拉着的车子。车队穿过小城的新区，在圣安娜草地的土墩前停了下来。

特利亚戈里，这位阿尔卡莱酒店的消息灵通人士，不能不马上去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立刻在马尔格斯的跟随下赶到了那里。

随后，他就与这帮人的头儿攀谈了起来，经过几次问答，听那个人说他是法国人，并且是个驯兽人时，特利亚戈里便把他带到了阿尔卡莱酒店。

马丁也打听到了那些驯兽者带着装在笼子里的野兽来到的消息，第二天清晨，他起身后做的头一桩事就是到圣安娜草地那里去。

当他走到驯兽人的驻地时，太阳刚开始升起。

在一辆车子的上面，安顿着江湖艺人的家。驯兽人、

他的妻子、一个老头儿、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都刚刚出去，只有一个才几个月的小女孩留在这辆供住宿用的车子上和一只狗在玩。

村野里玩杂耍和赶集的人所常有的那种介于狂妄自负和怪诞可笑之间的神态，在驯兽人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年纪不大，神情忧郁，有着吉普赛人的外貌，黑色鬃曲的头发，一双绿色的眼睛，髭须的两端连着细小的鬓脚伸得长长的，脸上露出阴险毒辣、令人可憎的表情。

老头儿，那个女人和孩子们都是一副穷人的模样，象这种类型和长相的人，贫困的模坯在成千上万地铸造着。

那个男人在老头儿和孩子的帮助下，用绳子在地上围了一个圆圈，圈子的中央竖起了一根粗大的柱子，由柱子顶端垂下的几根缆索拴在牢牢地钉在地上的木桩上。

驯兽人找到了特利亚戈里，求他提供一张梯子。后者告诉他阿尔卡莱酒店就有一张，人们从那里把它扛来了，用它系好了帆布，最后搭成了一个圆锥形的帐篷。

两辆载着兽笼的车子停在帐篷跟前，车子中间留了条过道，作为马戏场出入的大门；玩杂耍的人在它的上方和两边贴了三张胡乱画成的海报。一张上面画着几条狗朝一只熊扑去，另一张是水牛斗狮子，第三张是几个印第安人手执长矛朝一只在树枝上窥伺着他们的老虎刺去，老虎被画得活象只红雀。

男人们把马戏场收拾好了。到了星期天，当人们都去

作祈祷的时候，驯兽人带着老头儿来到了教堂前面的乌尔维亚广场上。在聚集的人群面前，驯兽人吹起了兽角，他的助手使劲地敲着鼓。

两个男人走遍了老城区的街巷，接着出了城门，向大桥那边走去，然后回到了圣安娜草地，后面跟着一大群男孩和女孩。两人朝帐篷那里走去，并在里面停了下来。

帐篷门口，那个女人右手敲着大鼓，左手击打着铙，一个头发蓬乱的女孩摇着小铃。兽角刺耳的音调和急促的鼓点与这些不协调的乐曲夹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片令人难以忍受的喧嚣声。

在驯兽人威严的手势下，闹声戛然而止。他左臂下夹着吹奏乐器，走到靠近入口处的一张扶梯跟前，登上了两三级阶梯，拿起一根小棍指着画布上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画面高声说道：

“你们在这儿会看到熊、狼、狮子和另一些吓人的野兽。你们会看到比利牛斯山的熊与一群狗搏斗，这些狗将跳到狮子身上，最后把狮子牢牢抓住。这是一只沙漠里的狮子，它的吼声能使最勇敢的猎人毛骨悚然。只有它的吼声才会在最勇敢的人的心里产生恐惧……你们听！”

驯兽人停顿了片刻，帐篷里面传出了一阵可怖的吼叫声，同时，好象是为了回答这吼声似的，十几只狗也一齐狂吠起来。

观众们都吓呆了。

“在沙漠里……”

驯兽人本想继续说下去，但是，当他看到已经取得了使人们感到好奇的效果，并且大家已迫不及待地想到马戏场里面去的时候，便大声叫道：

“门票只不过一个里亚尔^①。先生们，进去吧！进去吧！”

于是，他又用兽角吹起了一首雄壮的乐曲，与此同时，他的助手老头儿使劲地敲着大鼓。

那个女人掀开了遮住大门的帆布，开始向那些不断入场的人收钱。

马丁带着愈来愈强烈的好奇心观看了所有这些花招。只要能够入场，他什么东西都愿意给，可他却身无分文。

他想从帐篷的帆布之间找个缝隙，以便看一看里面的表演，但是没有找着。他把身子趴在地上，脸膛贴着地面。这时候，驯兽人的那个衣衫褴褛、在门口敲小铃的小姑娘走到了他的身边。

“喂，你在这儿干吗？”

“瞧瞧，”马丁回答说。

“这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你要是不走，就在这儿待着，看我

旧时西班牙银币单位。

主人会不会把你抓起来。”

“你主人是谁？”

“会是谁呢？那个驯兽的呗。”

“啊！你是这儿的人吗？”

“是的。”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进去吗？”

“如果你什么也不告诉别人，我就把你带进去。”

“我会给你带樱桃来的。”

“哪儿的？”

“我知道哪儿有。”

“你叫什么名字？”

“马丁。你呢？”

“我嘛，琳达。”

“医生家的狗也叫这个名字。”马丁带点讨好的口气说道。

琳达对这样的对比没有表示反对，她在马戏场入口处的后面拉起了一块帆布，扒开一个窄缝，对马丁说道：

“来，进去吧。”

马丁先悄悄地钻了进去，然后她也钻进去了。

“你什么时候给我樱桃？”小姑娘问道。

“待这儿完了以后，我就去找。”

马丁挤到了观众中间。驯兽人表演的马戏节目实在令人作呕。在马戏场的四周，有十到十二条瘦小而长满疥疮的狗，系在一张用木板做的长凳的脚上。驯兽人一

抽响鞭子，所有的狗便一齐狂吠起来。接着，他又牵来了一只熊，熊用链条系着，头上套了只皮套。

驯兽人让熊一次又一次地站立起来，命令它把棍儿横搁在肩上跳舞，又让它敲起了小鼓。接着，他放出一条狗，它一出来便朝熊扑了过去。双方斗了一阵，狗一口紧紧咬住了熊的身子。后来，他又放出了一条又一条狗，观众对这样的场面开始感到乏味了。

马丁觉得表演安排得欠妥当，因为那只可怜的熊处于毫无自卫能力的地位。那些狗如此疯狂地扑在熊的身上，驯兽人和老头儿不得不死劲地揍这些狗的尾巴才迫使它们放开了那只熊。马丁看了表演的节目，一点也不喜欢，他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几个人表示赞同他的意见，认为熊被捆绑着是无法进行自卫的。

在这之后，那只可怜的动物受到了更加残酷的折磨。驯兽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他专拣熊的脚爪打，打得它嘴里直流口水，气息奄奄地呻吟着。

“够啦！够啦！”一个曾在加利福尼亚待过的印第安人大声喊道。

“因为熊被他绑着，所以他才敢这样。”马丁说道，“否则，他是不敢这么干的。”

驯兽人盯着小伙子，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接着的一个节目比较令人愉快。驯兽人的妻子穿着饰有金属小箔片的衣服，走进狮子笼里逗弄狮子，让它又是蹦跳，又是站立。随后琳达表演了两三个走软索节目，

并牵来了一条身穿红布衫的猴子，让它表演杂技动作。

节目快演完了。人们都在准备退场。马丁看到驯兽人的眼睛在盯着他。毫无疑问，他早已在注意他了。马丁赶紧往外走，但驯兽人对他说：

“等一下，你还没有买票呢。我们等着瞧吧。我要让狗扑到你身上去 就象赶它们咬熊一样。”

马丁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驯兽人露着残忍的微笑盯着他。马丁想起了他钻进来的那个地方，就使劲推搡帆布，布被掀开以后，他就溜出了帐篷。驯兽人遭到了戏弄。后来，马丁又回到了圣安娜草地，并在离马戏场入口处十五到二十米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停了下来。

当他看见了琳达，便对她说道：

“你愿意来吗？”

“我去不了。”

“我马上要给你拿樱桃来啦。”

正当他说这话的时候，驯兽人跑了过来，毫无疑问，他本来是想朝马丁猛扑过去的，但是，因为他知道撵不上马丁，就在那个女孩子身上进行报复，狠狠地揍了她一巴掌，小姑娘被打得跌倒在地上。几个妇女出来干预，不许驯兽人再打这位可怜的琳达。

“是你把他带到里面去的 是吗？”驯兽人用法国话嚷道。

“不是 是他自己进去的。”

“撒谎。是你。你是说实话呢，还是让我来敲断你的

脊梁骨。”

“是的 是我。”

“那你为什么带他进去呢？”

“因为他说要给我带樱桃来。”

“啊 好嘛！”驯兽人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让他拿来吧，但是，你要是吃的话，我就要让你饱尝一顿棍子。这你是知道的。”

过了一会儿，马丁捧了满满一贝雷帽的樱桃来了。琳达把它放在自己的围裙里。正当她拿着樱桃的时候，驯兽人又来了。马丁身子一闪，向后纵身一跳。

“不 你别逃，”驯兽人说道 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想以此显得和蔼可亲些。

马丁站住了。接着，驯兽人问他是谁，当知道他与特利亚戈里有亲戚关系后，便对马丁说：

“你什么时候愿意来你就来吧 我会让你进去的。”

那个星期的其他几天，驯兽人的帐篷里没有一位观众。星期天，江湖艺人们让公告宣读人发布了一份告示，言称他们将要表演非常精彩和十分有趣的节目。马丁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母亲和妹妹。小姑娘听了有关野兽的故事后被吓坏了，她不愿意去观看。

只有母亲和儿子去了。引起轰动的节目是琳达斗熊。小姑娘裸露着上身，下面穿一条红色细纱棉布裤子。她抱住熊，做出斗它的样子，但是驯兽人在不停地牵动着穿在那个蹠行动物鼻子上的绳索。

尽管人们知道那个女孩子并没有危险，但是看着那头动物粗大的、毛茸茸的爪子搭在她那瘦小的背上，大家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但却没有激起观众的热情的节目之后，那个驯兽人的妻子便走进了狮子笼。

那头猛兽恐怕是病了，因为女驯兽人没有办法让它表演出通常的一些动作。

眼看着这样的失败，驯兽人气得暴跳如雷，他跑进笼子让他妻子出来，并动手用鞭子抽打狮子。狮子站了起来，露出牙齿大吼一声，便往驯兽人扑了过去。这时，老助手把一根铁杆插到笼子的横档中间，想把驯兽人与那头狮子隔开，但是弄巧成拙，铁杆钩住了驯兽人的衣服，不仅没有能护住他，反而使他动弹不得，把他送到了猛兽的嘴边。

人们看到驯兽人鲜血直流，一个个惊恐万状地站了起来准备往外逃。

观众并没有危险，但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使大家慌慌张张地拥到了出口处。有个人，事后也没有弄清楚他是谁，向狮子开了一枪。在人们逃跑时那种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有几个妇女和孩子被挤伤或者受了内伤。

驯兽人的伤势也很严重。

有两个被抬走的妇女受了严重的内伤，其中有一个是远处一个村子的老大娘，她已经十年没有来过乌尔维亚了；另一个是马丁的母亲，除了身上被挤伤和碰伤之

外，脖子上也受了伤，据医生说，脖子是被笼子上的一截铁横档击伤的。当时，有一个陌生人朝笼子打了一枪，这截横档就是被打断后崩裂出来的。

人们把马丁的母亲抬回了家里，不管是因为受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还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有受到好好的治疗，反正在马戏场篷子里的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那位可怜的女人就去世了，留下了孤儿马丁和伊格娜西娅。

第七章

特利亚戈里是如何照拂自己人的

马丁的母亲去世以后，特利亚戈里把他的两个外孙接到自己家里，并把他们收养了起来，这使全城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奥安多太太说，这些孩子和这样一个居心不良、不信宗教、不尊重习俗、甚至会说出向一条卷毛狗打招呼要比问候一位神父先生怀有更高敬意这种话的人生活在一起，真是可惜。

这位好心肠的太太只是遗憾了一番，但别的什么表示也没有。特利亚戈里把照顾和抚养孤儿们的责任承担了下来。

伊格娜西娅到阿尔卡莱客栈当了佣人，在那儿一直干到十四岁。

马丁上了几个月的学，但特利亚戈里不得不在学年结束之前就把他领了回来，因为他把所有的孩子都揍遍了，甚至还要打实习教师。

阿尔卡莱知道这孩子聪明机灵，就把他安排在开往

法国的汽车上当信差；他学会开车后，从信差提升为临时司机，一年以后又被转为正式司机。

马丁十六岁的时候，就自己独立谋生了，并且生活得很惬意。他自以为有点儿了不起，衣着比较时髦，带有一副古时驿车向导的潇洒优雅的气派。他上身穿一件花坎肩，表链上缀满了银制的饰物。星期天他喜欢在城里炫耀自己；但是，平日也不亚于星期天，他同样喜欢坐在车夫的座位上沿着公路催马扬鞭，在沿途的客栈里歇宿，讲故事 听人说书 装载别人托买的货物。

奥安多太太和卡特利娜经常让他捎东西，托他从法国带布匹和花边，有时还要买些贵重的首饰。

“你好吗 马丁，”卡特利娜用巴斯克语问道。

“好。”他粗声粗气地回答说 并且更加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你们家里人好吗？”

“都挺好。你下次去法国的时候，得给我买一条象上次那样的花边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我会给你买的。”

“你已经会讲法国话了吗？”

“我现在刚开始学讲。”

马丁正在长成一个高大、强壮而又果敢的大人，他有点滥用自己的力气和勇气，不过，他从来不伤害弱者。马丁还是一个出色的球手，一个第一流的巴斯克球球手。

有一年冬天，马丁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使他成了全城谈论的话题。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大雪，道路无法通

行，也没有车子来往。萨拉卡因去法国后回来时，他同拉劳的一个人由纳瓦拉那边徒步走了回来。他们两个人经过伊拉蒂森林的时候，遭到了几头野猪的袭击。

他们谁都没有带武器，可是，却用棍棒打死了三头凶猛的野兽：萨拉卡因打死了两头，另一头是拉劳的那个人打死的。

当马丁凯旋而归的时候，他真累垮了，肩上扛着两头野猪，全城的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位英雄。

特利亚戈里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勇敢大胆的外孙而受到了人们热烈的庆贺。尽管老头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心里高兴极了；他说道：

“我这个外孙会干出很多值得人们称道的事情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听说过洛佩斯·德·萨拉卡因这个人。没有吗？那你们就去问问那个索拉贝里老头吧，你们听听他给你们讲的吧……”

“而这个洛佩斯同你的外孙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反问道。

“他是马丁的祖先。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懂。”

特利亚戈里为他外孙猎获野猪所取得的战果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因为酒喝得太多而病倒了。

根据医生的劝告，伊格娜西娅和马丁不得不强迫老人戒酒，不管是葡萄酒还是白酒都不能喝。但是，由于让他这样戒酒，特利亚戈里的心情慢慢变得郁闷和悲伤起来了。

“没有酒 没有巴塔拉 我就成了个死人了。”特利亚戈里说道。

特利亚戈里发觉医生不相信他的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后，他便叫来另一个更年轻的医生看病。

这个医生认为酒鬼讲得有理，医生不仅建议他每天喝一点烧酒，而且还给他开了用甜酒配制的药。伊格娜西娅不得不把药瓶藏起来，以防病人一口就把它喝光。随着酒精流入特利亚戈里的体内，老头儿逐渐见好，精神也振作起来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他的身体就好得可以开始下床并到阿尔卡莱客栈去了。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还自以为可以干一些疯疯癫癫的事情，于是晚上他便在雪地里游逛，结果得了胸膜炎。

“您得的这种病是治不好的。”看到他没有遵守医嘱，医生有些不高兴地对他这样说道。

特利亚戈里明白了医生说的意思，神情一下严肃了起来。他很快做了一次忏悔，安排好自己的一些事情，并把马丁叫到身边，用巴斯克语说道：

“马丁 我的孩子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你不用哭。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你是个坚强勇敢的人，而且是个好孩子。你不要丢下你的妹妹，要照顾她。现在，你最好是把她送到奥安多家里去。她是有点轻佻，但卡塔利娜会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种白酒。

把她收下的。你也不要忘记马尔格斯奇；它老了，不过，它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不会的 我不会忘记它，”马丁呜咽地说道。

“现在，”特利亚戈里继续说，“我对你说一件事 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生战争了。你是个勇敢的人，马丁，你不会害怕子弹的，打仗去吧。但不要去当兵，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你都不要支持。做生意去，马丁！做生意去！既同自由派做生意，也与卡洛斯派做生意，你会赚大钱的，然后就同奥安多家的姑娘结婚。如果你们生了个男孩子，就叫我的名字，米格尔或者叫何塞·米格尔。”

“好的。”马丁说道 但并没有注意到这种荒唐古怪的嘱咐。

“你告诉阿尔卡莱，”老头接着说，“我的烟草和蘑菇种在什么地方。现在你再靠近我一些。我死了以后，你就翻开我的草垫，会在左边的角上找到一只装有几个金币的袜子。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不希望你把这些钱拿去买地，而是希望你用它去办一点做生意的货物。”

“我一定这样做。”

“我想我要对你说的话都说了。现在你把手伸给我。你要坚强 嗯？”

“要坚强。”

可怜的特利亚戈里忘了象他身体健康的时候那样说 要千(坚强。

“伊格娜西娅这个粗笨的姑娘，”过了一会儿老头补

充说，“当她结婚的时候，你觉得什么合适就送给她什么。”

马丁对这一切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接着，他就一面陪伴着老头，一面回答着他的问话——有些是很古怪的。天刚亮的时候，这位名声不好、心地善良的米格尔·德·特利亚戈里就与世长辞了。

第八章

马丁·萨拉卡因和卡洛斯·奥安多
之间的仇恨是怎样加深的

当特利亚戈里去世的时候，卡塔利娜·德·奥安多已经长大成一位小姐了，她求她母亲把马丁的妹妹伊格娜西娅收留下来。据人们讲，这个女孩子有点儿卖弄风情，而且对阿尔卡莱酒店里的人的恭维奉承已经习以为常了。

认为姑娘在酒店里继续待下去可能要变坏的这种猜想对奥安多太太产生了影响。这样， she 就把姑娘领到自己家里，让她当了佣人。她想训导训导姑娘，直到她改掉身上的一切恶习，引导她成为一个品德完美无缺的人。

马丁曾经几次去奥安多家看望他的妹妹，去的时候也与卡塔利娜和阿格达夫人聊聊。卡塔利娜依然以“你”来称呼他，而阿格达夫人则对他提出了一大堆忠告和箴言，表示对他的怜爱和同情。

夏天，卡洛斯·奥安多从奥尼亚特的学校里回来度

暑假了。

马丁很快就发现，虽然卡洛斯这段时间不在家里，但他对自己的仇恨却有增无减。马丁在证实了卡洛斯的这种敌视情绪后，就再也不到他家里去了。

“你现在不来看我们啦，”有一次卡塔利娜在街上遇见他时对他这样说。

“我不去是因为你哥哥恨我，”马丁毫不掩饰地答道。

“不，你别这样认为。”

“咳！我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想的。”

仇恨是存在的。这在玩球的时候首先表现了出来。

马丁的对手是一个纳瓦拉的、住在埃布罗河畔的孩子，一位马枪手的儿子。

因为他是个左撇子，大家都叫这一位对手为卡乔^①。

卡洛斯·德·奥安多和他的几个同学，有一些炫耀自己是世家子弟的卡洛斯分子，开始给卡乔鼓气，并且怂恿他去和马丁赛球。

卡乔的球打得凶猛，这是个矮小、性格暴躁的人的一种打法。而马丁则打得冷静沉着，是具有自信心的人的一种打法。卡乔如果一开始就赢球的话，他就精神抖擞，打得得心应手；反之，当他泄气的时候，打出的球每次都要失误。

萨拉卡因和卡乔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具

^① 卡乔(cacho)是西班牙厄斯特列马都拉地区的方言，意为“左撇子”。

有山区人的那种沉着和聪明，另一个则表现了生活在江河岸边的人的强悍和勇猛。

这种对立情绪被奥安多以及他那一伙的少爷们所利用，终于引出了卡乔的朋友们所提议的那一场球赛。比赛是这样商定的：卡乔与乌尔维亚的一位老球手伊斯基尼亚对萨拉卡因和他愿意挑选的一位伙伴。比赛将使用兜筐，一共打十局。

马丁挑选了一位法国的巴斯克小伙子作后卫，他在阿尔奇皮的面包房当工人，名叫包蒂斯塔·乌尔维德。

包蒂斯塔虽然身体瘦削，但却长得结实，他冷静沉着，富有自持力。

人们在比赛者的双方下了很大一笔赌注。一般老百姓与自由派的人几乎都希望萨拉卡因和乌尔维德取胜，而公子哥儿们、教堂司事及村里的卡洛斯分子则希望卡乔打赢。

这场比赛成了乌尔维亚的一件大事：全城的人以及附近的很多人都赶来观看球赛。

比赛将主要在萨拉卡因和卡乔这两位前锋之间进行。卡乔打得非常紧张、凶猛和激烈，发出的球又低又偏；而萨拉卡因则相信自己的沉着、眼力和臂力，这使他能够把球接住，并把它扔得很远。

山里人对平原上人的一场比赛就要进行了。

比赛在人们急切的期待中开始了。头几个球是由卡乔发的，他打出的球象子弹一样，发在底线上方仅仅几毫

米的地方，使人无法把它接住。

纳瓦拉人每打出一个好球，那些公子哥儿和卡洛斯分子便欣喜若狂地拍手叫好；萨拉卡因脸上露着微笑，而包蒂斯塔则用一种掩饰不住的惊慌神色盯着他。

场上的比分已经是四比零了。看上去纳瓦拉人获胜几乎已成定局。可就在这时候时运倒转了，萨拉卡因和他的伙伴开始赢球。

起初，卡乔防守严密，而且能用猛烈的抽杀把球扣死。但后来，他好象乱了章法，开始失误了，而且失误的次数多得实在令人惋惜，结果比赛出现了平局。

从这时候起，人们看到卡乔和伊斯基尼亚开始输球了。他们已经泄气了。卡乔怒气冲冲地朝着球冲过去，接不住就发火，气急败坏地用兜筐在地上敲打，并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后卫身上。

萨拉卡因和那位法国的巴斯克人完全控制了战局；他们镇定自若，跑动时脚步轻快，并时而发出笑声。

“那儿，包蒂斯塔，”萨拉卡因说。

“好！”

“跑过去，马丁，”包蒂斯塔喊道，“对！”

比赛以萨拉卡因和乌尔维德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Viva gutarrac!（我们的人万岁！）”乌尔维亚老城区的人一面呼喊，一面死劲地鼓掌。

卡塔利娜望着马丁微笑，而且一再向他表示祝贺。

“好极了，好极了！”

“我们也全力以赴了。”他笑嘻嘻地答道。

卡洛斯·奥安多走到马丁身边，紧绷着脸对他说：

“卡乔要和你单独比赛……”

“我累了。”萨拉卡因答道。

“你不想赛啦？”

“不赛了。要是你想玩，你玩吧。”

卡洛斯又一次证实了他妹妹同情马丁后，心里感到更加恼恨。

卡洛斯·奥安多·德·奥尼亚特那一次回来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阴郁、狂热和凶暴。

马丁知道卡塔利娜的哥哥的这种仇恨，所以，每当偶然遇上他的时候，总是尽量避开他；这样一来，卡洛斯就更加恼火和愤怒了。

马丁也坐立不安，他在想方设法遵照特利亚戈里的忠告去干，去做生意。他已放弃了汽车司机的职业，与阿尔卡莱一道做一些走私买卖。

一天，奥安多家里的一位爱搬弄是非、说人闲话的老妈子去找他，告诉他说他的妹妹伊格娜西娅和奥安多家少爷卡洛斯勾勾搭搭。

要是堂娜阿格达察觉到这一点的话， she 会把伊格娜西娅辞掉的；如果这样，这件伤风败俗的事会把姑娘搞得声名狼藉。

马丁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真想去找卡洛斯，把他臭骂一顿，并和他决斗。但是后来，他想首要的问题是要避

免那些流言蜚语，于是就设想了几种办法。最后，他觉得最好还是去找他的朋友包蒂斯塔·乌尔维德。

以前他曾看见那位法国的巴斯克人多次和伊格娜西娅在一起跳过舞，并且觉得他对她有点儿爱慕。

在人们告诉了马丁上面那个消息的同一天，他来到了阿尔奇皮的面包房；乌尔维德就在这里干活。他找到了那个法国的巴斯克人，他正光着上身站在炉门那儿。

“喂，包蒂斯塔，”马丁对他说道

“怎么啦？”

“我要和你谈一谈。”

“你说吧，”法国人说道，一面用铲子在那儿干活。

“你喜欢我的妹妹伊尼亚西吗？”

“你这个家伙！……是的。看你问得多怪！”包蒂斯塔大声说道，“你就是因为这个来看我的吗？”

“你愿意和她结婚吗？”

“要是我有钱成家的话，我想是愿意的。”

“你大概需要多少钱？”

“大约八十或者一百个杜罗。”

“我给你。”

“干吗那么着急呢？伊格娜西娅出了什么事啦？”

“没有，但是我知道卡洛斯·奥安多正在追求她。而她又在他家里……”

指伊格娜西娅。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跟她讲，要是她愿意，就这么定了。我们马上就结婚。”

马丁与包蒂斯塔告别以后，第二天就去找他的妹妹，并把她的轻佻、愚蠢的行为训斥了一通。开始时，伊格娜西娅对于传到她哥哥耳朵里的那些流言蜚语还矢口否认，但是最后她承认了卡洛斯在向她求爱，不过她认为他的动机还是好的。

“动机是好的？”萨拉卡因大声说道，“可你这孩子是个笨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不过是想要诱骗你而已。”

“他对我说他将和我结婚。”

“而你就相信他啦？”

“我告诉他让他等着，我要问你一下，但是他回答我说，叫我什么都不要跟你讲。”

“当然罗。因为我会使他的打算落空。他想骗你，想败坏我们的名声，并且想让全城的人都瞧不起我们，原因是他恨我。我只想告诉你：要是那个教堂司事和你之间出了什么事，我就要剥你的皮、抽他的筋，而且，哪怕我一辈子服苦役，我也要去把他家的房子放火烧了。”

伊格娜西娅放声大哭起来；但是，当马丁告诉她包蒂斯塔想与她结婚而且他也有钱的时候，眼泪一下就止住了。

“包蒂斯塔想结婚？”伊格娜西娅惊讶地问道。

“对。”

“但是他没有钱！”

“他现在已经弄到钱了。”

和包蒂斯塔结婚的想法不仅使姑娘得到了安慰，而且似乎给她带来了美好的未来。

“那你要我干什么呢？离开他家吗？”伊格娜西娅一面擦眼泪一面问道，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不，最好你暂时还呆在那里，过几天包蒂斯塔去看堂娜阿格达告诉她他要和你结婚。”

兄妹俩就这样商定了。此后几天，卡洛斯·奥安多发现自己企图博取伊格娜西娅欢心的打算没有任何进展。星期天，他还在广场上证实了伊格娜西娅已经完全倾心于包蒂斯塔。姑娘和面包师两人整个下午都在那儿尽情地跳舞。

卡洛斯等到只有伊格娜西娅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便把她凌辱了一番，骂她卖弄风骚和虚伪做作。姑娘本来已经不怎么喜欢卡洛斯了，加上看到他这样粗暴，心里更对他产生了反感和恐惧。

没过几天，包蒂斯塔·乌尔维德来到了奥安多家，和堂娜阿格达谈了他和伊格娜西娅的事。在举行了婚礼之后，包蒂斯塔和伊格娜西娅俩便去法国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镇萨罗居住了。

第九章

卡洛斯怎样企图对 马丁·萨拉卡因进行报复

卡洛斯·奥安多因为恼恨和狂怒而病倒了。他的暴躁和傲慢的性格是无法忍受那种被别人击败的耻辱的。只要他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痛苦。

当卡洛斯企图勾引伊格娜西娅的时候，他心里对马丁的仇恨几乎超过了对姑娘的情爱。败坏她的名声，并使马丁的生活遭到不幸，这就是他的乐趣。实际上，萨拉卡因的冷静沉着、对生活的心满意足和得心应手地对付困境的能力，刺痛了这位阴郁而狂热的人。

此外，卡洛斯身上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是他的等级、地位和尊卑的观念；而马丁只想沿着生活的道路向前走，并不怎么注重这样的等级和社会地位。

这种勇气深深地刺痛着卡洛斯，他本想使马丁永远蒙受耻辱，让他承认自己低人一等。另外，由于他勾引别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他的脾气变得更加粗暴，心情也更

加忧郁了。

一天夜里——当时他因愤恨和狂怒而病倒后还没有痊愈，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便起床来到楼下的餐厅里。

他打开一扇窗户，把头探出窗外，宁静的夜空万里无云，月光把开满了雪片似的小花的苹果树树冠映照得刷白。桃树沿着墙壁伸出了它那缀满花苞的枝桠，好似一把把打开的扇子。卡洛斯呼吸着夜里的温馨空气。这时候，传来了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他便凝神倾听着。

原来是他妹妹卡塔利娜正从她房间的窗口和一个呆在果园里的人交谈。当卡洛斯弄清楚她是在和马丁谈话的时候，感到揪心的痛苦和无法发泄的愤懑。

他和马丁总是狭路相逢，似乎他们两人命中注定要互不相容和发生冲突似的。

马丁一面与卡塔利娜说笑，一面在向她叙述包蒂斯塔和伊格娜西娅在萨罗举行的婚礼，在这位法国巴斯克人的父亲家里摆的酒席，那个小镇的镇长发表的演说……

卡洛斯气得几乎要晕过去。马丁不但使他勾引伊格娜西娅的打算完全落空，而且反倒成了他妹妹的情郎，夜里还和她一起聊天，这把奥安多一家的名声都败坏了。特别是，尽管卡洛斯不愿承认这一点，马丁在与人们交往中不承认什么等级、而是企求和猎取一切的傲慢态度，最伤害他的感情，也最使他内心感到痛苦。

那个大街上的流氓是能够步步高升、飞黄腾达，成为富翁并与他的妹妹结婚的，而且他还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和理所当然的……这真是一件叫人恼火的事情。

卡洛斯本来想占有伊格娜西娅，然后把她抛弃，再当着马丁的面来炫耀自己一番。可现在，马丁却赢了他一着，使伊格娜西娅摆脱了他，而且还博得了他妹妹的爱情。

一个浪荡汉和小偷，居然嘲弄他这样一位有钱的绅士，名门世家的后代！而且更坏的是，这还不过是事情的开始，是他那光辉事业的开始！

卡洛斯被他的这些思绪折磨着，再也没有心思注意他们讲些什么。后来他听见一声接吻，一会儿又听见了树枝的摇曳声。

接着，他看到一个男子从树干上下来，穿过果园，翻过围墙就不见了。

卡塔利娜房间的窗户关上了，在这同一时刻，卡洛斯把手按在前额上，懊恨地想着已经错过的良机。这是干掉那个跟他捣乱的家伙的多好的机会啊！

只要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给他一枪，那个坏蛋就再也活不成了，他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野心，也休想摆脱他目前所处的境地了。如果把他打死，所有的人都将认为，那是他对一个剪径贼和强盗所采取的合法自卫行动。

第二天，卡洛斯便寻找他父亲的一枝双筒猎枪，找到

后偷偷地把它擦了擦，并且装上了打狼用的霰弹。他曾犹豫不决地想装上带弹头的子弹，但因为夜里很难瞄准，就决定选用颗粒粗大的霰弹。

当天夜里和第二天夜里，马丁都没有来；但是过了四天以后，卡洛斯觉察到他已经来到果园里了。当时月亮还没有出来，就因为这一点，使这个热恋中的剪径贼得救了。卡洛斯急不可待，一听到枝叶晃动的声音就端起枪瞄准射击。

借着枪弹发出的火光，他看到了马丁呆在树干上，便又朝他打了一枪。

接着，听到了女人的一声尖叫和一个人跌在地上的响声。卡洛斯的母亲和她的女仆们一个个惊恐万状，你呼我叫地从她们的房间里跑了出来，询问出了什么事情。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的カタリナ，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堂娜阿格达、卡洛斯和女仆们都来到了花园里。他们在树底下、地上和濡湿的野草上看到了几滴鲜血，但马丁已经逃走了。

“不用担心，小姐。”一名女仆对カタリナ说，“马丁已经逃走了。”

奥安多太太从他儿子那里弄清了一切之后，便叫堂费利克斯神父前来帮忙，替她出出点子。

他们企图让カタリナ明白，她的打算是荒唐的，但是姑娘性格倔强，并不想让步。

“ 马丁是来告诉我伊格娜西娅的消息的，因为他知道你们不喜欢他到我们家来，所以他才爬墙的。”

当卡洛斯得知马丁仅仅一只胳膊受了伤，而且缠上绷带后象一位英雄似的在城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感到怒不可遏，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他并没有敢到大街上去。

由于那一场谋杀，卡洛斯和卡塔利娜之间已经存在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了。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争吵，堂娜阿格达又把卡洛斯打发到奥尼亚特去了，而她则专门来看管自己的女儿。

第 一 部

冒 险 与 远 游

第 一 章

最后一次卡洛斯战争的序幕

对于有的人来说，谋生是件极其容易的事。他们有点象沿着斜面往下滚动的圆球一样，既不会碰到什么障碍，也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是由于他们的才智、本能或运气吗？这些人自己认为是由于他们的本能或才干；而他们的敌人则说是出于意外或侥幸。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有些人虽然有极强的生活能力，聪明的头脑，旺盛的精力和健壮的身体，可总是停滞不前，到处碰壁。

有这样一句巴斯克谚语说：“勇敢能吓跑厄运”。当一个人交好运的时候，那确实如此……

萨拉卡因是个走运的人；他想做的事情没有哪一桩不是一帆风顺的。做生意、走私、谈情说爱、玩球……他做的主要是贩卖骡马的生意，在达克斯买进牲口，然后通过阿尔杜伊德斯或者龙塞斯瓦列斯山口这两个地方进行走私活动。

他的合伙人叫卡皮斯顿，绰号“美洲佬”。这是个头脑十分机敏、已经上了年岁的人，大家虽然都知道他是加斯科尼人，但还是叫他“美洲佬”。他所以有这样的绰号，是因为他曾在美洲混过很长时间。

包蒂斯塔·乌尔维德，这位阿尔奇皮面包房昔日的面包师也多次参加过他们的探险活动。不论是卡皮斯顿还是马丁，他们都以圣让皮德波山口附近的萨罗镇为歇脚点，伊格娜西娅和包蒂斯塔就居住在那里。

象卡皮斯顿和马丁那样熟悉苏加拉穆迪一带边界上的伊班特利，阿特丘里亚、阿尔科伦斯和拉拉特科埃吉亚这些山间隘口的人并不多。他们两人曾经多次来往于梅阿卡和乌尔达克斯，伊斯佩吉和圣埃斯特班德巴伊戈里，比里亚图和恩达尔拉萨，埃洛列塔、拉班卡和贝尔达里斯之间的这些通道上。从富恩特拉比亚到瓦尔卡洛斯，在巴斯克与纳瓦拉交界线上的几乎所有村镇里，都有个把为他们做走私买卖的代理人。他们也慢慢地熟悉了拉伦山山坡上的那些羊肠小道，而纳瓦拉东部那些夹在伊拉蒂和奥里森林之间的高原草地，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卡皮斯顿和马丁过着一种动荡不定和充满危险的生活。对马丁来说，特利亚戈里老头的箴言乃是他生活的信条。当他处于被缉私队队员包围的困境时，当他深更

法国西南部人。

半夜在山上迷了路的时候，当他自己需要奋发努力的时候，他就想起老头儿说的“要坚强，要永远坚强！”这句话时的语调和神情。于是，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做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做的事情。

马丁有着沉着、冷静的性格。他善于估量险情和观察事物的真实情况，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惊慌失措。一个人无论做生意还是打仗，都需要冷静。

马丁的脑子里开始装满了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发现自己的同胞们都是些落后分子和狂热之徒；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堂卡洛斯一旦发动战争，必将取得胜利。

几乎整个法兰西的南部地区都持这样的看法。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西班牙边境上的一些区长和其他官员都对武装叛乱分子大开绿灯，卡洛斯分子的头目们个个身穿军服，肩佩指挥官的徽章，坐着埃利松多牌汽车，沿阿尔杜伊德斯、圣埃斯特班德巴伊戈里和阿尼奥亚一带游逛。

除了骡马之外，马丁和卡皮斯顿还把武器和制造炸药、子弹和炮弹的材料运到吉普斯夸和纳瓦拉的几个地方，甚至还把一门普法战争中抛弃的而被法国政府卖掉的大炮运过了边境。

卡洛斯分子的委员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展它的活动。马丁和卡皮斯顿通常都是与巴荣纳的委员会接洽生意，但是，有时也得同帕乌的委员会接触。

他们曾多次把装满武器的木桶交给打扮成放牛娃的年轻卡洛斯分子。这些人把木桶装上车子，然后运进西班牙境内。

“这是里奥哈酒。”他们运到镇上时常常开玩笑地敲着木桶这样说，而作为同谋者的镇长和秘书则为他们大开绿灯。

他们也经常把造子弹的铅锭装在用瓦片覆盖的车上。

大量的征兆和迹象表明，战争即将爆发。神父、镇长和地方上的权贵们都在忙着做准备。当人们经过一座村镇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人象过狂欢节一样用巴斯克语这样喊叫道：& Noiz Zuazte? (你们什么时候走?)这就是说：什么时候到乡下去？

在吉普斯夸，也流行着一首用巴斯克语唱的歌曲，这首歌暗示着战争即将发生，歌名是“Guguerá”(《是我们》)，歌词是这样：

独 唱

Bigarren chandan
aditutzendet
ate joca dan dan.
Ate onduan
mor bait dago ta

galdezazu norman.

(我第二次听到有人在笃笃地敲门。大门旁站着一个人。他问是谁在敲门。)

合 唱

Ta gu guerá
Ta gu guerá
gabiltzanac
gora berá
etorri nayeán onerá.
Ta gu guerá
Ta gu guerá
Quirlis Carlos
Carlos Quirlis
ecarri nayeán onerá.

(是我们，是我们这些上下走动的人，大家想来这里。是我们，是我们，基尔利斯·卡洛斯，卡洛斯·基尔利斯，我们想把您带到这里。)

当各省正在组织和准备一场残酷血腥的战争时，政治家和演说家们却在马德里兴高采烈地卖弄咬文嚼字的

本事。

.....

五月的一天，马丁、卡皮斯顿和包蒂斯塔出发到维拉去。奥安多夫人在阿尔萨特区有一座房子，她已经去那儿了，并准备在那里住一段时间。

马丁想同他的未婚妻谈一谈，卡皮斯顿和包蒂斯塔陪同他一道前往。他们从萨拉出发，沿着一条深深的水渠，走到利苏尼亚加，再由那里去伊列库埃塔区。

马丁有奥安多家的一个女佣人的帮忙，这位同情者给他提供了与卡特利娜交谈的方便。马丁留在阿尔萨特时，卡皮斯顿和包蒂斯塔两人来到了维拉。

就在那同一个时候，王位觊觎者堂卡洛斯·德·博尔冯在卡洛斯派将军和一些法国的旺代人组成的参谋部的簇拥下来到了维拉。

有人念了一篇充满爱国主义情感的训词，接着，堂卡洛斯又把训词的结尾部分重复了一遍，并高呼道：

“今天，五月二日，是国顷(庆)节！打捣(倒)歪个(外国)人！”

歪个(外国)人指的是阿马德奥·德·萨博亚。

卡皮斯顿和包蒂斯塔在人群中走来穿去。有人说那些老爷中有一位是著名的旺代人将军的后裔卡特利诺；

阿马德奥·德·萨博亚(1845—1890)：意大利国王维克多·罗努埃尔的次子，一八七〇年被推为西班牙国王，一八七三年退位。

人们也提到了巴罗特伯爵和纳瓦拉的一位侯爵。

当马丁达到维拉时，发现广场上驻满了卡洛斯分子。

包蒂斯塔告诉他说：

“战争已经开始了。”

马丁陷入了沉思。

马丁、卡皮斯顿和包蒂斯塔又沿着萨拉的那条水渠返回法国；一路上包蒂斯塔常嘲讽似地喊道：“打倒（倒）歪个（外国）人！”战争就这样开始了。萨拉卡因在思考着它的发展趋势和对他与卡特利娜的爱情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

马丁、包蒂斯塔和卡皮斯顿 是怎样在山上过夜的

冬天的一个夜晚，三个人牵着四匹膘肥体壮、驮着一包包东西的骡子往前赶路。下午，他们从萨罗镇出发，沿着一条汇入尼韦尔河的小溪穿过草地后，朝拉仑山的山顶走去，途中，当走到一座茅屋跟前时，便在那里停下来用晚餐。

这三个人就是马丁·萨拉卡因、加斯科尼人卡皮斯顿和包蒂斯塔·乌尔维德，他们运的是一批军服和军大衣。

这些走私物品是运往莱萨卡的，卡洛斯分子将在那里接收这批货物。

三个人在茅屋里用过晚饭后，牵出骡子继续赶路，沿着拉仑山往上走去。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天空飘起了雪花。大路和小径一片泥泞，行走时脚下不停地打滑，有时一头骡子陷进

齐肚深的泥水坑里，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牲口驮着沉甸甸的货物，他们无法走那些羊肠小道，只好走距离较远的大路，所以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当到达山顶走进一个山间隘口时，这几个赶路的人突然遇上了一场暴风雪。

他们已经到了边境线上。这时候，雪越下越大，很难再往前赶路了。三个人只得牵住了骡子，卡皮斯顿留下来照料牲口，马丁和包蒂斯塔分头去看看附近是否能找到一间茅屋或者牧羊人的草棚避一避风雪。

萨拉卡因发现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关着门的缉私队住的茅棚。

“喂！喂！”他喊道。

里面没有人答应。

马丁使劲推开了用一只钉子钉上的大门，走进了茅屋，随即又跑回去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了他的朋友们。骡子驮的货物里有毛毯，他们铺开毯子，一端系在缉私队的草屋上，另一端系在树杈上，搭起了一座临时牲口棚。

安顿好货物和骡子后，三个人走进缉私队的屋子，点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转眼间包蒂斯塔用松树皮扎了一枝火把，那间小茅屋被照得通明透亮。

为了等候暴风雪过去，他们在火堆旁边坐下来消磨时间。卡皮斯顿随身带着一个酒葫芦，里面装满了阿尔马格纳克烧酒。三个人在酒里搀上水，在火上温热以后一道喝了起来。

不一会儿 他们自然而然地谈起了战争。当时 卡洛斯派正在得势，并且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纳瓦拉地区，卡洛斯派不断取得进展。西班牙共和国则经历着一场灾难。报纸上谈论着马拉加的谋杀案，阿尔科伊的纵火案，以及士兵们不服从长官的命令和拒绝打仗等一类的事情。这真叫人丢脸。

卡洛斯分子占领着被自由派丢弃的一个个乡镇，他们已经进入了埃斯特里亚。

在比达索瓦河的两岸，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法国的边境地区，人们对凯 觎王位者的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

卡皮斯顿和包蒂斯塔举出了参加那个派别的一些熟人。这些人大多是年轻小伙子，但也有不少是上了岁数的人。他们一一列数了这些人的名字。

那儿有埃斯佩莱塔的胡安·埃切维里加拉伊，阿尼奥亚的托马斯·阿尔班多斯 萨罗的铁匠莱鲁姆布罗 伊里萨里的埃切瓦里亚，乌鲁尼亚的麻鞋匠加尔帕尔萨罗索，奥斯塔瓦特的屠夫梅阿鲁贝里，阿斯卡因的米格尔·拉腊尔德，阿尔阿穆斯一个村庄里的小伙子卡里卡布罗，阿斯卡拉特的糖果商的儿子乔班迪德吉，阿斯帕伦百货商店的两名伙计佩伊罗阿德和拉福尔切特。

“这帮亡命之徒！”在一旁听着的马丁嘴里嘟囔道。

卡皮斯顿和包蒂斯塔继续列数着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在那儿还有梅阿林的那个博尔达戈里，乌尔达克斯

的阿丘卡罗，查克苏的即兴诗人埃特切温，奥塞斯的加涅科埃恰，阿斯帕拉因的比斯伊尼奥，布里斯库斯的利斯图里亚，波尔塔莱斯的雷贝纳克，圣帕莱斯的业主和莫雷昂的勒巴·德·阿尔马尼阿克男爵，比里亚图的教堂司事德切萨里，巴尔库斯的吉维莱吉塔，恩达亚的伊图尔维德，阿尔蒂库萨的矿工埃切门迪，圣埃斯特万德拜戈里的石匠乔科阿，埃查拉尔的捕鸽人加拉伊斯，埃斯特伦苏比伊的樵夫塞托阿因，乌雷佩尔的牧人伊苏里维雷以及苏加拉蒙迪的奇基尔迪。

巴斯克人继承着他们种族的传统倾向，在为捍卫旧事物、反对新事物而战。历史上他们曾这样反对过罗马人、哥特人、阿拉伯人以及卡斯蒂利亚人。他们一向支持旧习惯，反对新思想。

巴斯克尼亚和纳瓦拉的这些村民和上了年纪的绅士们，比利牛斯山两边山麓的这些乡村半贵族，对那个粗俗的、异邦的和外国化了的博尔冯^①深信不疑，并准备为满足这个荒唐可笑的冒险家的野心而豁出自己的性命。

法国的王权拥护者们把他看成是又一个恩里克四世^②，因为贝亚恩^③以前曾经出过波旁家族，统治了西班牙。

卡洛斯·玛丽亚·伊西德罗·德·博尔冯(1788—1855) 西班牙卡洛斯运动奠基者。

② 恩里克四世(1553—1610)：一五八九年在一六一〇年为法国国王，同时为西班牙纳瓦拉王国的国王。

③ 法国古省名。

牙和法国，他们幻想卡洛斯七世将在西班牙赢得胜利，同时推翻那个该死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赐予纳瓦拉以特权，使它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且重建罗马教皇的皇权。

萨拉卡因感到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并且认为法国人是一帮卑鄙的家伙，因为如果他们想打仗的话，应当在自己的国土上打。

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卡皮斯顿认为，战争无论在什么地方打起来，总是残暴野蛮的事。

“和平 人们所需要的是和平。”加斯科尼人补充说，“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人们才能工作和生活。”

“哎 和平！”马丁反驳他说：“最好还是战争。”

“不，不！”卡皮斯顿说，“战争纯粹是桩残忍的事情。”

他们就这样争论着，由于那个加斯科尼人更有知识，所以引证的论据更有说服力，但包蒂斯塔和马丁却辩解道：

“是的 这一切都是事实，不过战争也是壮丽的。”

两位巴斯克人具体说明了他们认为是壮丽的那些东西。两人的心里都怀着天真而又勇敢、幼稚而又野蛮的幻想。想象着自己率领着一小股人在纳瓦拉和吉普斯夸的山上神出鬼没地进行伏击，或是进攻，或是逃遁；或藏身于灌木丛中，或急行军于大路上，或放火焚毁仇人的住宅……

那是多么痛快、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啊！当教堂里起钟声时，他们头戴压到眉毛的贝雷帽，腰佩马刀，骑着

马走进村庄。在逃脱一支比他们强大的部队后，看到绿色的田野中如何出现了他们藏身的那个村子里的钟楼；他们英勇地守卫着一条战壕，在 滋滋作响的枪声中竖起了战旗，当手榴弹落在几步远的地方爆炸时，他们依然镇定自若，然后掉转马头，率领着那帮人合着战鼓的节奏前进……

那该多么激动人心啊！包蒂斯塔和马丁想象着进攻和逃跑、在村镇的节日里跳舞和在市政府大楼行窃时的那种快乐情景，想象着在山里埋伏、沿着潮湿的小道逃跑以及睡在茅屋里干草铺上所感到的那种乐趣。

“野蛮！野蛮！”加斯科尼人对他们所说的这一切这样反驳道。

“什么野蛮！”马丁大声嚷道，“难道一定要永生永世当奴隶、种土豆和喂猪不成？我宁愿打仗。”

“你干吗喜欢打仗 为了抢劫吧。”

“你别讲了，卡皮斯顿！你是个商人。”

“商人又怎么啦？”

“你和我都靠帐本来拐骗。拦路抢劫和靠帐本拐骗相比 我更喜欢拦路抢劫的人。”

“如果做生意算拐骗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社会可言了。”加斯科尼人反驳说。

“那又会怎么啦？”马丁问道。

“城市就要完蛋。”

“我认为城市是穷人们造起来而供豪强们掠夺的。”

马丁怒气冲冲地说道。

“这种说法是跟人类作对。”

马丁耸了耸肩。

午夜过后不久，雪不下了，卡皮斯顿吩咐大家出发。这时天空已经布满了星斗。行人的双脚踩进雪里，感到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

“唱支歌吧，朋友们！”加斯科尼人说道，他感到非常悲伤，但心境却十分宁静。

“别让人家听见了，”包蒂斯塔提醒道。

“甭管它。”加斯科尼人说，并唱道：

¡ Oan ! ¡ Oan ! lus de deuan
lus de darrer que seguirán.
Lus de darrer oan, oan,
que seguirán a trot de can.

（前进！前进！走在前面的人和跟在后面的人。走在后面的人，前进！前进！象小狗一样迅捷。）

这是一首用来调整步伐的古老的加斯科尼歌谣，在平地上行军时非常合适，而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就不怎么适宜了。

包蒂斯塔在巴斯科尼人的鼓励下唱了一支法国巴斯克地区的歌曲，歌词是这样：

Gau erdi da
errico orenean
iñon ez da
arguiric lurrean
ez diteque
mendian adi deuzic
aicearen
arrabotza baicic.

(在村里时钟上的午夜时分，大地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丝亮光，山上只能听到呼啸的风声。)

包蒂斯塔唱的这支歌十分伤感，马丁吼叫了一声，这声音犹如一阵狂笑，又好似烈马的嘶鸣，最后又变成了一声冷笑。卡皮斯顿象是抗议似地唱道：

Del castelet a l'aube
sort Isabeu,
es blanquette sa raube
como la neu.

(黎明时分，伊萨贝尔离开了小小的城堡，她身穿的衣服象雪花一样洁白。)

马丁和包蒂斯塔不喜欢加斯科尼人唱的民歌，他们觉得这两首歌听了令人讨厌，而他也同样不喜欢他的朋友们唱的那些歌，觉得这些歌包含着恶意。他们各自谈论着自己故乡的秀丽景色，又从民歌谈到了风俗习惯和自然资源。

天色慢慢破晓了，当他们快到维拉城的时候，听到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声。

“这儿发生什么事啦？”他们互相询问着。

隔了片刻，又听到了一阵枪声和悠扬的钟声。

“得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们商定后认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卡皮斯顿牵着四匹骡子往回走，朝他们曾在那儿过夜的缉私队的茅屋慢慢地走回去，如果维拉城平安无事，包蒂斯塔和萨拉卡因便立即返回来。假若两小时以内他们还没有回那儿，卡皮斯顿就越过边境，躲到法国的阿斯卡因或萨拉去，哪儿能躲就躲在哪儿。

骡子又返回山间隘口，而萨拉卡因和他的妹夫则沿着一条直线往山下走去。他们冒着跌入悬崖里去的危险时而跳跃时而雪地上滑行。半小时以后他们来到了阿尔萨特大街，此时店铺的门还没有开。

他们在一家熟悉的旅店门口叫门。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人出来开门，最后，店主胆战心惊地出来了。

“出什么事啦？”萨拉卡因问道。

“神父的那一伙人又到维拉城里来了。”

包蒂斯塔和马丁都知道这位神父的名声，并知道他
与几位卡洛斯派将军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两人一致认为，
只要那个身穿长袍的头目带着他手下的人在那儿活动，他们
要把这批走私物品运到维拉或雷萨卡都是危险的。

“我们马上去通知卡皮斯顿。”包蒂斯塔说道。

“好吧，那你去！”马丁回答说：“我马上会赶上你的，
你走吧。”

“你要干什么去？”

“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卡特利娜。”

“我等你。”

卡特利娜和她的母亲住在阿尔萨特大街的一座豪华
的宅第里，马丁走上前去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位早已认
识的女仆，他向她打问道：

“卡特利娜在家吗？”

“在家……请进。”

他走进了厨房，房间倒挺宽敞，但光线略显暗淡。宽
阔的壁炉架周围，用钉子固定着一块熨得干干净净的白
布。壁炉中间吊着一根粗黑的铁链，末端的钩子上挂着一
口小铁锅。壁炉的一侧摆着一张石头矮凳，凳上并排地放
着三只木桶，木桶上的铁箍宛如银制的那样闪闪发光。墙
壁上挂着几只暗红色的铜制平底锅和厨房里的所有用具——
从平底锅和长柄勺直到同样挂在墙上作为炊具之一的加热
器。

厨房里这种井井有条的摆设与外面乱烘烘的气氛相比，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和反常。

女仆已经上楼了，过了一会儿，卡塔利娜身裹一件大披巾从楼上走了下来。

“是你吗？”她呜咽着说道。

“是的，出什么事啦？”

卡塔利娜哭哭啼啼地告诉他说，她的母亲身患重病，哥哥跟卡洛斯分子走了，她自己将要被送到修道院去。

“要把你送到哪儿去？”

“我不知道，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你一有消息就写信告诉我。”

“好吧，你别操心。马丁，你快点走，我母亲可能听见了我们在交谈。她刚才听到了枪声，心里非常害怕。”

果然，没隔多久，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喊道：

“卡塔利娜！卡塔利娜！你在跟谁说话啊？”卡塔利娜伸出一只手来，马丁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她把脑袋依在未婚夫的肩上，当听到又一次呼唤她时，她才上楼去了。马丁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身影，过了一会儿，他打开大门，接着又不慌不忙地把门关好。走到大街上时，他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包蒂斯塔正在与三个武装人员高声争论，看样子他们对他的态度似乎不很友善。

“怎么啦？”马丁问道。

事情非常简单，那三个人都属于神父领导下的那伙人，他们直截了当地向包蒂斯塔·乌尔维德提出了两条

供他选择的出路：

“要么参加我们的游击队，要么把你抓起来，用棍棒揍你一顿作为犒赏。”

马丁本想冲上去保护他的妹夫，但这时看到大街的一头又出现了五、六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另一头还有十来个人等候在那儿。马丁立即本能地意识到，在当时的处境下，除了忍气吞声外，没有别的办法。他装出一副挺高兴的样子，用巴斯克语对包蒂斯塔说道：

“真见鬼，包蒂斯塔，以前你不是想参加游击队吗？难道我们不是卡洛斯派的人吗？现在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那三个人中的一个看到萨拉卡因如此解释，满心欢喜地高声说道：

“好极了，这是我们的人，你们两人都跟我们走吧！”

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乡下人，穿一身破军装，嘴上叼着一个陶制的烟斗，看上去象是个当官的，别人都叫他卢斯奇亚。

马丁和包蒂斯塔跟着那几个带枪的小伙子从阿尔萨特来到了维拉，并在一所住宅跟前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名哨兵。

“让他们下来，让他们下来！”卢斯奇亚对他手下的人说道。

四个年轻人随即走进了门厅，接着又上楼去了。

在这同时，卢斯奇亚向马丁问道：

“你们是哪儿人？”

“萨罗人。”

“是法国人吗？”

“是的。”包蒂斯塔回答说。

马丁不愿意说他不是法国人，因为他知道，说自己是法国人可能会受到保护。

“好好，”那个军官嘟囔道。

那四个走到屋子里去的游击队里的乡下人，这时候带来了两个老头。

“把他们捆起来！”那个嘴上叼着烟斗的乡下人对卢斯奇亚说道。

他们拿来了游击队里的一个战鼓和一只筐子，并把那两个老头儿捆了起来。

“他们干了什么啦？”马丁向一名头戴条纹布贝雷帽的游击队士兵问道。

“他们是叛徒。”那人回答说。

“一个是学校的教员，另一个原先是神父领导下的游击队员。”

两名受害者光着上身被捆绑着，执行处分的人是那个头戴条纹布贝雷帽的小伙子。他把袖子卷得高高的，顺手操起了一根棍子。

那个教员苦苦哀告道：

“我们确实是自己人哪！”

那个前游击队员什么话也没讲。

他们既无法上诉，也得不到别人的怜悯。教员刚挨了

第一棍就昏过去了。另一个人，那个曾经当过神父的副官的一声不吭，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打在身上的棍棒。

卢斯奇亚跟萨拉卡因聊了起来，萨拉卡因对他编造了一套又一套的谎话。譬如，说自己在乌尔达克斯附近的一个小山洞里藏了三十多枝新式步枪。对方一面听着，一面不时地带着浓重的鼻音对执行他命令的人说道：

“¡ Jo! ¡ Jo! （ 揍 !揍 !）”

于是棍子又落到了那两个剥去上衣的人的脊梁上。

第 三 章

神父的游击队里的几个强硬分子

一阵棍棒打完之后，卢斯奇亚下令出发，那十五到二十个人便沿着一条经过阿戈尼亚山坡的道路朝奥亚尔松走去。

队伍分成两组出发：马丁在第一组，包蒂斯塔在第二组。

游击队的那些人相貌都不难看，也不是满脸杀气的样子，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象是本地的农民，几乎都穿着一身黑衣服，头戴蓝色小贝雷帽；有几个人脚上没穿长统靴，而是登着齐腿的羊皮便鞋。

队长卢斯奇亚是神父手下的一名副官，同时兼任他的黑色警卫队的头子。毫无疑问，他是深得那位首领的信任的。卢斯奇亚高高的个儿，瘦骨嶙峋，长着一只大得出格的鼻子，肌肉精瘦而干瘪。

卢斯奇亚的那张脸庞给人的印象总好象是从侧面看上去的一样，喉结显得细尖而突出。

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是个善良的人，很会取悦于别人，性格也很开朗。毫无疑问，他认为把马丁和包蒂斯塔弄到手是个巨大的收获，不过，他们对他们并不信任，虽则没有把他们当俘虏看待，但让他们两人分开了，而且不允许他们私下交谈。

卢斯奇亚自己也有几个侍从：普拉斯切乌、贝尔查和号手拉萨拉。普拉斯切乌是个身体粗壮的小伙子，长着一脸大胡子；他脸色红润，总是乐呵呵的。从他的言谈来看，脑子里想的尽是大吃大喝一类的事。一路上他的话题没有离开过菜肴和食物，不是谈从某个镇上的神父或某个镇上的教员那儿抢来的晚餐，就是说在这个村子里吃的烤羊羔以及在某个酒铺里搞到的苹果酒。对普拉斯切乌来说，战争只不过是一顿又一顿的美餐和一次又一次的开怀痛饮。

贝尔查和号手拉萨拉陪伴着包蒂斯塔。

贝尔查因为个子长得小，加上皮肤黝黑，别人都叫他“小黑子”。号手拉萨拉的前额上有一道紫色的伤疤，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外号是因为他当过监工，监工们是用号声表示上班和收工的信号的。

午夜时分，那批游击队员到达了阿里丘莱吉，这是奥亚尔松附近的一个山村。他们走进了紧挨着山庙的一间茅屋。

这间屋子是神父的大本营，弹药库就设在那里。

首领没有在，看守茅屋的是一支大约由二十人组成

的预备队。萨拉卡因和包蒂斯塔吃完分得的一份蚕豆后，便躺在一张舒适的干草铺上睡觉了。

第二天一清早，他们俩感到有人把他们从睡梦中推醒，起床后便听到了卢斯奇亚的声音：

“喂 我们走吧！”

这时候天色依然是黑乎乎的，游击队很快就作好了出发的准备。中午，他们在法戈亚加停留了一会儿，傍晚时分来到了安多阿因附近的一家小客栈，在那儿停下来休息。大家走进了厨房，因为据卢斯奇亚说，神父就在那儿。

果然，隔了一会儿卢斯奇亚来传唤萨拉卡因和包蒂斯塔。

“你们进去吧！”他对他们说道。

三个人沿着楼梯上了阁楼，在门口叩了一下房门。

“可以进去吗？”卢斯奇亚问道。

“请进。”

尽管萨拉卡因是个有胆量的人，这时浑身也感到了一阵轻微的颤抖，但是他依然昂首挺胸，满脸微笑地走进了房间，而包蒂斯塔则是一肚子的牢骚。

“由我来讲，”马丁对他的妹夫说道，“你什么都别说。”

在提灯的亮光下，房间里被照得清清楚楚，天花板上挂着一串串玉米棒子，中间放着一张松木桌子，桌边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便是神父，另一个是他的副官，一个绰

号叫肥皂商的头目。

“晚上好！”萨拉卡因用巴斯克语说道。

“晚上好！”肥皂商态度和蔼地回答说。

神父没有答理，他正在看报。

这个人生就一副五短身材，体高不及腰粗，相貌平庸无奇，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他的唯一特点是他那对斜眼放射出的严厉而令人生畏的目光。

几分钟以后，神父抬起眼睛说道：

“晚上好！”

接着又继续看报。

所有这一切有点象是故意安排出来吓唬人似的。对于这一点，萨拉卡因心里是明白的。他显得若无其事，泰然地瞧着神父。神父戴着一顶压到前额的黑色贝雷帽，好象生怕别人瞧见他的眼睛似的。他蓄着又硬又长的胡须，留着短短的头发，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身上穿一件黑色的外衣，钮扣扣得严严的，两腿之间放着一根拐杖。

这个人与那些嗜血成性者、杀人犯和刽子手一样，具有令人难以捉摸的特性。他的残忍和野蛮在整个西班牙都是闻名的。这一点他自己知道，也许他为自己的名字能使别人感到恐惧而骄傲。实际上，他是个病病歪歪、身患瘕病的可怜的恶棍。他深信自己在替天行道。据说他生在一条沟里，在埃尔杜阿延接受了神职，并在托洛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弄到了一间房子。一天，正当他在做弥撒时，有人前去抓他，这位神父借口去脱圣衣，结果跳窗

逃跑了，后来他便开始组织游击队。

萨拉卡因和包蒂斯塔的到来以及他们表现出的镇定自若的神情，使这个阴险毒辣的人颇为惊异。他连瞧也没有瞧他们一眼便这样问道：

“你们是巴斯克人吗？”

“是的。”马丁朝前走了一步答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走私武器。”

“卖给谁？”

“卖给卡洛斯派的人。”

“和哪个委员会联系？”

“和巴荣纳的。”

“你们带来的是什么步枪？”

“贝尔当枪^①和夏斯波枪。”

“你们真的把武器藏在乌尔达克斯附近吗？”

“那儿有 别的地方也有。”

“你们要把它带给谁？”

“带给纳瓦拉人。”

“好吧，我们去找这些武器。要是找不到就枪毙你们。”

① 一种枪名，名称来历不详。

②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四年法国军队用的步枪。因由法国军械家夏斯波(1833—1905)所发明 故而得名。

“行。”萨拉卡因冷冰冰地说道。

“你们走吧！”神父说，由于他没能把这两个跟他谈话的人吓唬住而显得有些不悦。

他们出来走到楼梯口时，肥皂商走到了他们的跟前。

这个人有一副军人的风度，待人和蔼可亲，很有涵养。

他曾经当过宪警。

“你们别害怕，”他说道，“如果事情办得好，是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我们一点也不害怕。”马丁回答道。

他们三个人来到客栈的厨房里，肥皂商走到了正在那儿等着吃饭的游击队员们中间。

肥皂商、卢斯奇亚、贝尔查、号手拉萨拉以及被人称为安丘萨的一个胖子坐在同一桌上。

肥皂商不愿与普拉斯切乌坐在一起。他说，如果让这个没有教养的家伙先吃的话，他会一点儿都不给别人剩下的。

由于这样的原因，游击队里一位姓丹特查里的前神学院学生又被称为大学生的年轻小伙子，想起了一首比林奇创作的《肉汤歌》，因为作者在歌词里讥讽的是一位馋嘴的神父，他唱这支歌的时候只好压低嗓门，以免被那位首领听见。

客栈老板送来了晚饭及几瓶葡萄酒和苹果酒。从阿里丘莱吉到这儿的长途跋涉，使他们胃口大增，一个个都

象饥饿的虎狼一样朝菜肴猛扑过去。

正当他们用晚餐时，有人在叫门。

“谁？”客栈老板问道。

“是我，一位朋友。”门外的人回答说。

“你是谁？”

“我是疯子伊平萨。”

“请进。”

门打开后，老乞丐走了进来。他身上裹着一件棕褐色的大衣，一只袖子扎紧了袖口权充口袋。大学生丹特查里认识他，说他是卖唱片的；人们都把他看作疯子，因为他在唱歌跳舞的同时，还朗诵歌词。

疯子伊平萨在桌旁坐了下来，客栈老板把吃剩的晚饭都倒给了他。过了片刻，他走到了围坐在壁炉旁的那些游击队员们的跟前。

“你们不想买一张唱片吗？”他问道。

“你带什么唱片来了？”大学生问他。

“多着呢。有妻子抱怨丈夫的，有丈夫埋怨妻子的，佩略·霍塞佩……”

“这都是老掉牙的歌了。”

“我还有《啊 佩皮托！》以及主仆之间唱的歌儿。”

“那是自由派的歌曲。”丹特查里说道。

“我不知道。”疯子伊平萨回答说。

“你怎么不知道？我看你不是个地地道道的正教徒。”

“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想买唱片啦？ ”

“ 好吧 不过你得回答 你是正教徒还是异教徒？”

“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不知道。”

“ 你对三位一体是怎么看的？”

“我不知道。”

“ 你怎么不知道？你敢这样说！圣灵由何而来？来自圣父还是圣子，或是同时来自二者？或者你认为它和圣父或圣子的圣体是共在的 是吗？”

“ 关于这些我什么也不懂。你们要听唱歌吗？你们不愿意向疯子伊平萨买唱片听吗？”

“ 哎，那你不回答问题罗？那你就是个异教徒。Anathema sit^①。你被开除出教了。”

“ 我 我被开除出教？”伊平萨惊恐万状地说道，同时往后倒退了几步，举起了手中的白拐杖。

“ 行了 行了。”卢斯奇亚对大学生高声嚷道，“别再开玩笑了。”

普拉斯切乌往壁炉里加了几捧干树枝，火花欢快地向四处迸溅。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玩起了纸牌。包蒂斯塔为了炫耀他那清脆悦耳的嗓音，唱了几支短小的民歌。

大学生丹特查里向包蒂斯塔挑战，提议比赛朗诵诗歌，他接受了挑战。两人便以这样的迭句开始了比赛：

拉丁文，意即：“你被逐出教门了。”

Orain esango dizut
nic zuri eguia.

(我这就把真情对你吐露。)

为了使诗句押韵，他们胡诌了一连串的蠢话，而荒唐的闹剧又激起了聚会者的热情。

两人都赢得了人们的喝采和鼓掌。接着，丹特查里又说他能模仿女高音的嗓子，包蒂斯塔便与他合唱了一支歌，开头这样唱道：

Marichu, ¿nora zuaz
eder galant ori?

(玛丽亚 你如此美丽 要去哪里?)

包蒂斯塔演小伙子，丹特查里演姑娘。两人风趣而又天真的问答，使在场的人感到了无穷的乐趣。

接着，包蒂斯塔唱了索尔地区的一支优美的歌曲，歌词这样说道：

Urzo churia errazu
Nora yoaten cera zu
Ezpaniaco mendi guciac

Elurrez beteac dituzu
Gaur arratzean ostatu
Gure echean badezu.

(白鸽，请告诉我，你要去哪里？西班牙所有的山山岭岭都盖满着白雪。如果今晚你想有个栖身之地，那就请来我的家里。)

游击队员们一个个拍手叫好，但是，与这支浪漫主义歌曲相比，他们更喜欢刚才的那首二重唱。正因为这样，肥皂商向疯子伊平萨买了一张唱片，这是比林奇创作的一首新歌的歌词 名叫《胡安·比森塔·奥拉维》配的是一支名叫《啊 佩皮托！》的民歌的曲调。

比林奇的这支歌是一首描写一家房东老板和他企图勾引的房客的女儿之间对唱的情歌。

大学生穿上客店老板娘的一条衬裙，头上扎一条头巾；包蒂斯塔戴着一顶不知道是从哪儿找来的礼帽。两人唱起了比林奇的这首天真纯朴的二重唱。人声如此喧闹，以至歌手们不得不中止了演唱，因为神父在楼上大声叫喊，说他们搞得他不能安眠。

大家各自找地方睡觉去了，马丁用法语对包蒂斯塔说道：

“喂，小心点儿！做好准备，一有合适的机会咱们就逃走。”

包蒂斯塔赞同地点了点头，表示不会把这件事忘掉。

第 四 章

何塞·克拉卡斯奇的几乎 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接连下了两天雨，游击队员们除了呆在客栈里外，只在附近作了几次侦察；无论马丁还是包蒂斯塔再也没有见到过神父。毫无疑问，除非情况严重，他是不会露面的。

由于这么多人闲着无事可做，他们自然而然地坐在壁炉旁闲聊了起来，讲述一些趣闻奇事消磨时光。

游击队里有个托洛萨的小伙子，神情十分忧郁，总是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或者拉拉手风琴，对别的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个年轻人叫何塞·卡科奇皮，有几个人在背地里称他为何塞·克拉卡斯奇，用西班牙语来说就是何塞·“脏鬼”。

马丁和包蒂斯塔曾经几次问他，是什么事情使自己这样愁眉苦脸：是不是牙疼，是不是消化不良，家庭不和或者膀胱有什么毛病。对于所有这些询问，那个绰号叫

克拉卡斯奇的卡科奇皮总是回答说没有什么，但是他那副长吁短叹的样子，却好象所有这一切灾难都同时降临在他的身上一样。

由于这位卡科奇皮是个神秘的人物，马丁便向大学生丹特查里打听——因为他也是托洛萨人——是否知道他这位同乡和好友的身世，这位前神学院的学生说道：

“如果你们什么都不对他讲，那我就把何塞的经历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不去取笑他。”

“我们不会取笑他，也不会告诉他任何事情。”

丹特查里讲的是卡斯蒂利亚语，并且带着神父和神学院学生们那种引经据典的学究气，在他们看来，为了把事情讲得更清楚，必须在根本不懂拉丁语的人中间不时地说上几个拉丁字。

“你们一定知道，”丹特查里说，“糖果店老板娘安德烈·安东妮的小儿子何塞·卡科奇皮一直以何塞·克拉卡斯奇这个绰号为 *Urbi et orbe*^① 的人所熟知。

“这个绰号安在他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他还是全城以及近郊地区最邈邈的一个小伙子，因此所有的人，*nemine discrepante*^② 都以克拉卡斯奇这个绰号叫他。

“直到前不久，何塞除了爱好音乐外，再也没有别的

拉丁文，意为“所有地方”。

② 拉丁文 意为“无论是谁”。

什么爱好了。

“有人想送他上学当神父，让他当个 *in sacris*^①，但没有办成。

“可以说他 *per se*^② 是个音乐家，但却 *per accidens*^③ 成了个普普通通的人。

“多年来他每天都要在钢琴跟前待上八九个小时，练习演奏，由于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音乐上，所以在其他事情上非常马虎。

“他身上的衣服油渍斑斑，一顶贝雷帽邋里邋遢，头发长得挺长，还经常忘了系领带，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邋遢鬼。

“所以人们都叫他何塞·克拉卡斯奇，他对这个绰号非但不生气，反倒觉得有趣。但是他母亲安德烈·安东妮听到别人给她儿子取了这样一个绰号后，气得暴跳如雷。

“大约一年前，一个从美洲发财回来的阔老来到了城里，这个人名叫阿里斯门迪，据说曾经当过海盗，……这我倒不清楚，*relata réfero*^④。就象我说的这样，这位老爷向教区神父问道：

“‘我给孩子找哪位音乐教师比较合适？’

拉丁文，意为“教堂司事”。

② 拉丁文，意为“本来”。

拉丁文，意为“意外地”。

拉丁文，意为“是我听说的”。

“‘最好是何塞·卡科奇皮。’神父回答说。

“人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克拉卡斯奇，他耸了耸肩膀答应了。他的母亲为他准备了干净的衣服，并提醒他说话要留神，办事要谨慎，因为这件差事可以作为他 *modus vivendi*^①。克拉卡斯奇答应待人接物时一定十分谨慎。

“第一天他来到了阿里斯门迪家的门口，打听主人是否在家。

“一位姑娘出来给他开了门，过了一会儿，出来了一位老爷。姑娘让他把贝雷帽挂在衣帽钩上。

“‘干吗？’何塞反问道接着又问那位老爷：‘她是佣人吗 嗯？’

“‘不是 这位小姐是我的女儿。’阿里斯门迪先生冷冰冰地回答说。

“克拉卡斯奇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为了弥补这一点，他说：

“‘她非常漂亮 长得真象您 真象！’

“‘不 她是我前妻的女儿。’阿里斯门迪先生回答说。

“‘哈哈 哈哈……真有意思！……想必已经有未婚夫了吧 嗯？’

“卡科奇皮触及到了一件使他们全家感到忧虑的事，因为姑娘不顾父母的反对在和她的一个表兄谈情说爱。

“阿里斯门迪先生告诉他说，以后别再提这种荒唐无

^①拉丁文，意为“谋生的手段”。

礼的问题了，并说早就知道他是个半呆半傻的人，希望他学会克制自己。

“对于这种意想不到的粗暴的言词，何塞感到非常惊讶，他走进孩子的房间里，教了第一堂乐谱课。阿里斯门迪先生那番严厉的话，与其说使他感到受了侮辱，倒不如说使他感到十分惊诧。何塞说那些话是毫无恶意的。他把一切时间都用在考虑音乐上的事了，而对别的事情却什么也不懂。

“卡科奇皮曾经几次被邀请去与阿里斯门迪全家一起吃饭，孩子的父母亲和姐妹们的忧郁神情使他感到难过，他想让他们的心情稍微愉快一些，就象俗语说的那样：*Omissis curis, jucunden vivendum esse*：这意思就是说生活应当欢欢乐乐 无忧无虑。

“克拉卡斯奇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阿里斯门迪一家的信任，于是有一天，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吃完饭后模仿火车开动的声音让他们听听。接着，他又唱了一支在酒吧间深受欢迎的歌曲。他在演唱这支歌的时候，还装出吹笛子、敲大鼓和端着砂锅吃饭的声音。后来，他一面歌唱，一面把上身的衣服也脱光了。何塞以为当他脱下外衣和背心的时候，全家都会捧腹大笑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阿里斯门迪先生用他那双令人生畏的目光盯着他说：

“‘行了，卡科奇皮，穿上您的背心吧！以后别再当着我们的面脱衣服了。’

“何塞一下子凉了半截，确实，这倒不是因为他把身上的背心脱掉了的缘故。

“‘这帮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有一天，他脸上画了好几个黑痣前去教课，也没有收到效果。另一天，他的学生帮他把所有餐具都绑在桌子上……同样没有获得任何效果。

“‘你好吗 克拉卡斯奇？’有人在大街上问他，‘阿里斯门迪一家怎么样？’

“‘哎！这一家对什么都不喜欢……’他回答说，‘做了许多美妙的表演让他们开心……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狂欢节那天 何塞·克拉卡斯奇想出了一个独特的主意，他说服自己的学生，让他拿来了他母亲和一个姐姐的衣服。他们两人准备化装一番，跟阿里斯门迪一家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

“‘这下子他们该笑了。’卡科奇皮心里这样想。

“小伙子没有转弯抹角地推却；狂欢节的那个星期天，他带上所能找到的几件最好的衣服来到了糖果店。师生两人穿上女人的衣服，并各带一把扫帚走到了教堂的门口。

“当阿里斯门迪和他的妻子及女儿们做完弥撒出来时，卡科奇皮和他的学生立即向他们扑了过去，朝他们一个劲儿地猛撞猛捶。何塞提醒阿里斯门迪，说他镶有一

口假牙，他妻子戴着假发，还告诉阿里斯门迪说，他的大女儿找了未婚夫，并且两人还曾拌过嘴。接着他又干了一连串同样滑稽可笑的事情。然后两个化装得象小丑一样的人才蹦蹦跳跳地离去了。

“第二天，当克拉卡斯奇来到阿里斯门迪家时，心里想：‘没关系，他们会因为我昨天开的玩笑而祝贺我的。’”

“他走进屋子，感到所有的人都紧绷着脸。阿里斯门迪突然走到他身旁，*ab irato* 以愤怒多于严厉的语气对他说道：

“‘您别再到我家里来了，您这个白痴！假若不是因为您是个傻子的话，我要一脚把您踢出大门。’”

“‘但这是为什么呢？’何塞问道。

“‘您还要问吗？笨蛋！当一个人不知道怎样做人时，他就不该与别人交谈。我本来以为您是个笨蛋，但却不知道您笨到如此程度。’”

“卡科奇皮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侮辱了，他躲在自己家里，开始惦念阿里斯门迪的第二个女儿塞莱多尼娅，惦念她每天早晨向他问候时的甜蜜声音和她那 *eloquendi suavitatem*^②：

“‘早上好，何塞！’”

“正如阿里斯门迪骂他的那样，卡科奇皮也确信自己

拉丁文，意为“一气之下”。

② 拉丁文 意为“动人而温柔的语气”。

是个笨蛋，同时也相信自己已经爱上了别人。这两种信念促使他换了一身衣服，理了理发，戴上一顶新贝雷帽，并且再也不允许任何人叫他克拉卡斯奇。

“‘喂 克拉卡斯奇，’有人在大街上对他喊道。

“‘小子 我想你叫我克拉卡斯奇了 是吧。’他说道。

“‘对 怎么啦？’

“‘我不愿意你再这样称呼我。’

“‘不过 你这个家伙 克拉卡斯奇……’

“‘去你的！’

“接着何塞就对那个人拳打脚踢起来。

“在短短的时间内，何塞就从自己身上抹去了克拉卡斯奇这个绰号。塞莱多尼娅·阿里斯门迪也觉察到何塞变了，并且知道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与她有关的。何塞看到姑娘对他怀有好感，但因为自己胆子小，始终也没有敢对她讲些什么。

“正当两人在默默地相爱但还没有互吐衷肠时，药剂师的儿子给他们提供了解决的办法。

“他是想嘲弄一下何塞的 他用何塞·克拉卡斯奇这个名字给阿里斯门迪的女儿写了一封语言粗鲁的情书。

“姑娘把这封信寄给了何塞，说有人想捉弄他，但是她尊敬他，同时让何塞到她家门口去，以便两人能聊一聊。

“何塞真的去了，并且见到了姑娘。他向她道过午安以后，就再也想不到谈说些什么了。她问他的母亲安德

烈·安东妮身体是否健康，他回答说很好。这时她便说道：

“‘何塞 明天再见！’

“‘再见！’

“卡科奇皮似乎感到精神恍惚，他需要喘口气，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他离开了托洛萨，沿着通往阿诺埃塔的大路走到阿诺埃塔，接着到了伊鲁拉，又经过比利亚博纳继续往前走，直到遇上了神父的游击队，这支队伍将依靠 *viribus et armis*^① 赢得胜利。一名游击队员命令他站住，把这个沉浸在爱情与音乐的崇高意境中的人唤醒了过来，并让他作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挨一顿揍，要么跟我们走。

“尽管何塞·卡科奇皮非常爱好音乐，但他并不喜欢听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发出的声响，所以他就参加了游击队 这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情。”

这就是何塞·克拉卡斯奇的经历。大学生丹特查里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还用了一些作者没有写下来的拉丁语语汇。

① 拉丁文 意为“暴力和武装”。

第 五 章

神父的游击队如何在安多阿因 附近拦截一辆驿站马车

在客栈里住到第三天时，大家实在百无聊赖，肥皂商和卢斯奇亚两人便商量那天上午拦截一辆由圣塞瓦斯提安开往托洛萨的驿站马车。

游击队员们被一对对地布置在大路的两旁，一旦马车出现，守候在最前面的人就把消息通知大家，同时撤退到小客栈附近。

马丁和包蒂斯塔被留在神父和肥皂商身旁，因为这位头领和他的副官还不太信任他们俩。

上午十一点左右，有人报告说，一辆车子已经来了。原先在路上侦察的人一个个向小客栈靠拢，并埋伏在道路的两侧。

车子上几乎装满了东西。神父和肥皂商以及跟随着他们的七八个人站到了马路中间。

当车子开到跟前时，神父举起棍子高声喊道：

“停下！”

安丘萨和卢斯奇亚一把勒住马笼头，车子便戛然而止。

“哎呀 神父！”车夫高声嚷道，“我们可倒霉了。”

“所有的人都下来！”神父命令道。

埃戈斯奎打开了车门，里面响起了一阵又叫又嚷的声音。

“得了！请下来吧，别吵吵嚷嚷的！”埃戈斯奎彬彬有礼地说道。

首先下车的是两个巴斯克农民和一名神父，接着是一个外国人模样的、长着金黄色头发的男人，跟在后面的是一位肤色黝黑的姑娘，她扶着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太太。

“哎呀 我的天哪 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呀？”老太太高声嚷道。

谁也没有答理她。

“安丘萨 卢斯奇亚 你们把马车卸下来！”神父喊道，“现在大家都到客栈里去！”

安丘萨和卢斯奇亚把马牵走了，只留下大约八个人——包括包蒂斯塔、萨拉卡因、何塞·克拉卡斯奇——跟神父待在一起。

“你们陪着这几个人！”头领指着那几个农民和神父，对手下的两个人说道。

“你们把老太太、小姐和这位神父带走！”他又对包蒂斯塔、萨拉卡因、何塞·克拉卡斯奇和另外两个手拿武器

的人吩咐道。

那位胖老太太伤心地哭了起来。

“你们真要把我们枪毙吗？”她泣不成声地问道。

“走吧 走吧！”一个带枪的人恶狠狠地说道。

老太太跪在地上，恳求他们把她放走。

那位小姐脸色煞白，咬紧了牙齿，眼睛里喷射着怒火。可以肯定，她是了解神父对女人所采用的手段的。

他经常让一些女人脱光上衣，把蜜汁涂在她们的前胸和后背上，然后用羽毛粘在她们的身上。而对另一些女人，则把她们的头发剃光，或者在她们的头发上抹上沥青，然后把头发粘在她们的后背上。

“太太 请您走吧！”马丁说道，“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但是到哪儿去呀？”她问道。

“到客栈里去 离这儿不远。”

年轻的姑娘一声不吭，但是却鄙视而憎恨地向马丁扫了一眼。

这两位妇女和那个外国人开始沿着马路向前走去。

“注意 包蒂斯塔！”马丁用法语说道，“当他们看不见我们的时候 你对付这一个 我对付那一个。”

那个外国人感到惊奇，也用法语问道：

“你们想干什么？”

“想逃走。我们打算把这两个家伙的枪夺过来。请您帮我们一下忙。”

那两个拿枪的人听见他们用一种听不懂的话在交

谈 顿时起了疑心。

“你们谈什么？”其中一个说道，同时往后倒退了几步，端起枪来准备开枪。

说时迟，那时快，马丁朝他的肩膀上猛击一棍，枪随即掉在地上。与此同时，包蒂斯塔和外国人也跟另一名士兵厮打起来，最后夺下了他的枪和子弹。何塞·克拉卡斯奇却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两个妇女看到摆脱了羁绊，便沿着马路朝埃尔纳尼方向奔跑。克拉卡斯奇也跟着他们往前跑。他带的是一支粗劣的火枪，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凑合一下。外国人和马丁各有一支枪，但只有几发子弹。他们夺下了一名士兵的子弹袋，但没有能把另一个人的也缴下来，他飞也似地跑去向游击队报告去了。

外国人、马丁和包蒂斯塔追上了那两个妇女和何塞·克拉卡斯奇。

他们占着不少有利条件，但是两位妇女跑不动路，而神父手下的那些人三脚两步就会赶到他们跟前的。

“我们走吧 拿出点劲儿来！”马丁说，“一个小时我们就能到了。”

“我不行了，”老太太呜咽道，“我再也走不动了。”

“包蒂斯塔！”马丁大声说道，“你到埃尔纳尼找人去，把他们带到这边来。我们在这儿先抵挡一阵。”

“我去，”何塞·克拉卡斯奇说道。

“好吧 那你把枪和子弹留下。”

音乐家扔下了枪和子弹袋,急急忙忙地撒腿就跑。

“我不相信这个笨头笨脑的音乐家。”马丁嘴里嘟哝道。“你去吧,包蒂斯塔。可惜剩下一支枪没人使了。”

“我来使。”姑娘说道。

他们转过身来开枪抵抗,因为这时候游击队员们正在向他们逼近。

子弹簌簌作响,空中弥漫着白色的硝烟,一颗子弹同时从他们这几个逃跑者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外国人、那位小姐和马丁各自隐蔽在一棵树后面从子弹袋里取子弹,老太太在哭泣,她在马丁的劝说下才卧倒在草地上。

“您的枪打得准吗?”马丁问外国人。

“我吗?行。相当准。”

“而您呢,小姐?”

“我也打过几次枪。”

六名游击队员在逐渐向他们逼近,离马丁、那位小姐和外国人埋伏的地方大约只有一百米远了,其中一个就是卢斯奇亚。

“我将让这个家伙做一辈子的瘸子。”外国人说道。

果然,他打了一枪后,其中一个人应声倒在地上,发出一阵尖叫。

“打得很准。”马丁说道。

“还可以。”外国人淡淡地回答说。

其他五名游击队员救起了那个伤员,把他撤到一个山坡上。接着,中间的四个人在卢斯奇亚的指挥下,朝着

刚才射出子弹的大树那边开枪回击。显然，那几个人以为逃跑的马丁和包蒂斯塔就藏在那儿，于是便一步步地向那棵大树逼进。这时候马丁开了一枪，把其中一个的一只手打伤了。

只剩下三个人没有受伤，他们一面朝树林里撤退，一面继续射击。

“您母亲休息一会了吗？”马丁问那位小姐。

“是的。”

“让她继续逃吧。您也走！”

“不，不。”

“不要耽搁了时间。”马丁跺着脚大声说道，“她一个人走，或者跟您一道走。赶快走吧！”

小姐把枪交给了马丁，和母亲一道沿着马路逃走了。

外国人和马丁等了一阵，没有再开枪还击便往后撤退。到了大路拐弯的地方，他们便开始拼命地跑，不一会儿就赶上了老太太和她的女儿。

他们跑了半个钟头以后，又听到子弹开始在头顶上滋滋作响。

那儿虽然没有可供隐蔽的树木，但却有几堆铺马路的碎石子，马丁和外国人各自在一堆石子后面卧倒，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也伏在地上。

隔了片刻，出现了几个人。显然，没有一个愿意往他们这边走过来，而是打算把他们这些逃跑者包围起来，然后用两面夹攻的办法逮住他们。

其中有四个人从马路一侧的玉米地里往前面跑了过来，另外四个人则沿着另一侧的苹果树林向前面运动。

“如果包蒂斯塔不马上带人赶来，我看我们的处境就困难了。”马丁大声说道。

老太太听他这么一说，又唉声叹气了，并且开始哭哭啼啼地埋怨不该逃跑。

外国人取出怀表，嘴里嘀咕道：

“他是有足够时间的，大概什么人都没有找到。”

“想必是这样。”马丁说道。

“让我们看看是否能在这儿抵挡一下。”外国人说道。

“多么美好的天气！”马丁嘴里嘟囔道。

“的确，这么美好的天气使人什么都想干，甚至想开枪杀人。”

“万一发生意外情况，那得尽量避免。”

这时候，两三颗子弹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落在地上开了花。

“你们投降吧！”贝尔查从苹果树林中间喊道。

“你们来抓我们吧！”马丁大声喊道。看到有个家伙在山上一棵大树的附近向他瞄准，他也端起了枪，两支枪几乎在同时打响了。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又在离他更近的地方出现了，他躲在几簇蕨类植物之间朝马丁开了一枪。

马丁感到大腿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立即明白自己受伤了。他用手捂住伤口，感到有一股温热的东西。那

是鲜血。他用那只满是鲜血的手拿起武器，身子依在石堆上瞄准打了一枪。后来，他因为流血而感到体力不支，最后晕过去了。

外国人又等待了片刻，就在这时候，马路上来了一连步兵，他们一面奔跑一面射击，神父手下的人则往后退去了。

第 六 章

布里奥内斯小姐是如何照料
马丁·萨拉卡因的

当马丁·萨拉卡因重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时，正躺在一张密实的帷帘围着的床上。

他挣扎着想转动一下身子，但感到十分虚弱，大腿在隐隐作痛。

他模模糊糊地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想起了公路上的那场搏斗，想弄清他现在待在什么地方。

“嗯！”他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

帷帘被拉开了，一张皮肤黝黑、长着一双黑色眼睛的面孔出现在他的跟前。

“您终于醒过来啦！”

“是的。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把我弄到这儿来的？”

“一会儿我再告诉您发生的一切。”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说道。

“我被俘虏了吗？”

“不 没有 您在这儿很安全。”

“这是什么镇？”

“埃尔纳尼。”

“啊！原来是这样！不能给我把帘子拉开吗？”

“不，现在还不能。一会儿医生要来，如果他觉得您身体可以，我们就把帘子拉开，并让您说说话。所以现在您还是继续睡吧。”

马丁感到支不起脑袋来，他没有费多大工夫就按姑娘的劝告入睡了。

中午时，医生来了，他为马丁检查了伤口，替他号了号脉 并且说道：

“他可以开始吃东西了。”

“能让他说话吗 大夫？”姑娘问道。

“可以。”

医生走后，黑眼睛的姑娘拉开了帷帘。原来马丁待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屋顶不太高，冬日的金色阳光从窗口射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包蒂斯塔踮着脚尖走了进来。

“你好 包蒂斯塔！”马丁开玩笑说，“你觉得我们的第一次战争历险怎么样 哎？”

“好家伙 我觉得挺好。”他的妹夫答道，“也许你并不觉得这么好。”

“嘿 我们已经脱身了。”

马丁起初没有能认得出来的这位黑眼睛姑娘就是被

神父一伙人从车上赶下来的那位小姐，后来她和母亲跟他们一道逃跑了。

小姐向马丁叙述了他是怎样被带到埃尔纳尼，并给他取出那颗子弹的经过。

“这一切我还不知道呢。”马丁说道，“我躺在床上几天了？”

“您躺了四天了 烧得挺厉害。”

“四天？”

“是的。”

“所以我一点力气也没有。您母亲呢？”

“她也病了 不过已经起床了。”

“我很为她高兴。您知道吗 真奇怪。”马丁说，“我觉得您和那位跟我们从公路上一道来的姑娘不象是同一个人。”

“不象吗？”

“不象。”

“那为什么呢？”

“那时候您的眼神很奇特，一副严峻的样子……”

“而现在呢？”

“现在不 现在我感到您的目光非常温柔。”

姑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并泛起一阵红潮。

“说真的，”包蒂斯塔说道，“你真走运。这位小姐象服侍一位国王一样服侍你。”

“对于我们的一位救命恩人 我能不这样做吗？”姑娘

掩饰着她内心的慌乱，高声说道。“哎呀，您别说那么多话！第一天这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只问一个问题。”马丁说。

“看看是什么问题。”姑娘答道。

“我想知道您叫什么名字。”

“罗莎·布里奥内斯。”

“非常感谢罗莎小姐。”他低声说道。

“哎呀，您不要称我小姐，叫我罗莎或罗西塔吧，就象我家里人称呼我的那样。”

“因为我不是个骑士。”马丁说道。

“要是您不是骑士的话，谁还能是呢？”姑娘说道。

马丁觉得她在恭维自己，由于罗莎把食指按在嘴唇上示意他不要说话，他便闭上了眼睛……

马丁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以致他自己也觉得伤口痊愈得太快了。

包蒂斯塔看到他内兄马上就能下床，而且正象他带着某种挖苦的口吻所说的那样，受到了专人的妥善照料，他便去法国寻找卡皮斯顿，以便继续做他们的生意。

马丁觉得可以把埃尔纳尼看作是加普亚，一个精

系古时意大利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城市，濒临第勒尼安海。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时，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曾占领该城，并驻军于此越冬；为此汉尼拔及其所率部队被责为“沉溺于加普亚的逸乐之中”。后人袭用此语意指某人过着他不应享受的安逸生活。

神上的加普亚。

罗西塔·布里奥内斯和她母亲堂娜佩皮塔夫人对他又是疼爱又是恭维。

如果马丁知道描写兰萨罗特那首古老的叙事诗的话，他一定会朗诵它来比喻自己：

从来没有一位骑士
象兰萨罗特那样，
从家乡来到这儿
得到女士们如此周到的款待。

在马丁养伤期间，罗西塔和他作了好几次长谈。她是洛格罗尼奥人，与母亲一起生活在那里。这次不幸的遭遇是由堂娜佩皮塔引起的。她突然想去比利亚博纳看望自己的儿子，因为有人告诉她说，她儿子负伤后住在那儿。所幸的是这一消息纯属虚构。

罗西塔的母亲堂娜佩皮塔是一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太太，脑子里装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她宠爱自己的儿子，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他有什么三长两短，但即使这样，她还是让他去当了名军人。当她决定进行这次以马车被扣留而告终的冒险行动，听到女儿对她这种不合时宜的计划提出意见时，她曾回答说：

中世纪英国一部描写亚瑟王及其骑士们的叙事诗中的人物之一。

“卡洛斯分子也是西班牙人，他们同样是骑士，不可能来伤害几个女人的。”

尽管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她们还是差点儿遭到了神父手下那些人的痛打。

马丁终于确信，这位善良的女士是根本无法理解周围的事物的。她对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满意，而且相信事情就象她想象中所描绘的那样。如果有人说这位母亲是个脑子非常迟钝的人的话，那对她女儿可不能下这样的评语。象她女儿这样聪明、机灵的人那是少有的，她对事物具有一种敏捷、可靠而明确的判断力。

为了让受伤的马丁解闷消愁，罗莎多次给他念了大仲马的小说和贝克尔^②的诗。马丁从来没有听过诗歌朗诵，这些诗句在他身上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但是，最使他惊奇的，是罗西塔评论这些诗时是那样面面俱到，任何一点细节都不会被她放过。

不久，马丁就能起床了，他一瘸一拐地在屋子里走着。有一天，当他向罗西塔谈起他的生活和冒险经历时，她突然问道：

“卡塔利娜是谁呀 是您的未婚妻吗？”

“对。您是怎么知道的？”

① 大仲马(1802—1870) 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

② 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及散文诗《传奇》。

“因为您在昏迷中曾经说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情。”

“啊！”

“她漂亮吗？”

“谁？”

“您的未婚妻呗。”

“是的 我认为她漂亮。”

“怎么？您只是认为而已吗？”

“这是因为我从小就认识她，而且看惯了的缘故，所以我几乎都不知道她长得到底如何。”

“不过 难道您没有爱上她吗？”

“真的 我不知道。”

“多奇怪的事！她是什么模样？”

“是这样……头发有点金黄色……”

“长着美丽的眼睛？”

“不象您的眼睛这么美。”马丁说道。

罗西塔·布里奥内斯的两眼在闪闪发光，并带着难以令人捉摸的神色向马丁瞧了一眼。

一天下午，罗西塔的弟弟来到埃尔纳尼。

这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但是不太善于交际。

堂娜佩皮塔把萨拉卡因当作救命恩人和英雄一样拉到了她儿子的面前。

第二天，罗西塔和她母亲要去圣塞瓦斯提安，准备再由那儿去洛格罗尼奥。

马丁为她们送行，分别时情意绵绵。堂娜佩皮塔拥

抱了马丁，罗西塔一次又一次地与他握手，带着急切的心情对他说道：

“您得看我们去！”

“是 我一定去。”

“不过要真的去啊。”

罗西塔的目光饱含着希望的神色。

她们母女起程后，马丁好似如梦初醒，想起了他的买卖 他的生活 接着便立即前往法国了。

第 七 章

马丁·萨拉卡因如何寻求新的冒险

冬天的一个夜晚，圣胡安德卢斯的街上雨丝淅沥；几盏煤气灯在夜风的吹拂下，灯光闪闪忽忽；从酒馆的门口传来人们的说话声和手风琴的乐曲声。圣胡安德卢斯的港口索科阿的一家招待水手的酒馆里，有四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周围聊天。其中一个不时打开酒馆的大门，走到码头上默默地注视着海面，每次回来时便说道：

“什么也没有。利箭号还没有来。”

风，一阵接一阵地在漆黑的夜空和海面上怒吼，码头上不断传来浪涛拍击堤岸的响声。

酒馆里的四个人是马丁、包蒂斯塔、卡皮斯顿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叫他奥斯皮塔莱奇；这四个人正在谈论卡洛斯战争，这场战争象一种慢性病一样，还在继续进行着，没有找到治疗的办法。

“战争要完蛋了。”马丁说。

“你认为是这样吗？”奥斯皮塔莱奇老头问道。

“是的 战况不妙 而我感到高兴。”卡皮斯顿说。

“不 还有希望。”奥斯皮塔莱奇反驳说。

“轰炸伊伦是卡洛斯派的一次彻底失败。”马丁说，
“这些法国的正统王权拥护者抱着多大的希望啊！基督教教义会的修士们甚至给孩子们放了假，让他们到边境上去看热闹。我们就是在那儿看见这位骄横傲慢的堂卡洛斯的，他率领着令人生畏的骑兵营，一个劲儿地掷手榴弹 但过了一會兒却不得不向维拉仓皇逃窜。”

“如果仗打败了 我们就完蛋了。”奥斯皮塔莱奇咕哝道。

卡皮斯顿显得十分平静；他想回国去生活。包蒂斯塔已经用他走私赚来的钱又置了一些土地。这三个人中间，只有萨拉卡因对这种局面不高兴。如果不是希望找到卡塔利娜的念头把他留下来的话，他早已到美洲去了。

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听到未婚妻的音讯了，在乌尔维亚，谁都不知道她的下落，据人说堂娜阿格达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

在索科阿酒馆的这四个人中间，那两个兴高采烈的人——包蒂斯塔和卡皮斯顿——在进行交谈，而另外两个怒气冲冲的人，则互相盯着对方，一句话也没有讲。外面 仍然是风雨交加。

“你们有人愿意接受一件需要冒生命危险的困难差事吗？”奥斯皮塔莱奇突然问道。

“我不干。”卡皮斯顿说。

“我也不干。”包蒂斯塔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是件什么事？”马丁问道。

“是去卡洛斯的部队里跑一趟，设法让几个将军，还有堂卡洛斯本人把几张汇票签一下字。”

“见鬼！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萨拉卡因大声嚷道。

“我知道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报酬可优厚呢。”

“给多少？”

“老板说，如果给他弄来签好字的汇票，可以给百分之二十。”

“汇票的总额有多少？”

“总额有多少？这我倒不太清楚。不过，你想去吗？”

“为什么不去呢？如果能挣很多钱的话……”

“那你等一下。好象船到了，一会儿我们再谈吧。”

果然，夜空里传来了一声尖厉的汽笛声，四个人都往港口上跑去，只听见螺旋桨搅动水的声响，不一会儿，几个水手跳上了码头的台阶，把缆绳系在船桩上。

“哎，马尼斯奇。”奥斯皮塔莱奇高声喊道。

“噢！”人们从海上应声道。

“一切都好吗？”

“都好。”有人回答说。

“那咱们进去吧。”奥斯皮塔莱奇接着说，“今晚天气真糟糕。”

四个人又钻进了酒馆里，过了片刻，利箭号的老板马尼斯奇也走了进来。进门时，他脱掉了身上的雨衣，后面

还跟着两个水手。

“这就是说 你愿意接受这件事了？”奥斯皮塔莱奇向马丁问道。

“对。”

“就一个人去吗？”

“一个人。”

“好吧 咱们睡觉去 明天一早去见老板 他会告诉你 能赚多少钱。”

利箭号船上的那几个水手坐下来喝酒，其中一个在人们的尖叫声和跺脚声中唱了一首歌，歌名为《美丽的欧亨尼亚号上的水手》。

第二天，马丁一大早便起床了，与奥斯皮塔莱奇乘上一列开往巴荣纳的火车。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名叫莱维-阿尔瓦雷斯的犹太人的家里。莱维生就一副五短身材，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中间夹着白发，长着一个鹰钩鼻，胡须也花白了，戴了副金丝边眼镜。奥斯皮塔莱奇是莱维-阿尔瓦雷斯先生手下的店员，他向老板讲了讲马丁如何表示愿意到卡洛斯军营去走一趟，并把汇票签好字后带回来。

“办这件事您要多少钱？”莱维-阿尔瓦雷斯问道。

“百分之二十。”

“好家伙 太多了。”

“那好吧 咱们不谈 我告辞了。”

“您等一下。您知道汇票的总额有十二万杜罗吗？百分之二十将是一个巨大的数额。”

“这是奥斯皮塔莱奇给我出的数目。要么这样，要么不干。”

“这是什么话！您不考虑……”

“这是我的最后开价。要么这个数 要么不干。”

“行 行。就这样。您是否知道 如果您有运气 将会赚二万四千杜罗吗？”

“如果没有运气 我就会挨一枪。”

“对。您答应吗？”

“是的 先生 我答应了。”

“好。那咱们算谈妥了。”

“但是 我请您签订一份合同。”马丁说道。

“我没有什么不便。”

犹太人显得有点不知所措，犹豫了片刻之后问道：

“您要我怎么做呢？”

“给我开几张一千杜罗的期票。”

犹太人踌躇了一会儿后，填好了期票，并贴了印花。

“要是您想兑换现款的话，”他提醒道，“可以在每个镇上把签好字的期票给我寄来。”

“我可以把期票存在途中镇上的公证人事务所里吗？”

“可以，这样更妥当。我想给您说一下，到了埃斯特利亚，您不要到国防部长那儿去。您去找总司令，把汇票交给他。”

“我会这样办的。”

“那就再见吧 祝您走运。”

马丁到巴荣纳镇上一个公证人事务所里问了一下那些期票是否符合要求，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就把它们存在事务所里，并让开了收据。

这一天，他就到萨罗去了。

“替我把这张收据保存好，”他对包蒂斯塔和他妹妹叮嘱道 并把收据交给了他们。“我走了。”

“你到哪儿去？”包蒂斯塔问道。

马丁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

“这是胡来，”包蒂斯塔说道，“他们会把你杀死的。”

“哼！”

“神父那一伙中的任何一个人看到你，都会去告发的。”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在西班牙境内，大多数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有一些人在法国这里干活儿。”

“和这没关系 你想干的这件事是胡来。”

“好家伙！我又不强迫任何人跟我一道去干。”马丁说道。

“问题是如果你觉得只有你才能胜任这件事的话，那你就错了。”包蒂斯塔反驳道，“别人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我不是说你做不到。”

“但是好象你并不相信。”

“不 伙计 我相信。”

“不，不，你不相信，为了让你瞧瞧事情并不是这样，我要和你一道去；这样别人就不会说一个法国巴斯克人没有胆量到一个西班牙巴斯克人要去的地方去。”

“伙计，可你是结了婚的人，”马丁说道。

“这没关系。”

“好吧，我已经看出来，你是想陪伴我，那我们就一道去，如果我们能把汇票签好字带回来，我给你一份。”

“多少？”

“到时再说吧。”

“你真是个滑头！”包蒂斯塔高声说道；“你干吗要这么多钱？”

“我怎么知道呢？我们等着瞧吧。我脑子里有些想法。什么想法？我还不清楚，不过，我是能够干出一些事情来的。这个想法是不久前才在我脑子里产生的。”

“你有什么鬼野心？”

“不知道，伙计，不知道。”马丁回答说；“不过有的人自认为是废铜烂铁，只配做杯子和痰盂。我可不认为自己是这样，我感到自己这里面有点坚硬、结实的东西……我说不清楚。”

马丁的这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野心使包蒂斯塔感到惊奇，因为马丁本人头脑清楚，办事井井有条，并且非常懂得自己想干的事情。

他们搁下了这个问题，谈了谈将要走的路线。

走这段路首先要乘利箭号小汽艇到苏马亚，接着从

那儿去阿斯佩蒂亚；由阿斯佩蒂亚到托洛萨，再由托洛萨到埃斯特利亚。为了避免把需要寻找的人的名单带在身上和不断地打听——因为这样可能牵连有关的人，记忆力极好的包蒂斯塔很快就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住了。他们把汇票缝在护腿的夹层里，夜里便乘船起程了。

他们在索科阿登上了利箭号小汽艇，船就从那儿起航。包蒂斯塔和萨拉卡因蹲在一个狭小的客舱里，船一个劲儿地颠簸着。

天亮时，领航员发现马奇查科角方向有一条象军舰一样的船只，汽艇便加速航行，驶进了苏马亚港。

几连卡洛斯的士兵来到了港口，准备向汽艇开火；但当他们认出了原来是一艘法国船时，就都放心了。上岸以后，包蒂斯塔凭他那令人钦佩的记忆力，说出了在这个镇上需要拜访的那几个人的名字。他们是三、四个做生意的商人。经过寻访，这几个人都在汇票上签了字；然后两个人买了两匹马，设法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下午，吃过饭后，马了和包蒂斯塔就踏上了去塞斯托纳的大路。

途中，他们经过了一个叫奥伊基纳的小村子，这个村子仅仅由乌罗拉河河岸上的几间茅屋组成；接着，他们又经过了阿伊萨尔纳萨巴尔，在大桥附近的伊拉埃塔客栈里歇下来用晚餐。

夜色很快就降临了。晚饭后，马丁和包蒂斯塔商量是在这儿歇宿还是继续赶路，最后决定还是继续往前走。

两个人各骑着一匹瘦马。当他们准备动身时，看见

从伊拉埃塔桥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拉出了一辆套着四匹马的马车。车子沿着塞斯托纳的大路向上急驶而去。由伊拉埃塔通往塞斯托纳的这段路穿行在两座大山之间，道路的尽头是一条大河。夜间，这一带的景色显得特别凄凉可怕。

当人们在偏僻的道路上行走时，彼此之间会感觉到有一种手足之情，就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马丁和包蒂斯塔想跟上那辆车子，并与车夫攀谈几句；但是，车夫却不愿意与他们结伴而行。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发现他们紧紧地跟着他。他一个劲儿地扬鞭催马，不一会儿，马就飞奔起来。

就这样，车子在前，马丁和包蒂斯塔在后，向着塞斯托纳奔驰而去；当抵达那儿时，车子来了个急转弯，接着从车上扔下了一包东西。

“这是个走私贩子。”马丁说道。

他确实是个走私贩子。他们和那个人交谈了几句后，他承认说，当发现他们紧紧地追赶他时，曾打算向他们开枪射击。后来三个人一起往客店走去；这时，他们已经交上了朋友，马丁去马约尔大街看望了一下位糖果店老板，此人是个卡洛斯分子。

晚上，他们是在布拉斯客店过的夜，第二天一清早，萨拉卡因和包蒂斯塔就起床准备继续赶路。

这一天雨不断地下着，天气寒冷，黄色的大路在一片葱葱绿绿的田野上蜿蜒远伸，路上布满了水坑；浓雾遮没

了伊特萨拉伊斯山，人们的视线看不到它的身影。黄褐色的河水涨满了河道，向前奔流。两人走到拉萨奥时，在一位卡洛斯分子男爵的庄园里停了一下，让他的管家在一张汇票上签了字。接着他们沿着乌罗拉河一直走到阿斯佩蒂亚。

他们在这儿有很多事情要办，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傍晚时分，事情都办好了。由于他们不想在大的村镇里过夜，于是便沿着一条伸向埃尔尼奥山的马蹄型的道路往前走，最后在一个名叫雷希尔的村子里住了一夜。

第三天，他们由雷希尔踏上了去比达尼亚的大路，后来又到了托洛萨，并在那儿休息了几个小时。

他们离开了托洛萨，去邻近的一个小镇上歇宿。有人告诉他们，有一帮土匪在这一带活动，因此他们宁愿继续赶路，而不想作任何停留。据说，前几天这帮土匪曾毒打过几个姑娘，原因是她们不愿意和这些东流西窜的家伙跳舞。这样，两个人就离开了村子。他们有时候小步快跑，有时候则从容不迫地行进，一直走到阿梅斯格塔，并在这儿歇下来住宿。

第 八 章

阿梅斯格塔的费尔南多的几件 趣闻 抵达埃斯特利亚

到了阿梅斯格塔后，他们在球场附近的一家客店里安顿了下来。外面下着雨，寒气袭人，两个人蹲在炭火旁边取暖。

客店的旅客中，有个说话俏皮的农民在给大家讲故事，当看见有两个人走进客店时，那个农民拿出一条花格子的大手帕，开始掸桌子和椅子，好象是赶苍蝇似的。

“上面有什么啊？”马丁问道，“您在干吗？”

“这些苍蝇真讨厌，”农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可没有苍蝇呀。”

“有 有苍蝇。”那个人一面答话，一面又用手帕掸了起来。

客店老板笑呵呵的告诉马丁和包蒂斯塔说，由于阿梅斯格塔有很多雄苍蝇，人们便开玩笑地把镇上的男人都称做 *euliyac*(苍蝇)所以那个爱开玩笑的农民见到两

个阿梅斯格塔人进来时，就用手帕掸桌子和椅子。

马丁和包蒂斯塔听后也不禁笑了起来，那个农民给大家讲了不少故事和趣闻。

“我什么也讲不好，”他几次这样说道，“要是费尔南多在这儿该多好！”

“费尔南多是谁？”马丁问道。

“你们没有听说过阿梅斯格塔的费尔南多吗？”

“没有。”

“哎呀！他可是咱们全省最滑稽的人了。他讲的那些事情可有趣了！”

马丁和包蒂斯塔让他说说有关费尔南多的情况；但是那个农民不愿意讲，他说，要是听他讲述这些滑稽可笑的事，那肯定会使费尔南多的那些趣闻变得平淡无奇。不过，在他们两人的要求下，那个农民还是用巴斯克语讲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费尔南多去阿梅斯格塔的神父家里串门，这位神父是他的好友，并且经常请他吃饭。到了神父家以后，他去厨房里看了一下，看见女管家正在洗两条鳟鱼：一条样子长得挺好看，至少有四磅重，另一条小得几乎没有什么肉。接着，费尔南多就进去见神父。象往常一样，神父又让他留下来吃饭。两人在桌旁坐了下来。女管家给他们盛来了两份汤，费尔南多把汤全都喝光了；一会儿又端来了一盘青菜、豌豆和猪肉做的杂烩，接着是一大盘卷心菜炒血肠。上主菜时，费尔南多发现那该死的

女管家给他端来的不是那条大鳐鱼，而是那条尽是鱼刺的小鳐鱼。

“‘好家伙 鳐鱼!’费尔南多大声说道，‘我来向您提个问题。’

“‘你问它什么?’神父一边笑道，一边等着他说笑话。

“‘我来问问它 看看从它认识的其它一些鱼那里 是不是知道我那些住在大洋彼岸美洲的亲戚的情况。这些鳐鱼知道的事情可多呢。’

“‘老兄 对 问问它吧。’

“费尔南多把盛鳐鱼的盘子端过来摆到自己的面前，一本正经地把耳朵靠着盘子听了起来。

“‘怎么 回答你什么了吗?’神父的女管家挖苦说。

“‘是的 就要回答了 就要回答了。’

“‘它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神父问道。

“‘嗯 它说，’费尔南多答道，‘它长得太小了 不过，在食品贮藏室那儿放着一条大鳐鱼，它可能更加了解我那些亲戚的情况。’”

客店厨房里的一个姑娘听到这里时，不禁大声笑了起来，笑声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的人。

马丁和包蒂斯塔也被这个说笑话的讲话技巧逗得高兴地笑了，但是那个农民却说他缺少讲故事的才能。

人们求他继续讲下去，农民便讲了费尔南多的一件新的趣事。

“ ‘另一次，’ 他说道，‘费尔南多到伊迪阿萨瓦尔去，因为那儿有一场球赛。当他赶到那儿的一家客店时，已经晚了，人们都在餐桌边坐好了。客店老板对他说：

“ ‘费尔南多 已经没有你的座位了 可能连饭菜也不会有。’

“ ‘咳！’ 他答道，‘把吃剩的饭菜施与我就行了！’

“ ‘行 那没有问题 吃剩下的全给你。’

“费尔南多在饭厅里转来转去。

“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分开坐着两队刚赛完球的队员。费尔南多看到给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羊腿，便对其中的两三个人小声说：

“ ‘我不知道老板从什么地方弄来了这些又中看又肥嫩的狗腿肉的。’

“ ‘怎么 是狗腿肉？’ 那几个人反问道。

“ ‘对 是狗腿 不过你们别给这些人说 他们看了会恶心的。’

“ ‘这可是真的吗 费尔南多？’

“ ‘是的 老兄 我在厨房里亲眼看到了狗头。是条挺好看的卷毛狗。’

说完这些，他就离开了饭厅。当他转身回来时，看见餐桌上放着一个砂锅，里面盛了一只做好的野兔。他走到桌子的另一端，对另一队队员说：

“ ‘哎呀，这位客店老板从缉私队士兵那里买来的这几只猫真漂亮！’

“ ‘啊 这是猫吗？’

“ ‘对 你们可不要对那边的人说 我在厨房里看到了割下来的猫尾巴。’

“过了一会 费尔南多一个人独自用起餐来 兔肉、羊腿多得吃不下去。天快黑时，那些赛球的一个个带着醉意离开了客店，有人竟在路上大呕大吐起来。

“ ‘他是吃狗肉吃坏的，’ 几个人挖苦说。

“ ‘是吃猫肉吃坏的，’ 另外一些人说。

“可谁也不想说是喝酒的缘故。

“ ‘伙伴们，’ 费尔南多说道，‘要是把猫肉和狗肉一道吃下去，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猫和狗在肚子里互相厮打 这样吃肉的人就会安宁了。’”

那个笑声刺耳的姑娘又笑了，讲故事的农民又开始讲起了另一则趣闻，他这样说道：

“费尔南多拆散托洛萨一个有钱的鞋匠和他未婚妻婚事的手段也是够高明的……”

“讲讲看 那是怎么一回事。”大家要求说。

“那是费尔南多在托洛萨已故的塌鼻子伊奇塔贝尔鞋店里当学徒的时候发生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伊奇塔贝尔是个很有钱的老鞋匠。费尔南多当时交上了一个挺漂亮的女朋友，但塌鼻子伊奇塔贝尔一见到那个姑娘，就开始和她调情，并问她是不是愿意嫁给他。由于他手上有钱，姑娘就一口答应了。老头儿和姑娘经常在鞋店里幽会；伊奇塔贝尔这个流氓为了能更加放开手脚，就

用各种借口支使费尔南多到后店去。费尔南多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但是，最后对老板进行了报复。费尔南多先去找了一下他的女朋友，把事情跟她谈了谈。

“‘对，’他对姑娘说，‘确实伊奇塔贝尔人不错而且挺有钱，但是他是个长着塌鼻子的鞋匠，和皮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身上有股难闻的气味。’

“‘骗人！’姑娘说。

“‘不，不是骗你，你注意着。你自己会知道的。’

“费尔南多回到鞋铺里，抱起一只大风箱，把皮革鞣制后散发臭味的碎沫装了进去，接着在后店的隔墙上挖了个小洞眼，以便等待机会。下午，那个姑娘来了，伊奇塔贝尔对他的徒弟说：

“‘喂，费尔南多，到后店里去一下，把木箱里的鞋楦子收拾好。’

“费尔南多来到后店里，操起了风箱。他从小洞里看了看：伊奇塔贝尔正在吻姑娘的手。于是他把风箱对准姑娘，从小洞里向姑娘喷去一股难闻的气味。过了一会儿，费尔南多看了一下，只见塌鼻子伊奇塔贝尔用手捂着他那个塌鼻子，姑娘也用手捂着自己的鼻子。

“接着，费尔南多每隔一会儿就拉一下风箱，直到累得不行了才住手。

“过了两天，姑娘又来了，情况和上次一样。从这以后，她再也没有来过，因为她说塌鼻子伊奇塔贝尔身上有股死人的气味。

“后来，伊奇塔贝尔又爱上了另一个姑娘，但是费尔南多又拿风箱和他闹了一场同样的恶作剧。鞋匠对他的朋友们这样说道：

“‘真见鬼 我年轻的时候 情况可不一样 那时女孩子们都长得挺健康。而现在呢，每个姑娘或多或少都有一股狗臊味。’”

这时候，又传来了那个姑娘愉快而刺耳的笑声。

听了阿梅斯格塔的费尔南多那些恶作剧的故事，一个个都乐得捧腹大笑，接着大家便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马丁和包蒂斯塔离开阿梅斯格塔，沿着一条小路来到了阿塔温，卡洛斯派的行政首脑多龙索罗曾经做过这里的公证人。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这个镇上的一位年轻人，他是到埃查里-阿拉纳斯去的，两个人和他一道，踏上了一条沿着阿拉拉尔山向前延伸的崎岖小道。

三个人谈起了战事进展的情况，小伙子讲了一件关于多龙索罗的不无趣味的轶事。一天，圣塞瓦斯提安的一位少爷登门求见，这个人长得肥头大耳，腰圆体胖，出生于一个卡洛斯分子的家庭，是那种人们称之为坐等胜利的人。

“您瞧 堂米格尔，”他对公证人这样说道，“我是个坚定的卡洛斯主义者，全家也都是这样，我愿意为堂卡洛斯效劳 不过 您已看到 我是个不适于翻山越岭的人 想进事务所干点事。”

“行，看我能不能找到点事，”多龙索罗对他说道，“您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这位少爷又去了，并问道：

“怎么样啦？您给我找到点工作了吗？”

“对，我已经明白了，您不能翻山越岭，那你就在事务所，……您每天得付三个比塞塔。”

对多龙索罗的这一决定，马丁和包蒂斯塔不禁交口称赞。晚上，他们到达了阿拉基尔谷地，并在埃查里-阿拉纳斯停留下来。他们走进小客店的厨房里烤火取暖，在那儿他们听到的不是关于阿梅斯格塔那个善良而逗人发笑的费尔南多的故事，而是一个老太婆讲的关于堂特奥多西奥·德·戈尼的故事：他是纳瓦拉的一名骑士，由于受魔鬼的捉弄，他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事后，带着脚镣到山上去忏悔。好多年以后，特奥多西奥已经是个老头儿了。有一天，一条龙来到了他的跟前，正当龙要把他吞下去时，天使长圣米迦勒来了，杀死了那条龙，并砸碎了这位骑士脚上的镣铐。

包蒂斯塔和马丁觉得，阿梅斯格塔那位善良的费尔南多的轶事要比龙和圣徒之类的故事更有趣。

正当他们听着大家评论堂特奥多西奥的生平时，一位满头金发的少爷来到了这家小客店。当他看到包蒂斯塔和马丁在这儿时，便仔仔细细地把他们打量了一番。

“怎么，原来是你们！”

“您是……”

“正是。”

这就是那位被他们从神父的魔爪下搭救出来的外国人。

“你们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外国人问道。

“我们是去埃斯特利亚的。”

“真的吗？”

“真的。”

“我也要到那儿去 我们一道走吧。你们认识路吗？”

“不认识。”

“我认识。我去过那儿一次。”

“但是 你经常去这些地方干吗呢？”马丁问道。

“这是我的职业。”外国人回答说。

“那么 如果可以让我知道的话 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记者。那一次的逃跑为我撰写一篇极有趣味的文章提供了素材。我在文章里说到了你们两位和那位皮肤黝黑的小姐。多勇敢的姑娘！嗯？”

“是这样。”

“要是你们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们就一块儿去埃斯特利亚。”

“不便 恰恰相反 我们感到高兴 非常高兴。”

就这样三个人说定了一道赶路。

第二天早晨七点，天刚亮，三个人就动身了。他们穿过利萨拉加隧道后，朝地势较低的埃斯特利亚平原走去。外国人骑的那头小毛驴简直比马丁和包蒂斯塔的两匹瘦

马跑得还快。这条路沿着安迪亚山脉高低不平的地势蜿蜒而上。

三个人穿过了卡洛斯部队占据的一些阵地。这些部队的军官中有不少外国人，他们身穿崭新的奥地利、法国或意大利的军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

傍晚时分，他们在莱萨温吃过饭后，又赶着坐骑走过了阿巴尔苏萨，一路上外国人给他们介绍了在穆鲁山战役中自由派和卡洛斯派双方各自据守的阵地和战斗最激烈的地点，孔查将军就是在这儿阵亡的。

天快黑时，三个人已经走到离埃斯特利亚不远的地方了。

在距卡洛斯的京城还有一大段路时，他们碰上了由一位中尉率领的一连士兵，这位军官命令他们站住，三个人向他出示了通行证。

当走到奥斯定住院会修道院附近时，天已经黑了。

“什么人？”哨兵高声喊道。

“西班牙人。”

“干什么的？”

“老百姓。”

“过来。”

三个人拿出通行证给卫兵班长看了一下，然后走进了卡洛斯派的京城。

第九章

夜间，马丁和外国人怎样漫步
在埃斯特利亚街头以及
他们的谈话内容

三个人穿过圣地亚哥城门，来到了马约尔大街，他们走进一家客栈里打听是否有地方住宿。

一位姑娘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已经客满了，”她说道，“没有三个人住的地方 这里只有一个人的床位。”

“那马呢？”包蒂斯塔问道。

“我看马厩里会有空地方。”

当那位姑娘出去看看到底有无空地时，马丁对包蒂斯塔说道：

“既然这儿只有一个人的床位，那你就留在这里。我们分开住 并装做互不相识的样子 这样更好。”

“对 就这样。”包蒂斯塔回答说。

“明天早晨我们在广场上见。”

那位姑娘回来了，说马厩里有空地方可以安置那几匹小劣马。

包蒂斯塔牵着马走进了客栈。外国人和马丁一边走一边打听，来到了平原林荫大道的另一家客店，并在那儿住了下来。

马丁被带到了一个空无一物、到处积满尘土的房间，里屋是间狭小的卧室，墙上尽是被烟熏成的一小块块黑斑。毫无疑问，这是客人们用蜡烛或小油灯烧杀臭虫时留下的痕迹，它使人感到住在这里可以放心。房间和卧室里有股马粪味，这是从地板上木头接缝的地方散发出来的。

马丁取出莱维-阿尔瓦雷斯的那封信和缝在护腿里的一包汇票，并且把那些已经承兑和签过字的放在一边。由于剩下的汇票都要在埃斯特利亚办理，他就把它们封在一个信袋里，并在上面写道：

卡洛斯军队总司令收

“没有任何保证就把这些汇票交出去，这样做慎重吗？”他自言自语道。

他没有多加考虑，因为他立即明白了，索取收条或要求担保那是一种冒失的举动。

“实际上 如果他们不愿意签字 我也不能强求 要是给我开了收条，而事后他们又想拿回去，只要把我抓住，他们就会把什么事情都弄清楚的，而我也就完蛋了。对

这件事要装得无足轻重，如果办得顺利，就能从中得到好处。如果办不好，就把它搁下。”

等信封干了后，他便离开客栈往街上走去。在大街上他碰到了一位军曹，先向他问了声好，然后打听道：

“哪儿能见到将军？”

“哪一位将军？”

“总司令。我给他捎来了几封信。”

“他可能正在广场上散步。您跟我来吧。”

两个人来到了广场上。拱门那边，在油灯暗淡的亮光下，有几个卡洛斯派的将军在散步。军曹走到他们跟前，对其中的一个说道：

“我的将军。”

“什么事？”

“这位老乡给总司令带来了几封信。”

马丁走了过去，把信袋交给了他。卡洛斯派的这位将军走到一盏路灯跟前拆开了信袋。将军长得又高又瘦，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黑黑的胡子，一只手臂用三角绷带吊在脖颈上，头上戴一顶饰有帽缨的加斯科尼亚式的大贝雷帽。

“这是谁带来的？”将军大声问道。

“我。”马丁回答说。

“你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吗？”

“不知道，老爷。”

“是谁交给你这些信袋的？”

“巴荣纳的莱维-阿尔瓦雷斯先生。”

“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我是由圣胡安德卢斯乘船到苏马亚，再由苏马亚骑马到这儿的。”

“路上没有碰到什么麻烦吗？”

“没有。”

“这里有几份公文要交给国王，你想自己交给他呢还是由我交给他？”

“我的差事就是送交这些信袋，如果有回信，我就把它带回巴荣纳。”

“你不是卡洛斯主义者吗？”将军问道，马丁那种冷淡的语调使他感到惊讶。

“我住在法国，是个做买卖的。”

“啊，原来您是法国人。”

马丁没有吭声。

“您住在什么地方？”将军接着问道。

“在林荫大道那边的一家客店里……”

“在平原林荫大道？”

“我想是。是叫这个名字。”

“大门口有个马车出租站，是不是？”

“对，老爷。”

“那末，就是这家。您想在埃斯特利亚待些时候吗？”

“等告诉我有回信还是没有回信后，我就走。”

“您叫什么名字？”

“ 马丁·特利亚戈里。”

“ 好吧 您可以走了。”

马丁向他告辞后，就向客栈走去。在客栈门口，他碰上了那个外国人。

“ 您钻到哪儿去了？”外国人问他。“我一直在找您。”

“ 我看总司令去了。”

“ 真的吗？”

“ 真的。”

“ 您看到他了吗？”

“ 当然罗。我把带给他的信都交给了他。”

“ 见鬼！这件事办得真快。我是不会乐意报馆里有您这样一位对手的。他对您都说了些什么？”

“ 他态度很亲切。”

“ 要留神，以防万一。您要注意，他们都是些狡猾的家伙。”

“ 我告诉他说我是法国人。”

“ 咳！这也不顶用。今年夏天他们就把我的一个朋友德国记者给毙了。您要小心。”

“ 噢 我会当心的。”

“ 现在我们去吃晚饭吧。”

两人登上楼梯，走进了一个宽敞的大厅。

几个平民和士兵正围在那儿聊天，接着大家都坐到一张长桌上用餐，挂在天花板上的一盏有好几个灯芯的油灯把屋子照得通亮。

一个五短身材的老头儿坐在桌子的上座，他摘下贝雷帽，开始祈祷，其他所有用餐的人也都跟着他祈祷，只有外国人仍然端坐在那里。当马丁提醒他时，他才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急忙摘下头上的帽子。

用餐时，那个矮老头儿比谁的话都多。他是纳瓦拉滨海地带的人，高高的颧骨配着一双斜眼，头上的一顶小贝雷帽总是压着眼睛，好象是出于本能似的想遮住自己的视线；这是个值得留神的人物。他为当时被囚禁在埃斯特利亚的头领罗萨斯·萨马涅戈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认为把自由派分子和那些亵渎神明、辱骂宗教的人从伊古斯基萨峭壁上推下深渊算不了什么。

老头儿讲了好几个上一次卡洛斯战争中的故事。其中一则实在令人可憎。有一次，他和一伙人在一条河边碰到了十一、二个年轻的士兵在河里洗衬衫。

“用刺刀把他们全部捅死，”他一边微笑着一边说道，接着又伪善地加了一句：“这件事上帝会宽恕我们的。”

吃饭时，老头儿一直都在讲述这一类的英雄事迹。这个奸险的家伙以讲述他的罪恶行径来逗笑取乐。

接着，这个令人反感、使人讨厌的家伙，又根据卡洛斯部队士兵的勇敢程度把他们分成几个等级：第一是纳瓦拉人，这是当然的，因为他本人是纳瓦拉人；其次是卡斯蒂利亚人，接着是阿拉瓦人，然后是吉普斯夸人，最后

指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四〇年发生在西班牙争夺王位的战争。

是比斯开人。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这儿笼罩着一种充满刻骨仇恨的气氛。纳瓦拉人、巴斯克人、阿拉瓦人、阿拉贡人和卡斯蒂利亚人之间都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种深藏在西班牙各省人民之间的、出自本能的部族情绪，这时已经爆发出来了。他们互相辱骂对方是骗子、流氓和强盗。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马丁感到憋得透不过气来，他连饭后的点心也没有吃就站起来准备离开那儿。外国人也跟着他离开了座位，两个人走到了街上。

这时，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几家黑魆魆的酒馆里，在油灯的亮光下，聚集着一堆堆的士兵。附近传来了弹拨吉他的乐曲声。在漆黑而宁静的街道上，有个人在断断续续地唱着霍塔舞曲的歌词。

“这首乏味的歌真让我受不了。”马丁嘟囔道。

“哪首歌？”外国人问道。

“霍塔舞曲。我感到它充满了狂妄傲慢的气味。它使我觉得好象是在听客栈里那个纳瓦拉的老家伙饶舌一样。这个人唱的歌词意思是说：

我比谁都勇敢，比谁都高贵，
谁也比不上我英俊威武。”

“这些人不比其他西班牙人都勇敢吗？”外国人狡诘地问道。

“我不清楚，至少我不这样认为。如果我现在有五百人，我就能拿下埃斯特利亚，并且给它放一把火。”

“哈哈，您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因为我认为能做到，我才这样讲。”

“我也这么认为，我为您没有这五百人而感到遗憾。您觉得埃布罗河边上的人怎么样？”

“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看法，这些人说话非常粗鲁，又能唱霍塔舞曲，所以他们自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坦率、诚实的人。”

“这就是说，您觉得这首歌词是对勇气和毅力的一种歪曲？”

“对，有这么点味道。”

“那好。这一点我将在下一次的报道中写上。我采用您这些观点，您不觉得不合适吗？”

“一点也不觉得。因为它们对我没有丝毫用处。”

两个人继续往前散步，但是，没有走多远，一个哨兵就命令他们不要再往前走，于是他们就回到了广场上。这时广场上已空无一人了。

他们在广场上转悠了几圈，一个巡夜的士兵向他们打招呼，并问道：

“你们在这儿干吗？”

“不能散步吗？”萨拉卡因问道。

“可以，老兄，不过这不是最合适的时候。”

“我们晚饭吃晚了，在这儿溜一圈。”外国人说道；我

们不想这么早就睡觉。”

“你们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呢？”巡夜的士兵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一个被屋子里的灯光照得通明的阳台。

“那儿是什么地方？”马丁问道。

“娱乐场，”巡夜的士兵回答说。

“里面现在在干吗？”外国人问道。

“可能在赌钱。”

他们和巡夜的士兵道别后就离开了广场。

接着，他们又绕了个弯儿，然后才往平原林荫大道走去。这时，传来了一座修道院的钟声。

“赌博，钟声，卡洛斯主义，霍塔舞曲。这是什么样的西班牙啊，我亲爱的马丁！”外国人说道。

“我也是西班牙人，可我对这一切并没有好感。”马丁回答说。

“不过，这些是构成贵国传统特点的东西，”外国人说道。

“我的祖国的特点是山高岭峻，”萨拉卡因回答说。

第十章

在埃斯特利亚的第二天是怎样度过的

马丁和包蒂斯塔约定在广场上碰头。马丁觉得不宜让别人看到他和妹夫一起交谈，为了把前一天晚上干的事情告诉他妹夫，他把与将军见面的情况写在了一张纸上。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广场上。军乐队正在奏乐，有几个士兵列好了队形。在圣约翰教堂对面一所小房子的阳台上，站着卡洛斯和他的几位军官。

马丁等候着包蒂斯塔，一见他妹夫走来时，就对他说：

“别让人看见我们两个待在一起。”

说完就把纸条递给了他。

包蒂斯塔离开了那儿，过了不久，他又走到马丁的身边，并且给了他另一张纸条。

“怎么啦？”马丁自言自语道。

他离开了广场，当看到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时，便把包

蒂斯塔给他的纸条看了一眼，上面这样写道：

“你需留神，卡乔军曹在这里。不要到市中心去溜达。”

马丁认为包蒂斯塔的忠告关系重大，他知道卡乔对他心怀仇恨，而且现在卡乔的地位在他之上。这个瘦小、凶猛、暴躁的家伙为了报他的昔日之仇，是会倾泻出郁积在他心中的全部狂怒的。

马丁一面观赏着碧绿的河水，一面走过阿苏卡雷罗大桥。当走到老城的马约尔大街的起点处小广场时，他在改作监狱的格拉纳达公爵的府第前面停了下来，观看那里的一座喷水池，水池中央是一座狮子石雕，它用前爪捧着纳瓦拉王国国徽。

正当他立在那儿时，看见外国人朝他走了过来。

“喂，亲爱的马丁！”外国人对他说道。

“喂，早上好。”

“您看看老城去吗？”

“去。”

“那么我和您一道去。”

他们沿着老城的主要街道马约尔大街往前走去。这条大街的两旁是用黄色石块砌成的漂亮的房子，墙上都刻着徽记和雕像。

走了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大街的尽头，接着又沿着制革匠大街往前走去。那些古老的宅第都紧闭着大门，几家已经改为制革作坊的门廊里，挂着一张张皮革，房屋的

后面是埃加河，河水几乎静止不动，混浊得呈暗绿色。

这条街的街尾上是圣墓 教堂，两个人走到这儿时想观赏一下景色，便停了下来。马丁觉得用黄色石块垒成的正墙和上面那些被石块砸掉了鼻子的圣徒雕像有点荒诞不经，但是外国人却认为是件杰作。

“真的吗？”马丁问道。

“啊！当然罗！”

“这会是这里的人修建的吗？”马丁问道。

“您觉得埃斯特利亚人不会搞出好东西来吗？”外国人笑着问道。

“我哪儿知道！我看火药不会是在这儿发明的。”

在一条横向的街道上，那些古老的显贵宅第的残垣断壁成了花园的围墙。他们没有再往前多走，因为几步远以外就有哨兵了。两人转身返了回来，登上了圣伯多禄教堂，教堂修在一座高地上面，有几条已经被踩坏的台阶通向那里，石板缝里已经长出了小草。

“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吧。”外国人说道。

“行 听您的。”

从这里远眺，几乎整个埃斯特利亚和它周围的群山都尽收眼底；下面是监狱的屋顶，在另外一座高地上是普伊山庙。一位老妇人手拿扫帚正在打扫教堂的石头台阶，并放开嗓门唱道：

圣 墓(Santo Sepulcro) 基督教耶稣的墓穴 位于耶路撒冷城北。

别了 埃斯特利亚平原，
别了 圣贝尼托、圣克拉拉教堂，
还有奥斯定住院会修道院，
我曾在这些地方游玩。

“您看到了吧，”外国人说道；“虽然您觉得这个地方令人讨厌，但喜欢它的人还是有的。”

“谁？”马丁问道。

“创作这首歌的人。”

“他是一个粗俗的人。”

老妇人走到外国人和马丁的跟前，和他们聊了起来。她身材瘦小，眼神活泼，脸上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

“您大概是卡洛斯派吧，嗯？”外国人问道。

“当然罗。在埃斯特利亚，所有的人都是卡洛斯派，而且我们相信，靠上帝的帮助，堂卡洛斯一定会来这里的。”

“对，这很可能。”

“怎么，只是可能？”老妇人高声嚷道，“这是肯定的。您不是这儿的人吗？”

“不是，我不是西班牙人。”

“啊，原来是这样。”

老妇人好奇地盯了他一眼，又继续打扫台阶。

“我看她有点为您惋惜，因为知道您不是西班牙人。”

马丁说道。

“对，好象是这样。”外国人说道，“实际上这群可怜的人为了那个愚蠢的美男子而互相残杀倒是可悲的。”

“您这是指谁呀，指卡洛斯吗？”马丁问道。

“对。”

“您也认为他并不是个有才干的人吗？”

“他不可能是有才干的人！他是个没有任何特性的庸俗之徒。另外，他什么主意也没有。伊伦被炸时，我曾和他交谈过，您无法想象他是多么昏聩无能。”

“您不要在这儿讲，因为他们会把您碎尸万段的。这些人都是愿为国王效命的。”

“哎呀！我不会说的。况且又何必呢？说出来也说服不了任何人，因为他们有的是狂热分子，有的是兵痞，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别人的话。但是您也别以为他们这些人都挺尊敬堂卡洛斯和那些将军。您在客栈里没听见有几次说到堂博博吗？说的就是那个想当国王的人。”

外国人和马丁又看了看城里的另外几个教堂，城堡教友会教堂和圣母马利亚教区教堂，接着就回去吃午饭了。

很幸运，饭桌上没有见到那个令人讨厌的小老头儿，相反，坐在那儿的是一位法国正统王权拥护者、外籍军团的奥松维尔伯爵和一个名叫伊塞塔的卡洛斯派的青年指

西班牙文“Bobo”的音译，意为“笨蛋”。

挥官。

奥松维尔伯爵的在场使餐桌上充满了愉快的气氛。这位伯爵大约四十多岁，长得又高又胖，直挺挺的腰板，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讲着一口令人发笑的西班牙语。

奥松维尔真正可笑的地方是他那饕餮的胃口。所有拿给他吃的东西，对他来说，只不过起点开胃的作用。他是从卡斯佩押送一名卡洛斯派的巴伦西亚的准将到堂卡洛斯的参谋部来出庭受审的，听着他讲述一路上的经过情形，大家都笑得不亦乐乎。

他说，当他在途中的一个镇上歇宿时，与一营部队同住在一座教堂里，由于大雪阻隔了交通，他们呆在那里寸步难行，只好以菜豆充饥，把忏悔室当作便池。他讲得淋漓尽致，大家听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哄笑。

他把菜豆和土豆一类的饭菜埋怨了一通之后，又讲了讲旅途上的其他一些情况。

沿途的每一个村镇，他都觉得是他那辘辘饥肠受苦受难的地方，他根据路上的膳食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他在各处受饥挨饿的情况，回想起了他待过的那些村庄；这儿午饭只喝卷心菜汤，那儿晚饭尽吃熬白菜；最倒霉的是到了埃斯特利亚后，他被安顿在几个老处女的家里，每天早上给他吃的是开水冲巧克力，下午是煮巧克力，晚上则是不堪入口的大蒜汤。

“而且总是、总是给那么一点儿，”奥松维尔举起手臂说道。

伊塞塔是个兵痞。起先，他参加了战争，不久就去美洲的一个共和国投身于那里的一场革命。后来由于不服从命令被赶出了那个国家，这样就又回到了卡洛斯的军队里。在这里他也待腻了，想远走高飞。

他过去的一个仆人始终跟着他到处奔波，这个人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顾问，名字叫阿森西奥，但是他却以阿森乔·拉普腊（小偷阿森西奥）和阿森乔·阿拉吉阿拉帕特萨利亚（没收狗肉的阿森西奥）这两个绰号为人们所熟知。

他所以有这样一个绰号，是因为在家乡干过缉私的差事。

阿森西奥讲起西班牙语来实在逗人发笑，他没有哪个字能说准确。

每当应该说 *andamos*^① 时，他总是说成 *andemos*^② 相反，却把 *vaya*^③ 说成为 *vaiga*^④，把 *haced*^⑤ 说成为 *hagais*^⑥。

奥松维尔伯爵和阿森乔·拉普腊两个人交谈起来就更令人摸不到头脑和更有风趣了。

西班牙文动词 *andar* 走 的陈述式复数第一人称。

② 西班牙文动词 *andar* 走 的命令式复数第一人称。

③ 西班牙文动词 *ir* 去 的单数第二人称 您 的命令式。

西班牙文动词 *ir* 去 的单数第二人称 您 的命令式 *vaya* 之误。

⑤ 西班牙文动词 *hacer* 做 的复数第二人称的命令式。

⑥ 西班牙文动词 *hacer* 做 的复数第二人称的虚拟式。

“如果这儿有一位出色的羌将军的话，”奥松维尔伯爵说道，“战争早就结束了。”

“Pueda^① , pueda que sí,” 阿森西奥答道。

“他们不会此指挥一支人数众多的盎军队 阿森西奥朋友。”

“如果你他们精通战术的话 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

马丁和外国人与奥松维尔伯爵、伊塞塔及阿森乔·拉普腊交上了朋友，他们听了这位法国人和巴斯克人在交谈中出现的无数 *quid pro quos*^② 的用词笑得前仰后合。

阿森西奥曾在古巴当过一段时间的兵，他对大家讲述了那里的一些奇闻。他最爱讲的是关于中国人的事。

“……他们都是出色的厨师，确实是这样。你们 *digáis*^③ 一个中国人 让他给做点米饭 他会做得挺克（可）口的。这是些古怪的人。一会儿他们就会说‘中中，中’。听得懂他们说的话吗？什么也不懂。他们懂我们的话吗？……”

听了阿森乔·拉普腊的这番解释，马丁不禁哈哈大笑。

① *Pueda* 为西班牙文动词 *poder* 的虚拟式 此处应为陈述式 *puede*。

这句话的意思为“可能是这样”。

拉丁文，本意为“张冠李戴”，此处系指奥松维尔与阿森乔讲西班牙语时错误百出。

西班牙文动词 *decir* 告诉 的复数第二人称的虚拟式 此处应为命令式 *decid*。

笑。

在旅店吃过晚饭后，马丁、外国人、伊塞塔、奥松维尔和阿森西奥来到了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坐下来聊天。圣约翰教堂里在做晚祷，一些虔诚的教徒和卡洛斯军队的军官正往教堂走去。

“这是什么国度！”奥松维尔说道，“人们除了到教堂里去，别的什么事都不干。一切都是为了神父老爷：给他做味道鲜美的饭菜……人们无所事事，一切都是为了神父老爷。”

伊塞塔和奥松维尔惊讶地观看着往教堂走去的人群。

“一帮蠢驴！”伊塞塔用拳头敲打着桌子高声说道，“我真想用机关枪扫死他们。”

法国人好象自言自语一样地嘟囔道：

“西班牙 西班牙！*Jamais de la vie*①！绅士风度和霍达舞曲您都不缺，可就是缺少吃的东西。”

“战争不是个何好东西。”阿森西奥一边把调羹送进嘴里一边补充道。

法语，意即：“我一辈子也不愿做西班牙人！”

第十一章

事情如何变得复杂起来，以至马丁
在到达埃斯特利亚后的
第三天竟进了牢房

第二天晚上，当马丁正准备睡觉时，客店老板娘前来叫他，并交给他一封信，信上写道：

“明天清晨请来普伊山庙一趟，届时将把签好字的汇票交给您。总司令。”

信的下端有个字迹模糊的签名。

马丁把信放进了口袋里。他看到老板娘还待在房间里，便问道：

“您还有事吗？”

“是的，外面抬来了两个伤兵，我们想把您这间房子让给其中的一位。如果您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们把您换到下面去。”

“行，我没有什么不方便。”

马丁搬到了一楼的一个房间里，这是间很大的客厅，

里面有两间卧室。大厅的中间摆着一张祭坛，几盏油灯在它上面洒下一片暗淡的亮光。马丁躺下后，从床上可以看到摇曳不定的灯光；不过这些东西并没有使他想入非非，他很快就入睡了。

后半夜，他突然被惊醒了，从另一间卧室里传来了一阵呻吟声，中间还夹杂着“我的上帝呀 我的耶稣呀！”的呼叫声。

“是什么妖魔在作怪？”马丁寻思道。

他看了一下时钟，正好是三点。他又在床上躺下，但是那哀叫声使他无法入睡，觉得还不如起来好。穿好衣服后，他走到隔壁那间卧室跟前，透过门帘的缝隙往里面看了一眼，模模糊糊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

“您怎么啦？”马丁问道。

“我受伤了。”病人低声回答说。

“您要点什么吗？”

“水。”

马丁觉得这声音非常熟悉，他去大厅里找水瓶，但没有找到，于是就跑到了厨房里。听见了他的脚步声，老板娘问道：

“怎么啦？”

“伤兵想喝水。”

“我这就去。”

老板娘身穿衬裙走了出来，她一边把油灯递给马丁，一边说道：

“您拿灯照着。”

取了水，两个人便来到大厅里。当走进那一间卧室时，马丁举起了手里的灯，这样他自己和那个伤兵的面孔便都被照得一清二楚。伤兵坐起身来向马丁看了一眼，把水杯接了过去，开始嚷道：

“是你！你这个流氓、强盗！抓住他！抓住他！”

原来这个伤兵是卡洛斯·奥安多。

马丁把油灯放到了床头柜上。

“您走吧，”老板娘说道，“他在说胡话。”

马丁知道这不是说胡话；他退到大厅里并仔细听了一会儿，以备万一卡洛斯告诉老板娘什么事。马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候着。大厅里祭坛的下面放着奥安多的行李：一个大箱子和一只手提箱。马丁心里想，也许卡洛斯藏着卡塔利娜的一些信件，并自言自语道：

“要是今天夜里找到机会，我就打开他的箱子。”

但他并没有能找到机会。临近清晨四点时，马丁就披着斗篷往普伊山庙去了。卡洛斯派的军队正在演习。他来到堂卡洛斯的驻地，出示了那封信后，被获准进去。

“老爷正在会见两位尊敬的神父。”一个军官提醒萨拉卡因说道。

“让老爷和两位神父见鬼去吧！”萨拉卡因嘟囔道，“说实话，这位国王是位滑稽可笑的国王。”

马丁静候着这位老爷和尊敬的神父们处理事务，一直等到衣著华丽、脑满肠肥的博尔冯在参谋部人员的簇

拥下从山庙里走了出来。这位觊觎王位者的身旁有个骑着马的女人，马丁猜想她可能是堂娜布兰卡。

“国王在那儿。你得跪下来吻他的手。”军官说道。
萨拉卡因没有吭声。

“要称他为陛下。”

萨拉卡因也没有答理。

堂卡洛斯没有注意到马丁，马丁走到将军身边，将军把签好字的汇票交给了他。萨拉卡因把汇票检查了一遍，每一张都签了字。

这时候，一位随军修士开始对士兵们训话。

马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那儿，一溜烟地跑到了城里。由于口袋里装着巨额财富，所以他这时显得比兔子还要胆怯。

当马丁来到广场上时，士兵们正在那儿整队，一看见包蒂斯塔，就对他说：

“你到教堂里去，咱们那儿再谈。”

两个人走进了教堂，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小礼堂里，他们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

“把这些汇票拿去。”马丁对包蒂斯塔说道，“把它藏起来！”

“给你时已经签好字了吗？”

“是的。得收拾一下，马上离开埃斯特利亚。”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办到。”包蒂斯塔说道。

“待在这儿危险。另外，不仅卡乔，卡洛斯·奥安多

也在埃斯特利亚。”

“你怎么知道的？”

“我亲眼看见的。”

“在哪儿？”

“在我住的那家客栈里 他受了伤。”

“他看见你了吗？”

“看见了。”

“当然罗 两个人都在这儿。”包蒂斯塔高声说道。

“什么两个人 你说什么？”

“我 什么也没有说。”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

“不 伙计 不知道。”

“要么你告诉我 要么我去问卡洛斯·奥安多本人。是卡塔利娜在这儿吗？”

“是的 她在这儿。”

“真的？”

“对。”

“什么地方？”

“在奥斯定住院会修道院里。”

“被关在里面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看见她了。”

“真有运气 你看见她了吗？”

“对 我见到她了 而且和她说过话。”

“你却想把这件事瞒着我 你不够朋友 包蒂斯塔。”

包蒂斯塔对他这种说法表示异议。

“她知道我在这儿吗？”

“是的 知道。”

“怎么才能见到她呢？”萨拉卡因问道。

“她经常在修道院的窗前绣花，下午到庭园里散步。”

“好吧，那我走了。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会告诉那位外国先生，让他转告你。你看能不能租到一辆车子，让我们离开这儿。”

“我去看看。”

“越快越好。”

“行。”

“再见。”

“再见 要小心。”

马丁走出教堂后，沿着马约尔大街往奥斯定住院会修道院走去，他从街头到街尾一连来回走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见到卡特利娜。天快黑时，他终于幸运地看见她伏在一个窗口。马丁举起了手，而他的这位女朋友却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从窗口缩了回去。马丁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过了一会儿，卡特利娜又到窗口来了，她向马丁扔下了一个线团，几乎就落在他的脚下。萨拉卡因捡了起来，线团里面包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八点 我们可以交谈一会儿。你在围墙大门附近等我。”

马丁回到了旅店，以少有的好胃口吃了顿饭。八点正，他便在围墙大门那边等候了。当埃斯特利亚教堂的

钟声响八点时，马丁听到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马丁以同样的方式作了回答。

“你是马丁吗？”卡特利娜悄悄地问道。

“对，我就是。我们不能见一面吗？”

“不能。”

“我就要离开埃斯特利亚了。你想跟我一道走吗？”

马丁问道。

“想。但是怎么从这儿脱身呢？”

“你愿意按我说的话去做吗？”

“愿意。”

“到哪儿去你都愿意？”

“哪儿去都愿意。”

“真的？”

“哪怕是去死也愿意。现在你就走吧。愿上帝保佑，别让人看到我们。”

马丁已经把危险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返回自己的住处，没有考虑到要提防外面的密探，就走进客店去看包蒂斯塔，并与他热烈拥抱。

“后天我们有车子。”包蒂斯塔说道。

“你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马丁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离开了他妹夫的住处。当他走到客栈附近时，两个似乎一直在监视着他的巡夜的士兵走到了他的跟前，粗暴地命令他不要吱声。

“好家伙！口哨也不能吹？”马丁问道。

“是的，先生。”

“那好吧，我就不吹了。”

“你如果再分辩，就请你到监狱里去。”

“我不分辩了。”

“喂！喂！送到监狱里去。”

萨拉卡因看出了他们是想找茬儿把他关押起来，于是便听凭两个巡逻的士兵推推搡搡地把他押进了监狱。

第十二章

事态在急剧发展

那两个巡夜的士兵把马丁交给了监狱看守，后者把他带到了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里面放着一张板凳和一个喝水的小瓦罐。

“真见鬼！”马丁嚷道：“这儿非常冷。有睡觉的地方吗？”

“那里有张长凳。”

“能不能给我一个草垫和条被子让我躺一躺？”

“如果你付钱的话……”

“要多少我都给。请给我拿个草垫和两条被子。”

看守将马丁留在暗黑的牢房里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拿来了一个草垫和两条被子。马丁给了他一个杜罗，看守接过钱问道：

“你干什么了 被他们抓到这儿来的？”

“什么也没干。我在街上一边心不在焉地走路，一边吹口哨，巡夜的士兵对我说：‘不准吹口哨。’我就不吹了，

而他们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带到了这儿。”

“你没有反抗吗？”

“没有。”

“那么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才把你关起来的。”

马丁说他也是这么想的。看守向他道了晚安；萨拉卡因也客气地以礼相答，接着就在地上躺了下来。

“我在这里跟在客栈里一样安全。”他自言自语地说，“那儿是在他们掌心里，这儿也是在他们的掌心里；反正哪儿都是一样。睡吧。明天会怎么样，咱们等着瞧吧。”

尽管他脑子里还在不断思考问题，但终于还是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香甜。

当他醒来时，看见阳光透过一扇高高的窗子射了进来，把那杂乱无章的小房间照得通亮。他敲了敲门，对走过来的那位看守问道：

“他们没有告诉您为什么把我抓起来吗？”

“没有。”

“这么说 他们是无缘无故地要把我关起来罗。”

“也许是个误会。”

“这样说倒可以宽宽心。”

“这是生活中的常事！您在这儿不会怎么样的。”

“您觉得蹲监狱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不算丢人。”

马丁装出一副惊讶和胆怯的样子问道：

“您能给我拿点吃的东西来吗？”

“行。你饿了吗 嗯？”

“是这样。”

“您不愿意吃大锅饭吗？”

“不。”

“那好 我这就给你拿饭来。”看守高兴地哼着曲子走了。

马丁吃过了给他送来的东西，便裹着被子躺下睡觉。午休片刻之后，又坐起来打主意了。

“我该怎么办呢？”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贿赂看守需要很多钱。去叫包蒂斯塔，会把他牵涉进去。在这里坐待释放就得冒长期坐牢的危险，至少要关到战争结束……必须逃出去 没有别的办法。”

他主意已定，开始考虑逃跑的计划。从门口出去是很困难的，因为大门不仅结实，而且外面上了锁，还加了插销。再则，就算有机可乘，能够从门口出去，还要通过一条长廊，随后还要下楼梯……这是不可能的。

非得从窗子里逃走不可，这是唯一的办法。

“窗外是什么地方呢？”他寻思着。

他把凳子挪到墙跟前，爬上了凳子，然后双手抓住窗户上的铁条，使劲地把身子抬起来，直到能够透过窗栏看到外面。小窗对着那个带有喷水池的广场，前天他就是在那儿碰见外国人的。

他跳到地上 坐在板凳上。窗栏很高 但并不宽 只有三根没带横档的铁条。

“只要拔下一根或许就能钻出去。”马丁想，“这倒不难……还需要一根绳子。我从哪儿去弄呢？……被子……把被子撕成碎条就行了……”

除了一把小折刀，他没有别的工具。

“要看看窗栏结实的程度。”他喃喃自语道。

他又爬了上去，发现铁窗栏砌在墙里，但并不太结实。

窗栏的铁条固定在一个木头框架里，框架的一端已被虫子蛀坏。马丁估计把木头锯断后抽出边上的一根铁条并不困难。

他从被子上撕下一长条布，把它拴在窗子中间的一根铁条上，然后将两端结在一起，打成一个绳套，接着把长凳一头的两条腿放进套子里，另外两条腿支在地上。

这样他就有了一个能够爬到窗栏那样高的斜面，他沿着斜面爬了上去，随即又滑了下来。他左手抓住一根铁条，右手握着折刀，开始一点一点地切割窗框的木头。

不用说，用这样的姿势干活是很难受的；但萨拉卡因坚持不停地干着。经过一小时的艰苦劳动，终于从槽子里拔出了铁条。

他把那根铁条卸下后，又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它重新安了上去，然后搬开斜放着的长凳，把从窗框架上切下来的木头碎片藏在草垫下面，等待夜色的降临。

看守给马丁送来了晚餐，他一再询问看守，警方对他

有没有作出任何处置，是不是想无缘无故地把他关在这里。

看守耸了耸肩膀，随即便哼着歌曲走了。

马丁看到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时，立刻又动手干了起来。

他对越狱的成功是满有把握的。他取出小折刀，动手将两条被子割成一根根布条。接着又将这些布条一根根地结在一起，直到弄成了一条十五呎长的绳子，因为这样长才够用。

后来，他想给牢里留下一个愉快而有趣的纪念品。他拿来盛水的瓦罐，把自己的贝雷帽扣在上面，又用撕剩下的被褥把它裹了起来。

“当看守探头来察看时，可能以为我还在这儿睡觉呢。如果我能用这一着赢得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能顺顺当当地逃出去了。”

他瞧着留下的那个伪装样儿微微一笑；随后爬到铁窗栏跟前，把绳子的一端系在窗子的两根铁条上，将另一端向窗外慢慢地放下。当绳子落到墙根后，他从拔去铁条的空隙间费劲地挤了出去，然后顺着绳子沿墙壁的外侧往下滑落。

他从一扇亮着的窗子跟前滑了下去，透过玻璃看见有人在窗前来回走动。在离大街的地面还有四、五米高

西班牙长度单位，一呎合一·六七一八米。

时，听到有人走动的脚步声，他便立即停住。当他滑到地面发出响声时，脚步声也听不见了。

大概有个绳结松开了，因为手上留着一段绳子。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没有出什么事，我也没有受伤。”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当他从广场上的喷水池旁走过时，把剩下的一段绳子扔进了水里，接着便急急忙忙地朝着鲁亚街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看看。这时，在一盏吊在绳子上摇晃不定的路灯照耀下，他看见了两个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枪上的刺刀闪着阴森可怕的寒光。毫无疑问，这两个人是来追捕他的。如果他走出去的话，就会碰上城外的警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这时，看见一扇开着的门，他立即闯了进去，并轻轻地把门关上闩严。

那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动的脚步声清晰可闻，等到他们走远了以后，当他正要往外跑时，一个老太婆由楼上来到门厅里，把门锁上了，并插上了插销。

马丁被锁在里面了。这时又传来了追捕他的人的脚步声。

“他们不会走的。”他心里想。

果然 他们不但没走 而且还敲了两下门环叫人开门。

老太婆提着灯又来到了门厅，站在大门里面同外面的人答话。

“有人进屋子里去了吗？”其中一个追赶的人问道。

“没有。”

“您能仔细地看一下吗？我们是巡逻队的。”

“这里什么人也没有。”

“请您查看一下门厅！”

马丁一听到这话，便蹲下身子迅即离开了门厅，抢先登上了楼梯。老太婆提着灯把整个门厅照了一遍，说道：

“没有，什么人也没有。”

马丁打算返回门厅，但是老太婆举着提灯把楼梯口照得通亮，他不得不三步两步地往楼上退去。

“就在这里过夜吧。”他对自己这样说道。

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最好是等天亮后有人把门打开。他不愿冒被人在关着的房子里发现的风险，就这样一直等到了早上很晚的时候。

当他小心翼翼地迈步走下楼梯时，大约是上午九点钟。走到二层时，发现在一间陈设十分豪华的房间里，沙发上放着一套卡洛斯部队军官穿的制服，一顶贝雷帽和一把佩剑。马丁坚信，只有靠勇气才能得救。他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衣服，穿上军装，戴好贝雷帽，接着佩好短剑，披上军大衣，笃、笃、笃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他碰上了昨天夜里的那位老太婆，马丁一见她就问道：

“这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吗？”

“您有什么事，我可从没见过您。”

“堂卡洛斯·奥安多少校住在这儿吗？”

“不，先生，不住在这里。”

“谢谢。”

马丁来到了街上，用大衣遮住脸，带着胜利者的神情，径直朝包蒂斯塔住的客店走去。

“是你！”乌尔维德叫道，“你穿的这身军服是从哪里弄来的？你昨天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我在为你担心呢。出了什么事啦？”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你有车子吗？”

“有是有，不过……”

“别说了，你马上把车弄来，越快越好。快开过来。”

马丁在桌子旁坐了下来，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道：“亲爱的妹妹，我要见你。我受了伤，伤势十分严重。你与我的朋友萨拉卡因立刻坐车来吧。你的哥哥卡洛斯。”

马丁写完之后，焦急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此时，对他来说，每秒钟就象是一个世纪。他不得不以经受死亡一样的痛苦等了长长的两个小时。快到十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一阵铃铛声。

他从阳台上探身向外望去，门口停着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马车。在这四匹马中，马丁认出了他们从苏马亚到埃斯特利亚骑的那两匹小劣马。车子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四轮马车，车窗上嵌有一块玻璃，一盏灯用绳子系着。

马丁用军大衣掩住脸走下了楼梯。打开车门后，对包蒂斯塔说道：

“到奥斯定住院会修道院去。”

包蒂斯塔一声没吭，便驾着车朝指定的地方驶去。当

车子停在修道院的门口时，包蒂斯塔对走下车的萨拉卡因说：

“你要胡来什么 要三思而行！”

“你知道去洛格罗尼奥的路怎么走？”马丁问道。

“知道。”

“那好 去那里。”

“但是……”

“没有什么 别罗嗦了 往那儿去。开始走慢些，不要把马累坏了 待一会还要让它们跑呢。”

马丁叮嘱了一番之后，昂首阔步向修道院走去。

“他在这儿要闹出事来的。”包蒂斯塔一边自语一边做好了大祸临头的准备。

马丁叫开了大门，然后走进门厅，向一个传信的修女打听奥安多小姐，并说有一封信要交给她。他被请到了会客室里面，卡塔利娜和一个长得很胖的修女已经在那儿，后者是修道院院长。他向她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并问道：

“哪一位是奥安多小姐？”

“我就是。”

“我给您带来了您哥哥的一封信。”

卡塔利娜顿时脸色煞白，两手激动得发抖，长得身肥肉胖的院长皮肤呈乳白色，一对黑色的大眼睛象两块黑斑似的占据了半个面颊，下巴上还有几颗黑痣。她问道：

“出什么事了 信上怎么说的？”

“说我哥哥伤势很重……唉……” 卡塔利娜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挺严重吗？”院长问马丁。

“是的 我想是这样。”

“他现在在哪儿？”

“在洛格罗尼奥大路边上的一座房子里。”马丁说。

“可能是在阿斯克塔附近吧？”

“是的，靠近阿斯克塔。他是在一次侦察行动中受伤的。”

“那好 咱们走吧。”院长说，“让听差贝尼托先生一起去。”

马丁没有表示反对，在一边静候着听差为陪同两位女士出行收拾准备。当四个人走出大厅去乘车时，包蒂斯塔从车夫的座位上看见了他们，不由得大吃一惊。听差挨着他坐了下来。

“我们走吧。”马丁对包蒂斯塔说。

车子起程了 院长放下窗帘 取出念珠 开始祈祷。马车顺着马约尔大街向前，穿过阿苏卡雷罗桥，经过圣尼科拉斯街，驶上了去洛格罗尼奥的大路。

马车走出镇子时，一支卡洛斯派的巡逻队来到车子跟前，其中一个人打开车门看了一下，随即又关上了。

“奥斯定住院会修道院的院长去看一个病人。”听差带着浓重的鼻音说道。

马慢慢地拉着车子继续往前走着。天下着蒙蒙小

雨，天空黑沉沉的不见一点星光。车子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

“走得这么慢！”院长说道。

“因为这些马太不顶用了。”马丁回答说。

他们又快速地走过了一个村庄。当车子走到前不见村后不见镇的旷野时，包蒂斯塔让车子慢了下来。暮色降临了。

“这是怎么回事？”院长突然问道，“还没有到？”

“请下车吧，女士。”萨拉卡因回答说，“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

“有这样一道命令。”

“是谁下的命令？”

“这是秘密。”

“那就请停车吧，我要下去。”

“如果你想一个人下车的话，就请便吧。”

“不，我同卡特利娜一起下。”

“办不到。”

院长怒气冲冲地向卡特利娜看了一眼，见她低头不语，便大声嚷道：

“啊！原来你们是串通好的。”

“是的，是串通好的。”马丁回答说，“这位小姐是我的未婚妻，她不愿待在修道院里，而要和我结婚。”

“这是撒谎，我要制止这件事。”

院长没再说话。车子以单调的节奏艰难地继续往前走。当他们走到阿尔科斯附近的时候，已是半夜时分了。

在离阿尔科斯还有两百米远的地方，包蒂斯塔勒住乌头，从车的座位上跳了下来。

“你看，”他用巴斯克语对萨拉卡因说，“我们有一匹马的马掌坏了，如果你能在这里换匹马……”

“试试看。”

“如果两匹都能换，那就更好了。”

“我去看一下。注意听差和修女，不要让他们下车。”

马丁解开马套，牵着牲口往客栈走去。

一个长得丰满的年轻姑娘迎着他走了出来，她容貌俊俏，可脾气很不好。马丁向她说明了来意，得到的回答是办不到，她说主人已经睡觉了。

“那就应该叫醒他。”

客栈的老板被叫了起来，他摆了一大堆困难，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但一看马丁身上穿的军服，就立即表示听从吩咐，并派人去把仆人叫醒。但仆人不在。

“你已经看到了，仆人不在了。”

“请帮帮我的忙吧，您是个挺随和的人。”马丁对姑娘说道，同时抓住她的手，给了她一个杜罗。“这对我来说，是件生命攸关的事。”

姑娘把钱放进了围裙兜里，亲自从马厩里牵出两匹马，高高兴兴地哼着歌走了出来：

埃斯特利亚的普伊圣母
对皮拉尔圣母这样说：
如果说你是阿拉贡人，
我就是体态妩媚的纳瓦拉人。

马丁给客栈老板付了钱，并和他谈妥了在洛格罗尼奥把马留下来。

包蒂斯塔、马丁和女佣人三个人一起换下了马车上的牲口。马丁与女佣人待在一起，当看到周围没有旁人时，就搂住她的腰吻了一下她的面颊。

“您也是个讨厌的家伙！”她尖着嗓子叫道。

“因为您是个漂亮的纳瓦拉女人，我要欣赏欣赏您的美容娇姿。”马丁反驳说。

“那您得留神，不要伤了她的心。和您一起坐在车子里的是谁？”

“几个老婆子。”

“您还回这儿来吗？”

“一有机会我就来。”

“那么再见！”

“再见，美人儿。您听着，如果有人问起您我们到哪儿去了，您就说我们还在这儿。”

“好吧，我一定这么说。”

车子从阿尔科斯的前面驶了过去。当走到离桑索尔不远的地方时，看见有四个人立在路当中。

“站住！”其中一个拎着提灯的人喊道。

马丁跳下车子，拔出了佩剑。

“你是谁？”他问道。

“保皇党义勇军。”他们回答说。

“你们想要干什么？”

“看看你们有没有通行证。”

马丁掏出通行证递给了他们。一位样子可敬的老头接过证件念了起来。

“您没有看见我是军官吗？”马丁问。

“这无关紧要。”老头回答说，“车子里面坐的是谁？”

“到洛格罗尼奥去的两位奥斯定住院会修道院的姆姆。”

“你们不知道自由党人就在维亚纳吗？”老头问道。

“没关系，我们会从那儿过去的。”

“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女士吧。”老头喃喃地说道。

“喂，包蒂斯塔！要当心。”马丁用巴斯克语说道。

乌尔维德从赶车的座位上跳了下来，那位听差也跟着他下了车。巡逻队带队的老头儿打开车门，提着手里的灯照了照两位女旅客的面孔。

“你们是什么人？”院长机敏地问道。

“我们是卡洛斯七世^①的义勇军。”

卡洛斯·马利阿(1848—1909)马德里公爵，自一八八六年起为卡洛斯派追求西班牙王位者。

“那么你们截住他们。这两个家伙要把我们劫走。”

没等她把话说完，马丁就朝着老头儿手里的提灯猛踢一脚，接着用力一推，把可敬的老头儿推到了路边的排水沟里。与此同时，包蒂斯塔夺下了一个巡逻队员的枪，其余的两个巡逻队员一齐向听差冲了上去。

“我可不是他们一伙的！我是卡洛斯派的人。”听差大声嚷道。

那两个巡逻队员信了听差的话，立即向萨拉卡因扑了过去；马丁就一对二地跟他们厮打起来。一个义勇军士兵在他左肩上刺了一刀，马丁痛得怒不可遏，一剑便把他的身子刺穿了。

巡逻队的其他人都逃跑了，在地上扔下了一支枪。

“你受伤了吗？”包蒂斯塔关切地问他的内兄。

“是的，但这算不了什么。快，咱们走吧！”

“把这支枪带走吗？”

“带走；把我撂倒在地上的那个家伙身上的子弹带取下来，我们走吧。”

包蒂斯塔交给马丁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

“我们开路，上车！”马丁对听差吩咐说。

听差战战兢兢地钻进了车子，两匹马拉着车急速奔驰。马车穿过一个村庄时，有几户人家打开了窗户，几个村民走到了外面，他们一定以为开过去的是一辆拉大炮的车子。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包蒂斯塔把车子停了下来，因为车套上有一根皮带断了，需要用折刀挖个窟窿眼把

它接起来。这时候天正下着倾盆大雨，公路成了一汪泥潭。

“得走慢些。”马丁说。

果然，他们开始放慢速度了；但是，刚走了一刻钟就听到远处传来了一阵好象急速奔驰的马蹄声。马丁把头探出窗外望了望。肯定是有人在追捕他们。

马蹄声越来越近了。

“站住！站住！”叫喊声听得清清楚楚。

包蒂斯塔猛抽一鞭，车子的速度快得令人头晕目眩。在拐弯的时候，这辆旧马车被拧得吱吱直响，就象要散架了似的。院长和卡塔利娜在祈祷，听差在车子里面哀叹。

“站住！站住！”又传来了叫喊声。

“前进！包蒂斯塔！前进！”马丁把头伸出车窗外喊道。

就在这时候响了一枪，一粒子弹嗖的一声从他身边飞了过去。马丁把手枪装上子弹，发现一个骑手催着马向马车飞奔而来。马丁举枪射击，马应声沉重地倒在地上。其他的追捕者朝着马车一个劲儿地射击，把车身打穿了好几处。这时候，马丁又把步枪装上子弹，上身探出窗外，对着马蹄声响的地方开枪还击；追捕他们的人也朝着他们开火。但是，在漆黑的夜色里，不管是马丁，还是追捕的人，谁都无法进行瞄准。趴在赶车座位上的包蒂斯塔把马赶得飞也似地奔跑；一匹牲口也没有受伤；大家都安然无恙。

天亮的时候，没有人追击了。大路上见不到一个人影。

“我看我们可以停一停了 嗯？”包蒂斯塔大声说道，“车套上的一根皮带又断了。停下来吗？”

“好 停一下。”马丁回答说，“一个人也没有了。”

包蒂斯塔把车子停了下来，不得不再一次修理车套。听差在车子里又是祈祷又是叹息；萨拉卡因使劲地把他从车里面拖了出来。

“去 到赶车的座位上去！”萨拉卡因对他说道，“你这个可恶的教堂司事，被吓昏了吧！”马丁又接着问道。

“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不喜欢参与这样的事情，也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他嘟嘟囔囔地回答说。

“你不是个乔装打扮的修女吧？”

“不 我是个男人。”

“你自己没有搞错吧？”

“不 我是男的 是个可怜的男人 如果你觉得这样说更好些的话。”

“这并不会妨碍别人让你那冰冷而肥胖的肉体吃上几粒铅丸的。”

“这太可怕了！”

“所以，你这个半死不活的人应当明白，当一个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时 不能傻里傻气的。”

马丁这几句直率的话使听差又稍微振作起了点精神。

包蒂斯塔爬上了赶车的座位，马丁问道：

“现在要我来赶车吗？”

“不要，不要。我行。你的伤怎么样了？”

“大概不要紧。”

“我们去看一下吗？”

“一会儿 过一会儿 不要浪费时间。”

马丁打开车门，一坐下来就对院长说道：

“至于您 女士 如果您再吱声 我就把您绑在树上，把您扔在大路边。”

万分惊恐的卡塔利娜在哭泣。包蒂斯塔登上了赶车的座位 所差坐在他身边。马车开始慢慢地向前驶去；可是，不一会儿，又听到了象是马蹄的声音。

子弹已经打完；马匹也疲惫不堪。

“来 包蒂斯塔 再加劲。”马丁把头探出窗外大声说道：“就这样 把马赶快点！”

精神振奋的包蒂斯塔，一边吆喝一边打着响鞭。马车快如流星般地向前奔驰，一会儿，后面的马蹄声就消失了。

天已经亮了；黑沉沉的乌云随着疾风在天空中飘移。凄凉的曙光染红了天际，远处的高地上有座村镇隐约可见，那里大概就是维亚纳了。

在离村镇不远的地方，车轴 碰着了一块石头，一只车轮脱轴而飞，车厢倾斜后倒在地上。车上所有的人都摔了一身泥巴。马丁首先爬起来，抱起了卡塔利娜。

“你受伤了吗？”他问道。

“没有，我想不会的。”她一边呻吟一边回答说。

院长的额头上碰了个大包，听差的一只手腕也脱臼了。

“车子坏得不严重。”马丁说，“继续前进！”

几位乘车的一起抱怨起来。

“我们卸下车套，骑着马走吧！”包蒂斯塔说。

“我不骑。我就待在这儿。”院长不同意地说道。

车子抵达这儿和刚才翻车的事都被人看见了，因为没过多久就从维亚纳那边开来了半连士兵。

“他们是自由派的。”包蒂斯塔对马丁说。

“我很高兴。”

那半连士兵走到了他们身边。

“站住！”军曹喊道，“什么人？”

“西班牙人。”

“你们被俘了。”

“随你们的便吧。”

军曹和他手下的士兵看到一位卡洛斯派的军官、两个修女和他的陪同们浑身都是烂泥，感到十分惊奇。

“我们到镇子里去吧。”军曹和士兵命令他们说。

他们几个人一道被士兵们押送到了维亚纳。

公路上来了一位中尉，问道：

“出了什么事，军曹？”

“我们俘虏了一名卡洛斯派的将军和两个修女。”

马丁心里在想为什么军曹称他为卡洛斯派的将军呢；不过当他看到中尉向他敬礼时，他才明白了。他在埃斯特利亚穿上的那套军服是一位将军穿的制服。

第十三章

马丁等人是怎样到达洛格罗尼奥
的以及他们在途中的遭遇

马丁他们几个人被带到了宪警队的队部；里面有几个士兵躺在几张破床上睡觉，另外几个围着一个大火盆在烤火。马丁由于身上那套将军制服，受到了很大的照顾。他请求那个军官让卡塔利娜跟他待在一起。

“她是您的夫人吗？”

“是的 是我的妻子。”

军官同意了，让他们两人住在一间军官住的乱糟糟的房子里。

修道院院长、包蒂斯塔和听差没有受到类似的礼遇，而是三个人一起挤在一间斗室里。

有位老军曹是安达卢西亚人，对修道院院长一见钟情，用经典作家恭维女性的俗套对她大献殷勤，说她的眼睛犹如两颗明亮的星星，她的形象酷似乌特雷拉教堂的安慰圣母，同时还对她拉扯了一些从历书的栏目里背下

来的东西。

这位安达卢西亚人那些献殷勤的话使包蒂斯塔觉得如此可笑，以致他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笑声。

“看你闭上嘴不，你这个反动的蠢猪。”军曹对他说道。

“我什么也没有说。”包蒂斯塔申辩说。

“如果你还这样笑，我就象钉癞蛤蟆一样地把你钉在墙上。”

包蒂斯塔不得不躲到一个角落里去笑，修道院院长和军曹两人则在继续交谈。

中午时分，来了一位上校，他一见马丁，就给他行了个军礼。马丁对他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过；上校听了后，一个劲儿皱眉头。

“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不喜欢一个平民百姓干出他们所难以做到的事情的。”马丁这样想。

“你们到洛格罗尼奥去，在那里我们看能不能证实你们的身分。您怎么啦？受伤了吗？”

“是的。”

“医生这就来给您检查一下。”

果然来了一位大夫，他为马丁作了检查，给他包扎好伤口，给听差复上了脱位的腕关节，听差疼得大喊大叫，就象押他上刑场似的。饭后有人给他们把马牵来了，让他们骑上马，由全连的士兵护送去洛格罗尼奥。

走到离埃布罗河桥不远的地方时，一群洗衣服的妇

女和缉私队队员的妻子跑来观看这群奇特的行人，其中几个妇女朝着修道院院长唱了起来：

这会儿你心花怒放了，
卡洛斯分子，胆小的女人；
这会儿你称心如意了，
卡洛斯分子，胆小如鼠的东西。

可怜的女院长气得脸色发青。马丁和包蒂斯塔带着某种滑稽的惊讶神情彼此看了一眼。

到达洛格罗尼奥后，他们在驻军营房里歇了下来，一个军官让马丁上楼去见将军。萨拉卡因把他冒险的经过对将军叙述了一遍，将军说道：

“要是我能相信您所说的都是真的话，我立刻就可以释放您和您的同伴们。”

“我怎样才能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呢？”

“假若您能证明您的身分就行。这儿您有认识的人吗？譬如某个商人。”

“没有。”

“很遗憾。”

“有了，有了，我认识一个人，”马丁立即说道，“我认识布里奥内斯的太太和她的女儿。”

“您也认识布里奥内斯上尉吗？”

“也认识。”

“那好 我叫他去，一会儿他就会来的。”

将军让他的助手去找人；半小时后，布里奥内斯上尉来了，他一下子认出了马丁。就这样，将军把他们都释放了。

马丁、卡特利娜和包蒂斯塔不顾女院长的反对，他们三个人准备一道走。这时候布里奥内斯说道：

“萨拉卡因朋友 我母亲和我妹妹请您去吃饭。”

马丁向他的未婚妻解释了为什么不能拒绝这一邀请，在跟包蒂斯塔和卡特利娜告别后，便由上尉陪着走了。

布里奥内斯夫人的家位于闹市区的中心，是座带门廊的房子。

罗西塔和她的母亲十分友好地接待了他。他带着一位小姐和修女到达洛格罗尼奥的冒险事迹已被到处传开了。

母女俩问了他许多事情，马丁只好向她们讲述了自己的冒险故事。

“啊 多了不起的小伙子！”堂娜佩比塔一边用手划着十字一边说道，“你真是个捣蛋鬼。”

吃过饭以后 罗莎·布里奥内斯的几个女友来了，马丁只好把他的冒险事迹又讲述了一遍。然后大家又在桌边闲聊了一番 唱了几支歌。马丁的心里本来还在想：“卡特利娜在干什么呢？”可是没过一会儿，人们的交谈就使他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堂娜佩比塔说她女儿曾心血来潮地学过吉他，并鼓励她女儿唱支歌。

“对 唱吧。”别的姑娘们附和道。

“对 你唱一支吧。”萨拉卡因补上了一句。

罗西塔取出吉他，弹唱了几支歌曲。接着，为了欢迎马丁的到来，她唱了一首歌谣，歌词是用卡斯蒂利亚语填的，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虽然祷声阵阵，
我也不离开这里；
那位戴红头巾的姑娘，
使我心醉神迷。

合唱部分是这样的：

啊哈，打钟的人，
敲响做弥撒的钟声。
啊哈，我爱你，
马伊蒂亚，马伊蒂亚；你到这儿来吧。

罗西塔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她那闪闪发光的黑眼睛一直盯着马丁，以至马丁把卡塔利娜还在等候他的事都忘了。

当他离开布里奥内斯夫人的家时，已经临近夜里十

一点钟了。他走到街上时才意识到自己对未婚妻的严重怠慢。他到所有的旅馆去打听她的下落，这时候大部分客店都已关门了，在埃斯波隆街的一家旅馆里，人们告诉他：“有位小姐住在这里，但现在她正在房间里休息。”

“您不能叫她一下吗？”

“不行。”

包蒂斯塔也不知到哪儿去了。

马丁不晓得该怎么办，于是他返回柱廊下，在那里踱来踱去。“如果不是为卡塔利娜的话，”马丁思忖道，“我是会留在这里的，并且看看罗西塔·布里奥内斯是不是象她表现的那样真的对我有意思。”

正当他想得心醉神迷的时候，一个貌似仆人的人在他跟前站住并说道：

“您是堂马丁·萨拉卡因吗？”

“正是。”

“您愿意跟我来一下吗？我的女主人要和您说话。”

“您的女主人是谁？”

“她让我告诉您，说是您童年时的一个朋友。”

“我童年时的一个朋友？”

“是的。”

“这不可能。”萨拉卡因心里想。“会不会是我童年时认识过一位有仆人的人，但当时并不知道她有仆人？不管怎样，去看看我的朋友。”他大声说道。

仆人沿着柱廊往前走，拐过一个街角后，来到一座大

房子的跟前，推开门后，走进一个被灯光照得通明的华丽门厅。

“请上去，少爷。”仆人指着一个铺有地毯的楼梯说道。

“大概是弄错人了。”马丁暗自想道，“只能是这样。”

他们沿着楼梯走了上去。仆人撩起一扇门帘，萨拉卡因进去后，看见一位身材瘦小、头发金黄、穿戴极其雅致的陌生女人坐在沙发椅上翻阅一本影集。

“请原谅，女士。”马丁开口说道，“我想您和我都成了一场误会的牺牲品。”

“对我来说，可没有弄错。”她一边开玩笑地笑着，一边答道。

“还需要别的什么吗，夫人？”仆人问。

“不，你可以下去了。”

马丁惊奇不已。仆人放下了沉重的门帘，室内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马丁，那位夫人从沙发椅上站起身来，把两只纤细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说道：‘你不记得我了吗？’”

“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是琳达。”

“哪个琳达？”

“就是曾在乌尔维亚待过的琳达，当时发生了驯兽人那件事，你母亲也是那时候去世的。你不记得了？”

“您就是琳达！”

“噢，你不要以‘您’称呼我是的，我就是琳达。我知道你是怎么来洛格罗尼奥的，所以我就派人去找你了。”

“这么说来，你就是那个耍熊的小女孩罗？”

“正是。”

“你还认得我？”

“当然认得。”

“我可几乎认不出你了。”

“谈谈吧，把你的生活情况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见到你。我是为了你才挨打的。你记得吗？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家里的人。我常这样想：‘怎么办呢？马丁在哪儿呢？’”

“是真的吗？多奇怪！这已经是很久的事了！而我们都已长大成人了。”

“谈一谈吧，谈一谈吧！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你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

马丁以激动的心情对她讲了他的生活和他的冒险经历。接着，琳达也谈了她的情况。她当杂技演员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直到一位富翁把她从马戏团里赎了出来，并给予她以人身保护才结束了那种生活。现在，这位在里奥哈拥有大量资产、并且封有爵位的先生打算和她结婚。

“那你准备和他结婚了？”马丁问她。

“当然罗。”

“这么说，不久你就要成为一位伯爵夫人或者侯爵夫人了？”

“是的，侯爵夫人，不过小伙子，这并不使我感到多么高兴。我一向自由自在地生活惯了，锁链，哪怕是金锁链，它也套不住我。唉呀，你脸色苍白，怎么啦？”

马丁感到非常疲累，肩膀也剧烈疼痛。琳达知道他受伤后，就让他留在那里。

幸好，萨拉卡因的伤不严重，很快就痊愈了。

第二天，琳达没有让他出门；当受伤的萨拉卡因发现自己已经被她那温柔的魅力征服了的时候，他意识到伤口愈合后的恢复期对他的感情要比对他的身体蕴藏着更大的危险。

“请通知我的妹夫我现在待的地方。”马丁多次嘱咐琳达说。

琳达派了一个仆人到所有客栈里查询了一遍；但是，没有一家客栈能提供包蒂斯塔和卡塔利娜的消息。

第十四章

萨拉卡因和包蒂斯塔·乌尔维德仅仅
两人如何攻下了被卡洛斯军
队占领的拉瓜尔迪亚城

假如马丁看过《奥德修纪》的话，他可能要把琳达比作女巫刻尔吉，而把他自己比作奥德修；但由于他没有读过荷马史诗，因此没有想到作这样的比较。

有好几次，他曾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举止无异于一个无赖。但是，琳达是那樣的迷人，对他又是那樣的熱情，使他忘掉了卡塔利娜。有几天他曾经咒骂自己狠心残忍，但总是下不了一走了事的决心。内心里，他认为所有这一切的过错都是包蒂斯塔造成的，这样他的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

“这个家伙钻到哪儿去了呢？”他这样自问道。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女怪，太阳神的女儿，通巫术，住在地中海小岛上。游客受她蛊惑就变成牲畜或猛兽。

在遇见琳达一个礼拜后的一天，当马丁走过洛格罗尼奥那条主要大街的柱廊下时，碰见了包蒂斯塔，他象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朝他走来。

“你到哪儿去了？”马丁不快地喊道。

“我正要问你呢，你到哪儿去了？”包蒂斯塔反问道。

“卡塔利娜呢？”

“我怎么知道！我还以为你一定知道她在哪儿呢，那天你们两人什么也没对我说就走了。”

“那么，你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

“你最后一次与她打招呼是什么时候？”

“八天以前，就是到达这儿的那一天。当你去布里奥内斯的太太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和卡塔利娜还有修道院院长就到客栈去了。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也不见你来。‘他到哪儿去了呢？’卡塔利娜当时问。我对她说：‘我怎么知道！’清晨一点，见你还不来，我就去睡觉了。我累得象散了架一样。睡着后，很迟才醒来，一睁眼才发现院长和卡塔利娜已经走了，而你还没有回来。我等了一天，因为谁也见不着，我以为你们已经走了，就去巴荣纳把汇票存放在莱维-阿尔瓦雷斯的家里。后来，你妹妹对我说：‘马丁到哪儿去啦？他出什么事了？’我给布里奥内斯写了封信，他回信说你在这里闹得满城风雨，这样我就又到这儿来了。”

“是的，这的确怪我。”马丁说，“卡塔利娜会到哪儿去

了呢？她会不会跟院长走了？”

“很可能。”

马丁遇见包蒂斯塔并与他交谈之后，觉得琳达迷人的魅力对他已失去了作用，他为打听卡塔利娜的下落而积极地到处奔波。住在客店里的这两位女客人是同一天离开那儿的；据说，一个往车站方向去了，另一个坐车去拉瓜尔迪亚了。

马丁和包蒂斯塔推测她们俩可能躲在拉瓜尔迪亚。可以肯定，由于马丁不在场，院长又重新恢复了她对卡塔利娜的影响，并说服她一起回修道院去了。

假若卡塔利娜待在另一个地方，不可能不给马丁写信。

他们决定跟踪院长的足迹寻找。两人在阿萨客栈打听到，几天前有一辆马车拉着那位院长打算到拉瓜尔迪亚去，但最后又折回来了，因为自由派的军队封锁了通往那儿的道路，并包围了那座城市，现在正向战壕发起进攻。客栈里的人推测，院长如果不是骑马经奥荣和比尼亚斯普雷走兰西埃戈这条路进入那座被围困的城市，那她早就该回到洛格罗尼奥了。

他们先去了奥荣，接着又到耶科拉，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情况。这两个镇上的人几乎都跑光了。

从那条高高的大路上可以看到拉瓜尔迪亚，它位于一个辽阔的平原的中央，四周围绕着城墙。平原的北边是坎塔布连山脉，它宛如一道灰色的城墙；南面，潘科尔

博山遥遥在望。

在拉瓜尔迪亚这个浅黄色的多边形建筑群中，既没有高耸的屋脊，也看不到突出的钟楼；它好象不是市镇，而倒象一座城堡。在城墙的一端耸立着一座炮楼，此刻浓密的云雾正笼罩在它的上面。

马丁和包蒂斯塔离开耶科拉后，迎面走来了一个面带饥色、衣衫褴褛的人，并和他们交谈了起来。此人告诉他们，卡洛斯军队迟早要放弃拉瓜尔迪亚的。马丁问他有没有可能进入城内。

“从城门是进不去的。”那个人说，“但是在帕加诺斯门与梅尔卡达尔门之间的城墙上有一些小窟窿眼，我曾踩着这些窟窿爬上城头到城里去过。”

“可是，有哨兵怎么办呢？”

“上面不经常设岗哨。”

马丁和包蒂斯塔沿着一条小径往下走，从兰西埃戈踏上大路，最后来到了自由派军队扎营的地方。部队用大炮轰击卡洛斯守军的战壕之后在向前推进，敌人丢弃了阵地，缩进城里去了。

布里奥内斯上尉指挥的那个团冲在部队的最前头。经过打听，马丁找到了这位指挥官，后者把萨拉卡因和包蒂斯塔介绍给他的几位同事，当天晚上他们一起打牌，赌博、饮酒。结果，马丁成了赢家，布里奥内斯的一位同事，一个来自阿拉贡的中尉，则把薪水输得精光。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便说起巴斯克人的坏话来，为此萨拉卡因

和他发生了一场有关地区自尊心的争论，这在西班牙是司空见惯的事。

阿拉贡中尉说，巴斯克人非常笨，一个卡洛斯军官为了教他们练习向左转和向右转，他不得不在手里拿着一把草，比如说叫他们“向右转”时，他马上把草转到右手，同时说：“向拿草的一边转！”此外，这个军官还说，巴斯克人是些懦夫，他们不愿意远离家门打仗。

马丁怒气冲冲地对这位军官说：

“我不知道巴斯克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能够对您说的是，您和这些先生中的任何一位所能做到的，我也能做，而且做得比谁都要好。”

“还有我。”包蒂斯塔支持马丁说。

“得了，老兄，”布里奥内斯说，“你们不要犯傻。拉米雷斯中尉并没有想得罪你们。”

“他只不过说我们是笨蛋和胆小鬼罢了。”马丁笑着说，“当然，这位先生对我们的评价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愿找个机会证明他的这些话说得不对。”

“您出去！”中尉说道。

“听便！”马丁回答说。

“别胡闹。”布里奥内斯打断了他们的话说道。“我禁止你们这样干。拉米雷斯中尉被拘留了。”

“那好吧！”中尉不满地说道。

“如果这两位先生愿意热闹一下的话，请在攻打拉瓜尔迪亚时和我们一起去。”中尉建议说。

马丁觉察出这位军官的话中带着某种嘲讽的滋味，于是他挖苦地回敬道：

“在你们攻打拉瓜尔迪亚的时候！不，老兄，这对我们来说算不上一回事。我独自一人就可以到拉瓜尔迪亚去，并把它拿下来，或者至多同我的妹夫包蒂斯塔一起去。”

在座的人都为他这种信口开河的大话笑得前仰后合；看到马丁十分坚持，而且说当天晚上就到被包围的城里去，大家都以为马丁疯了。对马丁颇为了解的布里奥内斯企图劝他不要干这种莽撞的事，但并没有能说服他。

“你们看见了这块白手帕吗？”他说道，“明天早晨在拉瓜尔迪亚的上空你们将会看到它在这根木棍上飘扬。这里有绳子吗？”

一个年轻的军官拿来了一根绳子。马丁和包蒂斯塔不顾布里奥内斯的劝说，沿着公路出发了。

夜晚的寒峭使他们清醒了过来；马丁和他的妹夫彼此惊奇地互相瞧了瞧。据说，从前哥特人做事情时，有作两次决定的习惯：一次是在酩酊大醉的时候，一次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这样他们的决定就能把大胆和谨慎结合在一起。马丁为没有采取哥特人这种明智的做法而感到遗憾，不过他没有吭声，使人觉得此刻不是他生平的得意之时。

“怎么样 我们去吗？”包蒂斯塔问。

“试试看。”

他们来到拉瓜尔迪亚附近，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从一条叫达马斯的小路向左拐了过去，一直走到埃尔西埃戈路，又穿过这条路到了座落在高地上的城池跟前。接着两人绕过公墓，走到了绿树成荫的环城林荫道上。

他们大概到了耶科拉人告诉的那个位于梅尔卡达尔门和帕加诺斯门之间的地方了。

的确，就是那个地方。他们在城墙上找到了可作台阶用的窟窿；但下面的洞眼被堵上了。

“我们可以撬开这些洞眼。”包蒂斯塔说。

“得了 这样我们会耽误很多时间的。”马丁回答说，“你爬到我肩上 看能不能够到上面的洞眼。把绳子拿着。”

包蒂斯塔登上了马丁的肩膀，发现很容易爬上去，于是一直爬到很高的地方。他探头一看，发现没有岗哨，便跳上了城墙。

“没有人吗？”马丁问。

“什么人也没有。”

包蒂斯塔把绳子打上一个活结，系在城楼的一个角上，马丁嘴里衔着木棍，沿着绳索爬了上去。

他们两人贴着墙边儿往下一滑，落在一条小巷里。那儿既没有值勤的，也没有设岗哨，一个人也看不到，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城内死一般的沉寂。

“这里出什么事情了？”马丁在心里捉摸着。

他们来到城的另一端，那里也同样寂静无声。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可以肯定，卡洛斯的军队已经逃离拉瓜

尔迪亚了。

马丁和包蒂斯塔确信这座城已经被卡洛斯的军队放弃了。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梅尔卡达尔门附近。在洛格罗尼奥公路那边公墓的对面，他们用两块石头夹住木棍，然后把白手帕系在木棍的顶端。

干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很快回到了最初爬上城墙的地方。绳子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时候天已经破晓了。从上面极目远望，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辽阔的原野。熹微的晨光隐隐约约地照出了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暗影。凉风轻拂，预示着白昼即将来临。

“好了，下去吧。”马丁说，“我们抓住绳子。”

“不，你先下。”包蒂斯塔说。

“下吧，别发傻了。”

“什么人？”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喊道。

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回答。包蒂斯塔开始慢慢地往下滑，马丁伏在城墙上。

“什么人？”哨兵再次喊道。

马丁紧紧地贴在地上；有人开了一枪，子弹从马丁的头上掠过。幸好哨兵离这儿很远。当包蒂斯塔下去后，马丁开始接着下。他真走运，绳子的结没有滑脱。包蒂斯塔提心吊胆地等着他。这时城墙上有了动静了；四、五个人在城墙上探着身子张望，马丁和包蒂斯塔躲在环城林荫道的树林后面。糟糕的是天色越来越亮了。他们挨着一棵棵树往前移动，一直来到了公墓附近的地方。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无遮无掩地往前跑了。”马丁说：“一……二……往那边跑！”

两人撒腿向前奔跑。这时又响了几下枪声。他们安然无恙地跑到了公墓那边。从那儿很快就上了去洛格罗尼奥的大路。逃离险境后，他们向后看了看。白手帕仍然在城墙上迎风招展。布里奥内斯和他的同事们象迎接英雄们一样欢迎马丁和包蒂斯塔的归来。

第二天，卡洛斯军队放弃了拉瓜尔迪亚，躲到佩尼亚塞拉达去了。城里居民高举国会的旗帜，部队在将军的率领下开进了城里。

尽管马丁和包蒂斯塔挨家逐户地查询了一遍，可还是没有找到卡特利娜。

第 三 部

最 后 的 冒 险

第 一 章

燕尔新婚乐融融

卡塔利娜不是个执拗的人。没有过几天，马丁就收到了他妹妹的一封信。伊格娜西娅说，卡塔利娜现在待在萨罗她的家里，已经住下好几天了。最初，她不愿听人们谈马丁的事；但现在她已原谅他了，并期待着与他聚会。

马丁和包蒂斯塔立即赶到萨罗，两位情人重新言归于好。

婚事已准备就绪。当人们正在西班牙互相残杀的时候，这里却是如此宁静！农民在田野里劳作。星期天，穿着节日盛装的村民们望过弥撒后，肩上搭着上衣，聚集在酒店里和球场上消遣；妇女们头戴黑色的斗篷到教堂去。卡塔利娜参加了唱诗班的合唱，马丁听着她的歌声，就象童年时听她在乌尔维亚教堂呼叫哈利路亚^①一样。

他们在萨罗教堂里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婚礼，接着在包蒂斯塔家里庆贺了一番。

当时天气还相当冷，村里的朋友们都聚集在包蒂斯塔家宽敞、漂亮和干净的厨房里。成堆的柴火添进巨大的圆形壁炉里，客人们在熊熊的火光下又是唱歌，又是饮酒，一直闹到深夜。包蒂斯塔的父母，两位脸上布满了皱纹的老人，只会讲巴斯克语，合唱了一首他们年轻时唱的歌曲，曲子很单调；包蒂斯塔则以他的歌喉和他所能唱的歌曲在客人们的面前大显身手，为向新郎新娘祝贺，他唱了下面这首歌：

Ezcon berriyac
Pozquidac daudé
Pozquidac daudé
Eguin diralaco gaur
Alcarren jabé
Elizan,

（新婚的夫妇快乐万分，因为今天在教堂里，他们彼此已成了对方的主人。）

喜庆的活动于半夜时分在极其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客人们一一告辞离去。

哈利路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上帝”。在礼仪赞美诗、圣歌中常用以表示欢乐。

马丁过完蜜月后，又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他马不停蹄地来往于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根本顾不上休息。

卡特利娜热切地期望战争早日结束，并试图把马丁留在她的身边。

“你还要去弄钱干什么？”她问道，“难道你的钱还不够用吗？干吗又去冒险呢？”

“我这不是冒险。”马丁反驳说。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雄心勃勃，喜欢冒险，盲目相信自己的命运，恬静的生活使他无法忍受。

马丁和包蒂斯塔把两个女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家里，自己到西班牙去了。结婚一年后，卡特利娜生了个男孩，取名何塞·米格尔，这是因为马丁还记得特利亚戈里老头对他的嘱咐。

第二章

卡洛斯阵营开始分崩离析

随着西班牙君主政体的建立，卡洛斯阵营开始瓦解了。

在新国王亲临战场的情况下，正规军却荒唐地输掉了拉卡尔这场战役，从而使卡洛斯派的军队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尽管觊觎王位者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并夺得了大量的战利品，但他的事业却每况愈下。

拉卡尔战役只不过给战争歌谣的节目单上增添了一首新歌，这首歌与其说适合士兵们演唱，倒不如说好象是专门为某一喜剧的女声合唱而写的，歌词是这样说的：

在拉卡尔 小东西，
你险些送了命；
如果堂卡洛斯给你一脚，
你就会象个皮球一样
被踢到巴黎。

听到这支歌，很难不使人想起合唱者们尽情地扭动着屁股的情景。

卡洛斯派的军队已经在谈论叛逃的事了。由于围困伊伦的失败和堂卡洛斯的撤退，纳瓦拉和巴斯克的神父们开始怀疑他们的事业能否胜利。随着在萨贡托的登基，这种怀疑的情绪更是在到处蔓延。

“他们是堂兄弟，彼此会理解的。”军团中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道。

有些人因为曾经听到谈论过堂卡洛斯的兄弟堂阿方索，就以为是把他扶上王位了。

各地有远见的人都看得出，所有有钱的人都倒向自由派的君主政体。

阿方索的将军们在仕途上得到了飞黄腾达的晋升之后，觉得再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乃是一件蠢事，因为他们已经把共和国扼杀了；的确，由于共和国自己的愚蠢举措，这也是罪有应得。在新政府看来，这些将军是胜利者，平乱治安者，是一群英雄。他们还能再奢求什么呢？

卡洛斯阵营开始分崩离析了。人们已经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在大路上行走。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卡洛斯主义仍然受到人们微不足道的维护和更加微不足道的抨击。

指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在巴伦西亚的萨贡托被立为西班牙国王。

人们挥舞着的真正武器是金钱。

马丁看到路上行走已不困难，于是，一个冬天的早晨，他坐上那辆小车到乌尔维亚去了。

所有的城堡都悄然无声，卡洛斯军队的战壕里也静悄悄的，空中既听不到一点爆炸声，也看不见一丝硝烟。在彤云密布的天空下，大雪给原野盖上了白色的裹尸布。

在去乌尔维亚的大路两侧，满目皆是倒塌的农舍，房屋正墙上的窗户塞满了稻草，树木的枝条被一根根折断，到处都是壕沟和掩体。

马丁到了乌尔维亚。卡塔利娜家住的那座房子也遭到了破坏；屋顶被手榴弹炸穿了，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漂亮而宽敞的房舍呈现出一幅凄惨的景象；无人照管的果园里，丁香树的枝条被折得枝断叶落，一棵十分挺拔的椴树的粗壮树干被弄断了，枝叶一直拖到了地上。过去长得异常繁茂的攀缘蔷薇现在也是一副枯萎凋零的样子。

马丁沿着街道往上走去，想看看他出生的那座房子。

学校已经关门了；透过沾满尘土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印有大字的巨幅挂图和墙上挂的地图。萨拉卡因家的旁边有一根柱子，上面挂着一口钟。

“这是干什么用的？”他向一个沿街讨饭的乞丐问道。

它是给人们报警用的。当发现射击的火花时，就敲响钟通知住在下面的人。

马丁走进自己从前住过的屋里，房顶洞开着，只有昔日的厨房的一角还有遮盖。在这一块屋顶下面，有个人

坐在废墟上写东西，一个小孩在看管几只砂锅。

“谁在这儿？”马丁问道。

“是我。”一个声音回答说。

马丁感到十分惊诧。原来是外国人。两人见面后便互相热情地握手。

“你在埃斯特利亚干的事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外国人说：“你那一手干得真棒！你们是怎么逃走的？”

马丁讲述了自己逃跑的经过，记者边听边作笔记。

“我用这些材料可以写一篇绝好的报道。”记者说。

接着，他们谈起了战事。

“可怜的国家！”外国人说道：“犯下了多少暴行啊！您还记得我们在埃斯特利亚认识的可怜的奥松维尔吗？”

“记得。”

“他被枪毙了。在埃尔纳尼附近追击我们的那位拉萨拉的号兵和普拉斯切乌，您还记得吗？”

“记得。”

“这两个人曾把他们的头领蒙塞拉特从死亡中救了出来。您知道是谁把他们枪毙的吗？”

“把他们枪毙啦？”

“对；就是蒙塞拉特本人在奥尔梅斯特吉亲手把他们枪毙的。”

“这些人多可怜！”

“神父手下的另一个叫安丘萨的人，您也该认识吧……”

“是的，认识。”

“利萨拉加下令把他枪杀了。而神父的随从肥皂商……”

“他也被枪毙了吗？”

“也被枪毙了。神父在乌苏尔维尔取得的唯一胜利，也就是他在抵抗自由派对一座山庙发动的进攻中所取得的那次胜利，应该归功于肥皂商，但是神父嫉妒他，而且认为他背叛自己，这样就下令把他枪毙了。”

“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谁也不会剩下了。”

“幸好，正如村民们所说的那样，卡洛斯派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外国人回答说，“你是来这里干什么的？”

马丁告诉他说，他和妻子都是乌尔维亚人，并且对这位外国人讲述了与他分手后的冒险经历。他们一起吃了饭，下午就分手告别了。

“我看我们还能再次相见的。”外国人说。

“谁知道呢，不过这是很可能的。”马丁答道。

第三章

马丁开始为荣誉而奋斗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一位远道而来、颇有胆略的将军企图从比利牛斯山麓这一边包围卡洛斯分子。他从潘普洛纳出发，沿着埃利松多公路向前推进；但是，当看到卡洛斯分子在贝拉特山上挖掘的防御工事并据以固守时，便向欧吉撤退了。接着穿密林，觅小道，向边境上的奥拉贝里山口前进。由于士兵们在丛林里迷失了方向，经过两天三夜才抵达巴斯坦。

那位将军采取的行动也太不慎重了，幸亏他走运，否则，如果他们到达埃利松多的第二天下那场可怕的大雪早下一天，他的士兵将要有一半被埋在雪地里。

这位将军向法国请求提供粮食补给，在邻国的帮助下，他才解决了部下的食宿问题。由于马丁和包蒂斯塔同巴荣纳一家公司保持着联系，两人便驾着他们的马车前往阿尼奥亚去了。

阿尼奥亚距离西班牙设在边境上的丹查理内亚关卡

大约一公里。

那一天，法国边境上有一帮人来到了阿尼奥亚。公路上挤满了开往巴斯坦山谷的大马车、木轮大车和汽车，车上装满了供部队用的鞋、面包、布尔德奥的饼干以及草垫和白酒。

路上难以通行，而且满地泥泞。除了那个专为部队运送给养的车队外，还有另外一些满载着各种货物的四轮大马车，这些东西是巴荣纳的几个商人运到那里去准备零售的。

在乌加罗纳小河的桥头，也有一些手提篮子、酒瓶和餐具的饭铺老板。

马丁和包蒂斯塔带着他们的妻子来到了阿尼奥亚，在客栈里住了下来。卡塔利娜想看看是否能得到有关她哥哥的消息。

在客栈里，他们向一个从卡洛斯部队开小差逃出来的年轻人打听，但他没有能说出任何关于卡洛斯·奥安多的消息。

“如果他不在佩尼亚普拉塔 那可能去布尔格特了。”年轻人说。

当马丁和包蒂斯塔站在客栈门口时，正好罗西塔哥哥布里奥内斯披着军大衣走了过来。他向马丁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后便走进了店内。他象将军们的所有助手一样 身穿少校军服 佩着金色的肩带。

“我向我的将军谈了许多关于您的情况。”他对马丁

说道。

“是吗？”

“是的。他将很高兴认识您。我对他谈了您的冒险经历。您愿意去见见他吗？这里有我勤务兵骑的一匹马。”

“这位将军现在在哪儿？”

“在埃利松多。您去吗？”

“去。”

马丁把他要去埃利松多的事和妻子说了一下，接着布里奥内斯和萨拉卡因便一道骑着马走了。一路上他们交谈了许多事情，说着就到了巴斯坦山谷的中心埃利松多镇。将军住在广场上的一座公馆里，门口有两名将军在聊天。

布里奥内斯让马丁走进将军住的房间里，将军坐在一张放着地图和公文的桌子旁，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与几个人在商量问题。

布里奥内斯把马丁介绍给将军，将军与他握手后突然说道：

“布里奥内斯对我讲了您的冒险经历，我向您表示祝贺。”

“非常感谢我的将军。”

“您熟悉巴斯坦山谷下面整个边境地带的地形吗？”

“是的，了如指掌。我想不会有人象我那样熟悉的了。”

“您认识所有的大路和小道吗？”

“只有小路可走。”

“苏加拉穆迪那边有可以爬上佩尼亚普拉塔的小路吗？”

“有。”

“马可以上去吗？”

“可以，非常容易。”

将军与布里奥内斯和另一个助手商量了几句。他曾打算封锁边界，以阻止卡洛斯军队的主力向法国境内撤退，但这是办不到的。

“您的政治观点怎么样？”将军突然对马丁问道。

“我为卡洛斯分子做过事，不过从内心讲，我认为自己是自由派。”

“您愿意为明天去佩尼亚普拉塔的部队当向导吗？”

“愿意。”

将军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同萨拉卡因一起走到阳台上。

“我相信现在我是西班牙最有影响的人。您打算干什么？难道您没有抱负吗？”将军问道。

“现在我差不多是个富翁了；我的妻子也是有钱的人……”

“您是什么地方人？”

“乌拉维亚人。”

“我们任命您当那里的镇长，您愿意吗？”

马丁考虑了一番回答说：

“是的 我愿意当。”

“那您就是那儿的镇长了。明天一早您得到这里来。”

“部队经过苏加拉穆迪吗？”

“对。”

“那我在靠近马亚山冈旁边的公路上等你们。”

马丁为了让妻子放心，在与将军和布里奥内斯告辞后，便立即回到了阿尼奥亚。他向包蒂斯塔讲了将军和他谈话的内容；包蒂斯塔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妻子，她又告诉了卡塔利娜。

半夜时分，马丁正准备上马时，卡塔利娜怀里抱着孩子走了出来。

“马丁！马丁！”她泣不成声地喊道，“听说你要跟军队去佩尼亚普拉塔。”

“我？”

“对。”

“是的。你感到害怕吗？”

“你别去，他们会把你杀死的。马丁！你别去！为了我们的儿子，为了我，别去吧！”

“得了，这是傻话！怕什么呢？我一个人去过好几次，现在同这么多人一道去，还能出什么事？”

“你说得对，但现在别去，马丁。战争就要结束了。你不要最后出什么意外。”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必须去。”

“哎呀，马丁！”卡塔利娜哭哭啼啼地说，“你就是我的

一切；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兄长，因为我把对兄长的爱都给你和你的儿子了。你不要让我做寡妇吧，马丁。”

“你不用担心。你平静些。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我一定得去。我已经答应……”

“为了你的儿子……”

“是的，这也是为了我的儿子……我不想让人们将来指着他说：‘这就是萨拉卡因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胆小如鼠、说话不算数的人。这不行，假如人们要说什么的话，就应该让他们这样说：‘这是米格尔·萨拉卡因·马丁·萨拉卡因的儿子，他象他父亲一样勇敢……不，比他父亲还勇敢。’”

马丁的这番话终于给卡塔利娜鼓起了勇气，他亲了亲从妻子的怀里朝他微笑的儿子，并拥抱了他的妻子，然后骑上马在通往埃利松多的公路上消失了。

第 四 章

阿克拉雷山附近的战役

马丁到达马亚山冈时，天刚刚破晓。他沿着盘山公路往上没走多远就看见部队过来了。在与布里奥内斯会合后，两人便带着队伍继续前进。

当他们抵达苏加拉穆迪镇时，天已大亮。集镇坐落在山脚下，雨后洁白如洗的山峰被初升的太阳照得闪闪发光。

这座山之所以在巴斯克语里叫阿里苏里山（白岩石）在卡斯蒂利亚语里叫佩尼亚普拉塔（银岩石）就是因为山上的岩石是白色的。

马丁沿着河边的一条小路往前走，路面泥泞不堪，人和马都不住地打滑。这条小路时而紧挨着满是杂草和朽木的河流，时而又远远离开它向前延伸。在这条滑不唧溜的小路上，士兵们经常摔倒。在某些地势较高的地方，闪光的水流从峭壁上奔腾而下，冲击着杂草丛生的河底。

马丁与布里奥内斯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亲切地交

谈着。马丁对他的晋升表示祝贺。

“是的 我很高兴。”这位少校说道，“但是 萨拉卡因朋友，您的长进也很快；如果您象现在这样干下去，如果今后几年里和过去的五年一样有长进，您的前途将无可限量。”

“您可能以为我已经没有什么抱负了吗？”

“不是这样吗？”

“不。毫无疑问，是困难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并使我看清了所有的人都想阻拦我，给我制造麻烦。当一个人想生活下去时，总是碰到障碍；当一个人爱上一个女子，而且她也爱他时，也会碰到障碍。现在我没有障碍了，可又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必须为自己找点别的事情，找点其他伤脑筋的问题。”

“您真是个闲不住的人 马丁。”布里奥内斯说道。

“您叫我怎么办呢？我象野草一样，是个野生野长的人。我需要活动，不断地活动。我不止一次地想到，总有一天人们会利用别人的热情来为大家做点有益的事情。”

“您也是个幻想家？”

“对。”

“萨拉卡因朋友 您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但是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

“噢 不 我们大多数人生性都不爱动 而喜欢安静，有点死气沉沉。”

“那么我是个活跃的人了 是这样 不过 我的劲儿如

果使不出来而留在身上，就会使我心烦意乱。您知道吧，我希望一切都生机勃勃，都向前发展，什么也别停滞不前，让男人和女人、商店、工厂和矿山都活动起来，什么也别静止，什么也别停滞。”

“多么奇怪的想法！”布里奥内斯喃喃地说道。

大路消失了，前面出现了几条小路，小路又分出几条叉道，向山顶蜿蜒而上。

走到这儿时，马丁告诉布里奥内斯说，部队需要作好准备，因为走完这些小道就是一片光秃秃的地带，那里一棵树木也没有。

布里奥内斯命令先头部队的射手们上好子弹，分成几股游击队，慢慢地向前推进。

“一些人走这一边，”马丁对布里奥内斯说，“其余的人可以从另一边爬上去。山顶上有一块很大的平地。如果卡洛斯分子埋伏在岩石中间固守的话，会使我们遭到很大伤亡的。”

布里奥内斯把马丁说的情况向将军作了汇报，将军命令调出半个营的兵力沿着向导指引的道路走，并告诉他们，在没有听到主力部队的枪声前不得进攻。

萨拉卡因和布里奥内斯下了马，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两人在蕨类植物中间绕着山头走了两个小时。

“在山的这一边，有一块四周长满了山毛榉的空地，”马丁说道，“卡洛斯军队的哨兵大概就在那儿；如果没有哨兵，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一直登上佩尼亚普拉塔的

山顶。”

当他们走近马丁说的地方时，听到有人在唱歌。他们大吃一惊，于是便抄近道慢慢地向传出歌声的地方走去。

“莫非是巫婆？”马丁说。

“怎么会是巫婆呢？”布里奥内斯问道。

“难道您不知道这山上有巫婆吗？这是阿克拉雷山。”
马丁回答说。

“阿克拉雷山有这样的山吗？”

“对。”

“那么，这名字在巴斯克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阿克拉雷？……是的，意思是说公山羊吃草的地方。”

“公山羊就是魔鬼吗？”

“可能。”

歌不是巫婆唱的，而是一个年轻人唱的，他和十一、二个小伙子一起围在篝火边烤火。

那个年轻人唱着自由派和卡洛斯派的歌曲，其他的人则为他伴唱。

直到这时候还没有听到枪声，布里奥内斯和他手下的士兵卧倒在灌木丛中等待着。

马丁一想到几分钟之后那群快乐的青年就要被打死，感到有些内疚。

说时迟，那时快，攻击的信号响起了，但不是一声枪

响，而是一阵密集的射击。

“开火！”布里奥内斯喊道。

三四个唱歌的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人跳到荆棘丛中，一边奔逃一边还击。

战斗在各处都打响了，根据枪声判断，大概是非常激烈的。布里奥内斯率领着他的队伍和马丁十分艰难地往上攀登。

当他们到达山顶时，受到两面夹攻的卡洛斯军队撤退了。

山顶开阔的平地上躺满了伤员和尸体。担架队把他们一个个抬离了现场。战斗还在继续，但没过多久，一支部队又从山的另一边向山顶推进，于是卡洛斯分子便朝法国境内狼狈逃去。

第 五 章

历史的重演

马丁和卡特利娜驾着他们那辆旧车往法国和西班牙两国边境的圣让皮德波山口驶去。从西班牙撤来的卡洛斯军队的所有主力部队都经龙塞斯瓦列斯山口和巴尔卡洛斯进入法国境内。一帮商人犹如被腐肉臭味引来的乌鸦，一下都涌到了这里，他们只花十一或十二个杜罗就能买一匹骏马，用最低的价钱收购宝剑、枪支和衣物。

看着这种巧取豪夺的行径确实令人厌恶，马丁出于爱国者的义愤，讲起了法国人的吝啬和贪婪。一位巴荣纳的旧货商对他说，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哪一个都想尽量多赚钱。

马丁不想和那个人争论。卡特利娜和他向好几个从乌尔维亚来的卡洛斯军人打听奥安多的下落，其中一个告诉她说，由于奥安多病得很厉害，他与陪伴他的卡乔很晚才离开布尔格特。

马丁没有考虑自己的做法是否明智，就驱车前往阿

尔内吉。这是个坐落在一条小溪边的村庄，由两个居民区组成，一个是西班牙人区，另一个为法国人区。他们穿过这个村庄后，便驾车直往巴尔卡洛斯驶去。

卡塔利娜目睹眼前这一场面，感到浑身毛骨悚然。一条小路的两侧呈现着满目疮痍的景象。烧毁的房屋仍在冒烟，树木被砍伐得缺枝断干。到处是挖掘的战壕，军需品被遗弃得遍地皆是：空子弹箱，火炮上的皮带，折弯的刺刀和被车辆压扁了的铜管乐器。

路旁的排水沟里躺着一具光着半个身子的尸体，脚上没穿皮靴，躯体上盖着蕨类植物的叶子，脸上满是污泥。

灰暗的天空中一大群乌鸦紧随着这支倒霉的部队，以便啄食他们遗下的死尸。

看到卡塔利娜那副神情，马丁小心翼翼地把车子掉转了头，又返回了阿尔内吉法国人的居住区。他们来到了一家客店，那个外国人也在那里。

“我不是对您说过，我们还会见面的吗？”外国人说道。

“是的 真的又见面了。”

马丁把他的妻子向这位记者作了介绍，于是三个人一起等待着最后一批士兵的到来。

傍晚时分 来了六、七个人 其中有卡洛斯·奥安多和卡乔。

卡塔利娜张开双臂往她哥哥跟前走去。

“卡洛斯！卡洛斯！”她喊道。

奥安多一见她，惊呆了，接着愤怒而鄙夷地对她说：

“滚开！贱货！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

他粗暴地往卡特利娜脸上唾了一口。怒火冲天的马丁犹如猛虎似地向卡洛斯扑去，一下卡住了他的脖子。

“你这个流氓！胆小鬼！”他咆哮道；你立刻去向你的妹妹道歉。”

“放开！放开！”卡洛斯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

“你跪下！”

“看在上帝的份上，马丁，放开他吧！”卡特利娜高声喊道；“放开他！”

“不，他是个卑鄙的家伙，是个怕死的流氓，他得跪下向你认错。”

“就不认错，”奥安多喊道。

“就得认错。”

于是，马丁抓住他的脖子，一直把他拖到卡特利娜的跟前。

“你别太鲁莽。”外国人喊道；“放开他吧！”

“救救我，卡乔！救救我！”卡洛斯有气无力地喊道。

说时迟，那时快，待在客店外面拐角处的卡乔端起枪就瞄准；只听见一声巨响，被击中后背的马丁摇晃了两下，松开奥安多倒在了地上。

卡洛斯站起来盯着他的对手呆呆地看着。卡特利娜扑到她丈夫的身上想把他扶起来，但人已经不行了。

马丁抓住他妻子的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它放到唇边。

“永别了！”他声音微弱地说道。

马丁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远处，军号声响彻了龙塞斯瓦列斯的上空。

朗朗多的号角也曾这样震撼过那些山冈。

大约五百年前，奥安多家族的一位亲戚贝尔切·德·米科拉尔德，也曾用这种放暗箭的手段杀死了马丁·洛佩斯·德·萨拉卡因。

卡塔利娜在她丈夫的尸体旁昏倒了，那个外国记者和客栈里的人赶紧把她扶起来。与此同时，几个法国宪兵在追捕卡乔，见他一个劲儿逃跑，就连放几枪，直到他中弹受伤后倒在地上。

人们把马丁的尸体抬进了客栈里面，死者的四周整夜都烛光通明。前来吊丧的朋友把屋子挤得满满的；龙塞斯瓦列斯男修道院的院长，阿尔内吉、巴尔卡洛斯和萨罗的神父们也都赶来为他举行葬礼，诵读祷文。

第二天上午进行安葬。这一天天气晴朗，碧空无云。灵柩抬出来后安放在从边境上的圣让皮德波山口开来的车上。奥安多家庄园里的所有农夫也都赶来了，他们是从乌尔维亚城徒步来参加葬礼的。身穿军服的布里奥内

法国国王卡洛斯一世（742—814）时期的传奇式英雄。

斯和包蒂斯塔·乌尔维德及“美洲佬”卡皮斯顿主持了马丁的殡葬仪式。

妇女们号啕大哭。

“您是很了不起的。”她们诉说道，“可怜的人，谁会料到我们这些看着您长大的人要为您送葬呢！”

送葬的人群向萨罗走去，悲痛的葬仪就在那儿结束了。

.....

几个月以后，卡洛斯·奥安多进了圣依纳爵·罗耀拉修道院；卡乔住进一家医院里，截去了一条腿，接着被关进了一所法国监狱；カタリ娜带着儿子到了萨罗，与伊格娜西娅和包蒂斯塔生活在一起。

第 六 章

萨罗墓地里的三朵玫瑰花

萨罗是个很小的村镇，坐落在一座山冈上。通往这儿的一条道路有些路段地势凹陷，每到夏天，枝叶茂密的灌木林就在这些地段形成一条绿色的隧道。

象其他法国巴斯克人居住的村庄一样，在萨罗镇的入口处也高高地竖着一个挺大的漆成红色的木制十字架，十字架上雕着一些象征耶稣蒙难的图案：一只公鸡、一把钳子、一柄长矛和几枚铁钉。这些雕着黑色的星星和心脏的十字架，使巴斯克人的村庄具有一种凄凉而悲哀的色彩。

在萨罗镇的小山顶上，有一块狭长的空地，中间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核桃树，粗大的树干四周围着一条圆形的石凳。

空地周围的房屋中，有一座高大的房子，它的前面是宽阔的门廊，上面装饰着飞展的屋檐，还有几扇配着绿色百叶窗的窗户。镶嵌在拱门上的家徽上刻有两行拉

丁文，记载着这栋房屋落成的年月和修建这座宅第的主人的姓名：

Bacalereus, presbiterus Urbide,
hoc domicilium fecit in lapide.

空地的一端有座简朴的小教堂，教堂里也有内院和钟楼，屋顶是用石板瓦盖成的。

教堂周围有一堵低矮的围墙，围墙外面便是墓地。

萨罗镇上总是笼罩着一片寂静，几乎只有教堂里那嘶哑的报钟声才能打破这种寂静，可钟声又是那样忧伤，就象在哭泣一样。

在另一个巴斯克村庄乌鲁尼亚，钟楼的日晷上刻着这样一条令人忧伤的箴言：*Vulnerant omnes; ultima, necat.* 意思说：时光催人老，终把汝命丧。要是把这句话刻在萨罗镇钟楼的时钟上那将更为合适。

在教堂四周的墓地里，在那些石制的十字架中间，每到春天便盛开着红、黄等各种颜色的玫瑰花和令人伤感的白百合花。

从墓地向远处眺望，是一片极为开阔的谷地，那富有田园情趣的景色令人赏心悦目。村民们生活中的微弱声响几乎难以打破墓地的宁静。

拉丁文，意即：“此石料住宅系学士乌尔维德祭司所建”

村子里不时传来开门的嘎吱声，系在牛颈上的铃铛声，小孩的叫闹声，大麻蝇的嗡嗡声……不时也能听到时钟的报时声，这声音犹如死一般的忧郁、凄惨，在山谷中发出悲凉的回响。

紧随着这些不吉祥的钟声而来的寂静，使人感到犹如一种温存的慰藉。

就在这块墓地上，作为永恒生命的明证，杂草在朝气蓬勃地生长，遍地都是它那茁壮的新枝嫩叶，经过日光的照晒，黄昏时分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鸟儿在刺耳地聒噪，公鸡象挑战一样在放肆地咯咯乱叫。

从这儿极目远望，可以看到一片线条柔和的景色；它郁郁葱葱，没有突兀的山岩，没有阴森的树丛，也看不到任何荒芜触目的景物。一座座白色的小村镇在田园中沉睡；大车在路上吱吱嘎嘎地作响；农夫们赶着牛在地里耕作；肥沃而湿润的土地躺在微笑的天空下承受着丽日赐予的巨大恩惠……

在萨罗镇的坟地里有座石墓，墓边的十字架上用巴斯克文写着几行黑字：

马丁·萨拉卡因之墓
卒于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终年二十四岁

战争结束之后过了很多很多年，有一个夏天，在同一

天下午，人们看见三个身着丧服的老妇人先后来到了萨罗镇的墓地里。

一个是琳达，她走到萨拉卡因的坟墓跟前，献上了一朵黑玫瑰；另一个是布里奥内斯小姐，她献上了一朵红玫瑰。每天都要来坟地看看的卡塔利娜发现她丈夫的墓碑上有两朵玫瑰花，她尊重别人奉献的这两朵鲜花，在那两朵玫瑰花的旁边又放上了一朵白玫瑰。

这三朵玫瑰花在萨拉卡因的坟墓上经久不败，开放了很长时间。